

天降生一平八百九十二年

東發印書

光緒歲次癸巳季春錄於漢口



序

東教宗史記向止外國文字並無以中華字繙譯成書者今余不憚道遠航海而來中土因欲廣傳教宗爰與中華文人學士互相考證繙譯中國文字彙集成此一書以期與原本不漏不誣俾普世之人共知尊崇獨一無二之天主云是爲序

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夏月

俄國修士英諾肯提乙謹題



凡例

一人名地名，須還音者，人名用單槓，地名用雙槓，以便識別。

一囉西亞字音，須滾舌讀者，俗名帶啞嚕，漢字無可替代，則本字旁加一口字，如啞喇囉嚕四字，讀如清字ろろろ之音，餘仿此。

一囉西亞有半音之字，如斯合普福之類，今書中均寫小字以別之。

東教宗史記目錄

第一章

囉瑪

第一窘逐

至聖宗徒

撒特兒

及葩韋

泐

第二章

聖宗徒等

第三章

宗徒等之聖生徒

第四章

耶嚕薩利

木

之傾覆

第五章

奉教與外教相戰

第六章

會堂

奉教之初時事奉天主禮

第七章

窘逐奉教者聖殉命之男女

第八章

大匡斯唐廷君

第九章

第一公會衆議

阿喇乙

第十章

聖匡斯唐廷爲君之續

聖太后耶列納

舉榮聖十字架

第十一章

匡斯唐廷之子等

聖阿發納錫乙

第十二章

修道

第十三章



大瓦錫利乙與格喇郭喇乙闡聖三者之幼時

第十四章

由利昂號背教者

第十五章

聖大瓦錫利乙與聖格喇郭喇乙闡聖三者

第二次公會聚議

第十六章

聖金口伊鄂昂

第十七章

公會聚議之第三四五六次

第十八章

西方教會師

聖阿木鳥尼木囉鋤乙有禍者阿鳥固斯廷與有福者耶囉

第十九章

回回教

第二十章

禁滅叩拜聖像之異端及第七公會聚議

達瑪斯克之伊鄂昂

第二十一章

西囉瑪國傾頽奉教宏廣於新興之國

第二十二章

囉瑪大總主教權柄之升  
聖教會分之初

## 宗徒行實摘要

### 第一章

天主伊伊穌

斯

合喇

斯

托

斯

之令曰爾曹勿得輕離耶

嚕薩利

木

城敬候爾父所許之者蓋伊鄂昂既授洗以

聖水惟爾曹越數日即受洗以聖神

迨天主升天復申命曰爾曹爲我作證於耶嚕薩利

木城遍伊烏疊亞薩瑪喇亞至地之極處言畢於衆人前

上升天有雲托之至不見衆即祈禱敬候叩求所許之

應驗遂共欲選人充當宗徒之職於是公同拈鬮有瑪

特斐者得之即使其充任斯職

### 第二章



五旬瞻禮屆期，聖神下降於聖宗徒等，忽聞天有聲如烈風之吼，滿室皆然，旋見火焰如舌降於各宗徒頂上，衆乃充滿聖神，能言異方言語，悉依聖神所賜，民心詫異。

撒特兒之權言，伊援引若許昔時先知之預言，乃至今皆應驗。迨後教民悔改云，衆皆宜改悔，及因伊伊斯所許諾者，天主予爾曹並爾子女及諸遠支，并天主我主宰願召之衆人，民皆感激，是日入教者約有三千人，衆信天主者，彼此相愛而祈禱，且逐日有極多人入其會而得救。

### 第三章

第一奇蹟即治愈胎跛，民皆驚駭詫異，撒特兒復向民曰，胡以此爲奇，何視我等，我等以自己才能或虔誠，能行此哉，因靠伊伊斯名，即其聖名，使爾所見所識者，今愈強健，皆由伊伊斯所賜之信，愈此人於爾衆前，有不知伊伊斯合喇斯爲天主，故釘伊在十字架上，將此人宗徒勸宜悔改，反正曰，務求爾罪得銷，天主使其子伊伊斯復活，則先遣之親就爾，降福爾，導爾皆悔改，除去己惡，爲自天主面來安舒日。

### 第四章

因薩督切乙黨煩惱，則宗徒等被囚，司祭首昂納及喀



伊阿發等提宗徒至，訊之曰：爾等以何力而行奇蹟？特兒滿被聖神答曰：爾曹與伊斯喇伊泐衆民宜知納作囉伊伊斯合喇斯托斯即爾釘於刑架，而天主所復活者，今特以其名使此人愈立爾前。衆司祭首甚詫異，愚魯無學問者膽量頗壯勇，因宗徒等奇蹟有明且証，遂釋宗徒，只不許公論。公訓伊伊斯之名，然撒特兒及伊鄂昂愈同心高聲求主曰：天主乃造天地海與其中所載萬物之主宰，今求主見伊等恫嚇我等，求賜爾僕侃侃傳道，於是信合喇斯托斯者甚多，而衆信者之心及志共合而爲一焉。

## 第五章

宗徒撒特兒顯出阿納尼亞及薩普肥喇之誑言，天主罰伊等，接連醫治人愈之奇跡，衆民讚美宗徒等。衆司祭首及薩督切乙等滿懷嫉心，將宗徒下於獄，夜則天神自獄救出，曰：往立堂中，以此常生之言訓民。司祭首之會知宗徒被放，在堂內訓人，極詫異且怒，卽詢曰：我儕並嚴禁爾曹以此名訓人，宗徒等大胆答衆聞此言大怒，肝胆欲裂，欲將宗徒等誅之，而有著名教師名噶瑪利伊泐因勸司祭首等甚聰明，而伊等棄其志，斬宗徒等，而擊之。宗徒等心喜，因伊伊斯名受辱被扑，迨釋放時，仍嚴戒勿以伊伊斯名誨人。宗徒等仍公然傳宣天主言，使信天主者日漸增益。



## 第六章

宗徒等施濟日需而客外伊屋疊亞人不悅，衆宗徒擬定立七人爲輔祭，又爲施濟，已得以專司祈禱奉聖道，遂手撫<sup>斯</sup>鐵芳及肥利<sup>普</sup>其餘五人立爲輔祭，緣<sup>斯</sup>鐵芳傳言極有力，多人歸向信，及司祭中亦多有信服者，而有妄證者控伊謗天主，曳至會堂，堂中在坐者皆視<sup>斯</sup>鐵芳見其容儀儼若天神。

## 第七章

<sup>斯</sup>鐵芳之議論

在此著名默示議論，伊循序申論自天主允許阿<sup>烏</sup>喇阿<sup>木</sup>之事至舊約之終事，以先知之言，表明舊約當伊

<sup>斯</sup>喇伊<sup>泐</sup>人不欲識新約之脩備，在伊言終曰：爾等強

項，心與耳未受割者，常逆聖神，爾祖所行，爾亦如此，孰

有先知中爾祖不窘逐之，昔爾祖殺預言義者<sup>乃救世者之稱</sup>將

至之諸人，今爾成爲解此義者而殺之，衆聞言，忿怒切

齒，時<sup>斯</sup>鐵芳滿被聖神，仰天曰：是我見天開，人子侍立

天主右，衆人齊擁至其身，曳之出城，以爲治其死，遂以

石擊之，<sup>斯</sup>鐵芳曲膝大呼曰：主母以此罪歸斯人，言畢

而死。

## 第八章

<sup>斯</sup>鐵芳死之時，旁立一成丁者名薩<sup>烏</sup>泐，視<sup>斯</sup>鐵芳之被害，深以爲是。



彼時耶嚙薩利木教會被逐

宗徒等居於耶嚙薩利木而伊等之徒散於伊烏疊亞

及薩瑪喇亞傳聖教矣其斐利普傳教於薩瑪喇亞間

城大悅天神命斐利普前往噶襍途遇君之內監乘車

而過誦而不解先知伊薩伊亞之書斐利普受聖神之

示至車前乃啟口言此經之意並傳伊伊穌斯福音內

監聞而情願受洗自表其信云我確信伊伊穌斯合喇

斯托斯為天主為天主子故授洗焉

### 第九章

薩烏泐泐仍蓄嚇殺主門徒心因求衆司祭首準其往達

瑪斯克處擬定欲於此窘迫奉教蓋彼處合喇斯托斯

教之徒甚繁迨行近達瑪斯克自天有光環照之薩烏

泐泐跌蹶仆地有聲自天呼曰薩烏泐泐何窘逐我

乎曰主為誰主曰我乃爾窘逐之伊伊穌斯爾欲跣足

履棘斯亦難矣薩烏泐泐戰慄曰主命我何為皆當從之

諭曰起入城自有何以宜行者示爾薩烏泐泐因巨光之

照目遂瞽有同行者援其手引入達瑪斯克城

彼時阿納尼亞異觀中得令與之醫薩烏泐泐阿納尼亞

始惘然對天主而順其命醫治薩烏泐泐如此手撫之曰

吾弟薩烏泐泐途間爾之主伊伊穌斯遣我使爾復見且

滿聖神言畢其目豁然若有所脫狀如鱗蛻即視之遂

起領洗後初為傳教於達瑪斯克即於會堂傳宣伊伊



耶穌斯爲天主子，伊烏疊亞人因惡長天，異而嫉之，謀欲擊斃。故薩烏泐暗至耶魯薩利木，他宗徒見伊，心神大爲猜疑。伊瓦兒納瓦逢伊等，述薩烏泐始末之景，則自此得與門徒出入相交，侃侃傳宣主伊耶穌斯之名。伊烏疊亞噶利列亞薩瑪喇亞之教會，遽然盛興，在利達城。撒特兒治愈癱瘓者，又伊鄂皮亞處之女名他微發，得被伊復活。

### 第十章

囉瑪百夫長闊兒尼利乙之異觀如此。伊於異觀中見天神入室，呼曰：闊兒尼利乙，爾祈禱施濟天主前，已念及請錫孟號。撒特兒者，彼將示言，爾信則爾及全家皆

能得救贖。闊兒尼利乙遣使往伊鄂皮亞，求宗徒至。撒特兒先得三機密異觀，故今受聖神默示，從伊等往切薩喇亞處。其闊兒尼利乙及閤家迎拜於撒特兒足前。宗徒首謂衆曰：伊烏疊亞人與外教人相交親近，是教之所禁。爾曹素知，惟天主示我，無論何人，皆非不潔及形惡者。凡民中有敬畏天主行義者，乃爲其所喜。言間聖神臨諸信者，又乃悉受洗。因伊耶穌斯合喇斯托斯之名，惟伊烏疊亞人偕撒特兒至者，見聖神注外教人，無不奇之。

### 第十一章

撒特兒回耶魯薩利木之時，宗徒等責伊與外教人有



干涉撒特兒答述其機密異觀之事述如何自天有聲  
曰天主潔者毋以爲污又述天神顯現予闊兒尼利乙  
又述新信者得聖神之界予衆聞之心慰皆讚榮天主  
曰然則天主亦賜外教人能改悔俾得生命瓦兒納瓦  
被衆宗徒遣派往昂提鄂吸亞傳教於是歸主者甚衆  
後薩烏泐亦至昂提鄂吸亞一年餘二人於昂提鄂吸  
亞施訓於此處奉教人初得現在之本名即謂合喇斯  
托斯之徒是也

### 第十一章

宗徒被逐漸增廣如在微福列耶木斬嬰孩者之孫名  
伊囉德君命斬伊鄂昂之兄亞适烏將撒特兒囚於牢

獄及定斬之期而天主之天神於前一日顯現予撒特兒  
兒前光照囹圄抬撒特兒醒導之出過守者第一所又  
過其二至獄鐵門達城內乃自啟衆宗徒是夜爲撒特兒  
兒熱心祈禱天主時見撒特兒忽至衆皆詫異喜悅彼  
遂述如何天主遣天神拯救其自伊囉德之手後君忿  
恨欲絕天主之道而君速崩及教益興矣

### 第十二章

天主默示將瓦兒納瓦及薩烏泐立爲要之事因聖神  
曰爾衆中分子我瓦兒納瓦及薩烏泐奉吾曾特授彼  
事故二人受手撫之禮且薩烏泐爲葩韋泐初次傳教  
二人傳教在克喇特島又度化總領名些兒吉乙又名



葩韋<sup>泐</sup>又罰巫者耶利瑪末至批錫底亞之昂提鄂吸  
亞因蘇博他日直入會堂讀經畢宰會堂者使人問曰  
若有訓民言請言葩韋<sup>泐</sup>在伊默示言訓伊等爲天主  
子伊伊蘇<sup>斯</sup>合喇<sup>斯</sup>托<sup>斯</sup>云宜知賴斯名宣赦罪予爾  
且爾恃摩<sup>乙</sup>些<sup>乙</sup>法律不能表白處今賴信而能得表  
白因此言在民有大勢力伊烏疊亞人滿嫉分爭葩韋<sup>泐</sup>  
且謗毀其言  
瓦<sup>兒</sup>納瓦及葩韋<sup>泐</sup>向伊等毅然曰天主道先傳爾緣  
爾棄之自作爾曹不堪得常生故此我等轉向外教人  
故外教人甚悅而天主之言廣傳甚速嗣後伊烏疊亞  
人逐二徒出境宗徒歡喜及滿聖神之寵

#### 第十四章

奇蹟在利<sup>斯</sup>特喇城葩韋<sup>泐</sup>曾治生而不能跬步者宗  
徒以言愈之見此民皆大悅而呼曰天主藉人形臨我  
矣有感謝之意百姓及司祭等祀伊等如祀主然而宗  
徒聞此忿却向百姓呼曰弟兄等何如此我等亦人耳  
與爾無異今傳福音與爾者特使爾棄彼虛妄同歸造  
天地海及其中萬物之永生真宰此時其由昂提鄂吸  
亞來之數伊烏疊亞人攪唆民害宗徒愚民忽怒以石  
擊打葩韋<sup>泐</sup>以伊爲死昇置郊外嗣後宗徒傳福音於  
伊闊尼亞撒<sup>兒</sup>吉亞及阿他利亞予各教會手撫司祭  
堅徒弟心勸之常居於信且言我等入天國必須經歷



多難傳教畢往昂提鄂吸亞及至聚集教會告天主如何待己如何開啟信之門於外教人等事

### 第十五章

伊烏疊亞人欲使他教人進入聖教時仍須受割及存守摩伊些乙之例爲詳明此要事會議如是初次會議於耶嚕薩利木城宗徒撒特兒議論如此伊提如何天主首召選伊爲傳教外教人中且洞鑒人心天主予外教人憑證以聖神賜之如我等然爲以信潔其心天主探試並未分爾我之別我等信得救贖亦賴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恩寵如彼然宗徒亞闊鳥議論以先知之言乃曰後達微德行堂今已殘壞我將重建之其有

傾圮之處我必修葺之至其餘黎庶等得聞我名者皆必尋主是乃欲行此諸事之主所諭言畢宗徒予聚會主見定斷毋許累及外教人歸天主者并此斷語皆筆之於書聚會依宗徒亞闊鳥之意如是初公書予自外教之弟兄此書之末乃如此蓋聖神與我儕共願不使他任責爾第有要件數端須防邪神污物毋飲牲血毋食勒斃牲肉毋行邪淫且己所不欲毋施於人遵此則幸甚

葩韋

泐

瓦

兒

納

瓦

伊

屋

達

及

錫

刺

遂

被

遣

往

昂

提

鄂

吸

亞帶此信與外教之弟兄衆人誦讀之下皆太喜其訓在此處瓦兒納瓦遂避葩韋

兒

納

瓦

遂

避

葩

韋

泐



## 第十六章

葩韋<sup>泐</sup>領錫刺及新徒提摩斐、續傳教於小阿濟亞、直至天主在夜中異觀命伊往瑪切鐸尼亞傳福音、故伊等至肥利批城、有利底亞乃悟化、因主啟其心、使詳聽葩韋<sup>泐</sup>訓、信而入教、又遇一女巫被魔所附、葩韋<sup>泐</sup>逐其魔、衆民間此事、羣起而攻之、遂將葩韋<sup>泐</sup>及錫刺縛往市見司官、乃令捶楚兼施、木梏其足、後下牢獄、宗徒等一夜詠經、適半夜地震、門啟、械具盡脫、獄吏大驚、匍匐葩韋<sup>泐</sup>錫刺足前、旋引之出曰、尊長、我宜何爲、可得救贖、曰、信天主伊伊耶穌<sup>斯合喇斯托斯</sup>即可、即於是夜獄吏携領宗徒入其家、闔家皆受洗、

官知宗徒是囉瑪宗派、甚爲懼憚、親自求其恕宥、請出肥利批城、

## 第十七章

宗徒葩韋<sup>泐</sup>傳講福音於斐薩羅尼喀及微喇亞、該處衆信者之中、大半係外族富貴男婦、因伊烏疊亞人慫惑民衆欲將葩韋<sup>泐</sup>陷害、故葩韋<sup>泐</sup>知而私出微喇亞往阿肥尼城、見邑中盡設偶像、心大憂、日於會堂街市之中訓化衆民、衆格物教之徒常來問難、互相辯論、嗣帶至往阿咧鄂葩<sup>格</sup>署前、官詢之曰、爾以新語置我耳、我儕欲知其意、葩韋<sup>泐</sup>默示言中向讀書人、述其主之教曰、常遊行爾崇祀之所、見一寺中懸匾額、上書、建獻



予未識之主，夫爾既未識而崇奉之，今我傳伊爾，夫造宇宙萬物之天主，乃天地之真宰也，不居人手造之堂，非享人手所事，非需索世物，自以生命呼吸及所需與衆，阿肥尼人聞之，謹慎而聖言輕褻之於伊等，以復活聖事傳爲笑柄。葩韋泐於是由衆而出。

### 第十八章

於闊隣福城葩韋泐與同行者名阿乞刺及普喇斯斯乞刺等因同藝，遂偕居偕作，蓋其業製幕。葩韋泐傳講福音於耶利尼人及伊烏疊亞人中，而伊烏疊亞毀謗合喇斯斯托斯之教。葩韋泐怨曰：爾血歸爾首，我無染，我適外教矣。

宰會堂者名克喇斯普及他等人皆悟化，信天主。伊烏疊亞人將葩韋泐執之往總理噶利翁處質訊，然噶利翁竟逐出署，因不欲訊伊等教中辯論之事。葩韋泐之異觀如此，夜間天主現示於伊曰：毋驚怕，毋緘默，我偕爾，則無人敢害，故葩韋泐於闊隣福居有年半之間，惟常以道理訓誨。

### 第十九章

韋葩泐復至耶斐斯城，居將二載，惟宣福音於民，並行許多奇蹟，天主藉葩韋泐之手行異常之蹟，於是主道盛興，感動人心，既定耶斐斯之教會，宗徒首志先往耶耶薩利木，後往囉瑪城，因適直耶斐斯內鑿銀匠人名



底密特喇乙者誘民爲亂，葩韋泐因而避去焉。

## 第二十章

於特囉阿達葩韋泐曾起死一少年人名耶烏提吸乙復活，欲往葩列斯提那之先令耶肥斯之司祭等前來，於密利特與伊等論言，其語間顯見其忠奉天主之教，以記念教會之人，如言：我遵聖神默導，當赴耶囉薩利木，未知到彼，遭遇若何，然聖神於每邑，明示必有縲綽之災，而我並不介意，不貴生命，惟願忻然驅馳，以畢我程，並盡吾主伊伊斯所授之職事，以天主之恩寵福音示人爲幸也，爾等宜儆醒，憶我三年不舍晝夜涕泣訓爾各衆，凡我所行皆表示爾，亦宜如是勞苦，以扶孱

弱，且憶我主伊伊斯遺訓時親口曰：施之於人，較受之於人，尤能獲福，言畢，衆人無不跪伏祈禱，泣送登舟而去。

## 第二十一章

沿途經各城邑，內有葩韋泐之徒者，皆求其母往耶囉薩利木，並以先知阿噶烏默示言勸宗徒，而伊答曰：我因主伊伊斯之名，暨死於耶囉薩利木，亦甘情願也，何論擊綽之苦哉？徒衆乃止，皆曰：惟願主旨得成，此後至耶囉薩利木城，宗徒亞闊烏予葩韋泐主見作摩乙些乙之禮，則可與伊烏疊亞人聯契，然伊烏疊亞人一見葩韋泐於伊等會堂，即激衆執之，故舉邑喧嘩騷動，



綫執葩韋泐欲打死，營員千夫長於衆民之手奪回，以二鐵索繫之，送往入營，將至營時，葩韋泐求官曰：尙有言告於百姓。

### 第二十一章

葩韋泐立於庭階，以手止民毋譁，衆聲始息。伊遂以伊烏疊亞言語對衆曰：聽吾語汝前，遂述其生平度日，述如何丹心遵守摩乙些乙之禮，如何迫逐合喇斯托斯之徒，如何赴達瑪斯克之時，見有奇之異觀，因此心中感悟，如何昔迫伊伊斯，今信認之，又述如何其於耶嚕薩利木堂祈禱時，其神遊象外，見天主語伊曰：速出耶魯薩利木，因爾証我之言，人皆不納，速行，我將遣爾。

遠之外教等事，一一道其梗概。伊烏疊亞人聞之，轟然皆怒，千夫長令鞭笞而訊，迨知其爲囉瑪宗支，旋即中止，復求衆司祭首與公會將葩韋泐會審。

### 第二十二章

葩韋泐注視公會曰：弟兄等，我一秉虔心，度生於天主之前至今，我係發喇些乙人，亦係發喇些乙子，因望復活，故遭今難，因此發喇些乙人及薩都切乙人皆爭辯之，至千夫長恐葩韋泐被薩督切乙人分裂，即命軍士復帶入營，於次日夜間，天主顯伊前，諭曰：葩韋泐母懼，爾依前之耶嚕薩利木爲證於我者，今亦將証於囉瑪也。



葩韋泐自營出而入於司祭首公會時伊烏疊亞人暗中思欲將葩韋泐謀害至夜間有馬弁步軍多人將伊押解往切薩喇亞以便總領肥利克斯審訊

## 第二十四章

控告葩韋泐之人亦趕赴切薩喇亞葩韋泐於肥利克斯總領之前被審而其駁辯之言極有勢力於伊故總領暫此事不問然因欲得伊烏疊亞人之喜悅故仍將葩韋泐囚於獄中有二載之久並未釋放

## 第二十五章

肥利克斯之後任總領名肥斯特時伊烏疊亞之司祭

首復欲詳審葩韋泐並求總領將葩韋泐自切薩喇亞帶至耶嚕薩喇木葩韋泐曰我立惟在切薩兒殿上其親審我宜也夫我未嘗待伊烏疊亞人以不義乃爾之所知肥斯特即擬定將伊解送囉瑪城曰爾欲聽切薩見之審則當送爾往見之越數日適值阿格喇葩王與其妻韋喇尼喀同至切薩喇亞慶賀肥斯特即於次日阿格喇葩同韋喇尼喀率領衆千夫長及邑之名士大張威儀同入訟所肥斯特命將葩韋泐提至

## 第二十六章

葩韋泐在其議論向阿格喇葩王講究爲何伊烏疊亞



人逐伊曰、今我立此聽審、但堅望天主所許列祖之言、必應、遂告之其異觀及默示、即令奉教之大事、如聽言曰、我今遣爾至外教、使伊等共開目界、棄暗歸明、離薩他納之制、而歸天主、即賴信我之誠、可得罪赦、兼與諸聖同獲其業、阿格喇葩極專心敬聆其言、旋向葩韋泐曰、爾幾乎勸我亦奉合喇斯托斯教、王及他人衆聞其辯供皆以爲然、不宜處死而禁之於囚、然王亦不能居然釋放者、因其尙求御審也、

### 第二十七章

總領令百夫長由利乙押解葩韋泐及他囚犯、由水路赴伊他利亞、遇烈逆風、難行、同行之人見此颶風甚恐、

而葩韋泐屬伊等放心曰、勿憂、舟中二命亦不能喪、因我所奉主之天神、夜間曾顯見向我曰、葩韋泐毋懼、爾必得立切薩兒之前、今天主以舟之衆賜爾矣、

### 第二十八章

舟淺被淤阻滯停泊、

衆皆往畔利特島中而來、島中人見而憐憫、欸待甚優、

葩韋泐於此雖被毒蛇噬傷、而無恙、人皆以其爲主、又

因兼葩韋泐將普布利乙及他衆人等之病、悉皆治愈、

本處人甚爲感謝、

葩韋泐既至囉瑪城、囉瑪弟兄等知伊將至、皆出郭迎

之、葩韋泐既見、甚慰其心、十分感謝天主、葩韋泐求准



另居他所，不與囚犯相同。囉瑪城著名伊烏疊亞人尋伊，問其因何欲求御審。伊烏疊亞人欲領葩韋<sup>泐</sup>之親訓，乃唆人爭辯，及有信此訓者，亦有不信而走者。葩韋<sup>泐</sup>發末言向伊烏疊亞人曰：昔聖神以先知伊薩伊亞告我列祖言，誠哉是也。其言曰：爾往告此民曰：爾將聽之弗聞，視之弗見矣。蓋此民心頑耳難聰，目自閉，恐其目視耳聽，心悟遷改，則我醫之云。所以爾宜知天主以救贖恩贈及外教之人，而彼必當敬聆之。宗徒於囉瑪城二載傳誦福音，凡求見者踵接於門而無不延納。

## 第一章

囉瑪

合喇斯托斯之宗徒傳福音於世界之時，外教人在黑暗，忽覩大光明，聽聆真言，及得救之語。時泰西各國中囉瑪爲大，因其朝廷及臣民皆不誠信天主，自必災害泯滅。雖囉瑪大城邑，廟宇壯麗，偶像華美，充滿其中，皆行祭祀於假神，而學士及讀書人早已不信假神。民以祭祀爲可觀之事，乃不能與民厚望安慰。然人必信天主，囉瑪人因不信真天主，無有真理，故伊等中傳廣妄信，因妄信萬物之善惡神，而懼之，故常行祭祀及郊壇之禮，持咒巫卜，司祭行此禮，明知其假，而用心行，爲以



此愚弄閭閻，此禮爲護國安邦之教，人雖不以偶像爲可信，而偶像不但不滅，且更加多於前者，因囉瑪克勝之俘，帶他偶像之故，又因民如奴子懼君，亦以其爲主，故以凶手如提微喇乙及喀利固刺君等，則因伊等之名建之祭臺，雕塑偶像，舉行祭祀之禮，焚香、禮拜等事，奉行此禮，則爲忠慤，並爲敬愛國家之明証，否則，即爲叛民。囉瑪國豐富，搶奪克勝民之貨財，然而囉瑪之民無裨益，其總理及著名大臣等均侵吞而致富，遂興恣意奢華，窮極淫亂，科派小民，民恒苦之，民間因澆漓成風，愛怡情騁日，諸劇興淫亂及恣，以人與獸相戰爲喜樂也，復虜各處人民，待之如奴，使伊等爲不堪之苦工。

夫人皆有不死靈魂，難保無有才能學問，與技藝，而囉瑪人待奴不以人待之，如用物一般，不爲人所齒，此等人不敢稍存自由，生死聽其自然，任其苛虐寡恩，荒淫無道之主，任其妄爲耳。

古囉瑪民風大壞，人思天下至失真失德之秋，儀制風俗，至此頹敗已極，難以挽回，囉瑪有格物學人，些捏喀乃欲信真，挽敗者，嘗以本地而論之曰：罪滿天下，以藥石救之實難，惡旣不知聖善，又不懼人羞恥，居然於光天化日之下，作此惡端，醜態百出，恬不知恥，而欲免愆無辜，置身與靈魂潔淨，恐憂憂乎其難哉，維時伊烏疊亞人按先知所載，將屆咩錫亞臨降之時，衆皆待至甚



殷因各處所有伊烏疊亞之流離者，均望咩錫亞至此，重建其邦都，復其榮華，因尊上爲君，將所有伊<sup>斯</sup>喇伊<sup>斯</sup>，流散於天下之族衆，仍招聚於國中，可住於耶<sup>魯</sup>薩<sup>魯</sup>，利<sup>木</sup>之福地，伊必深惡囉瑪之敗政，即可能革除澆薄而從忠慤也。溺於偶像之惑，陷於愆咎劣跡，羅於各端禍難，居於幽暗之人，實無法出此迷津。奉教初次，施予伊等誠信之真也，係因伊等尚有求憐求救，拔出水火之中，以尋難逢罕遇之真意耳，是以痛恨暴虐，急於求逸之輩，堪勞苦，殊堪憫惻之人，因宗徒所傳，令人愛慕之新言，無不虔心信服，其新言使人信

服者，乃初次彰顯天主，爲造萬物靈魂，肖己之父，伊矜恤罪人，降於天主子，<sup>合</sup>喇<sup>斯</sup>托<sup>斯</sup>，救贖者之位，與人聯爲同體，藉人之性成人，而爲人，罹難受苦，以己之復活，亦施人復活而長生也，且親遣同時者傳福音，在世界中，伊等爲靈活之據，於是老幼男女，因信其熾言，無不敬愛，<sup>合</sup>喇<sup>斯</sup>托<sup>斯</sup>，即致死亦終愛也。

奉教之廣傳，始於貧窮之輩，外教朝廷及衆人，初未理會，閱時既久，而當以奉教爲伊烏疊亞之教黨，相待雖不甚優，而亦不甚嫉恨，不知始終奉教，遍覆包涵，不僅所選之耶<sup>烏</sup>，<sup>斯</sup>人，當括普世，且與伊烏疊亞教之規範，判然有別之處，未能顯明耳，聖教會於囉瑪，如日月之



升恒、如苞桑之牢固也。先時天主保佑之、教會安堵、日興日廣、革人之心、改人素行、訓誨伊等、堅持固守、勇往勿怯、囉瑪將壯麗宮室、爲祭祀外教偶像之所時、奉教於暗中廣傳與平庸之人、並於地窖中聚會祈禱、共聽誦經、囉瑪富戶素封之外教人、至時運衰敗之時、在幽暗地窖之中、與新生活、迨奉教於囉瑪雲興之後、外教始行知覺、即視之如寇讎、大肆驅逐、而彼時奉教之人忍受其害、且如合喇斯斯托斯勇壯之兵然、

### 第一窘逐

論奉教之被驅逐、久合喇斯斯托斯救贖謂、我來非予世界安、乃予誅人刃耳、伊烏疊亞及外教人衆驅逐新教

之人、蓋伊烏疊亞人深恨奉教、初見合喇斯斯托斯並非地君、不能與被選耶烏嘯人之榮華耳、聖首致命斯鉄芳當喪於伊等之手、因告於伊等言、舊約既廢、外教朝廷、見奉教之規矩、與伊烏疊亞之教迥不相同、尤加忌恨、况奉聖教之人不應拜偶像、以及一切外教規制禮節、誠以奉教之教與道之根本、與外教崇奉偶像之禮、及外教囉瑪之景況不同、而伊等不明其故、皆以奉教爲無信主之人、而爲有害之異端也、乃人初入新教、人即目之爲國家率土之叛逆、民間則謂奉教人之禮、爲陋劣不堪、罪有滔天之重云、

初次驅逐奉教之人也、降生第六十四年、湮隆爲君之



時也。乃囉瑪城火焚慘烈，城中幾無噍類，而查考其由，則肇於控揭奉教之人，故大啓兵刃之驅逐，放流之刑，辟國中各省奉教之人，處此兵燹之秋，四年之久，及至涅槃駕崩，囉瑪城中奉教被逐，尤爲狼狽，竟以走獸皮，裹囊人於內，擲與劣犬噬而齧之，或釘於十字架上，或以松脂傅體，縛立樹下，舉烈火焚之，此雖外教人之所殘忍慣見，狠心忍觀流血之戲，而亦皆毛髮悚然，可見奉教之苦楚，無以復加矣。

至聖宗徒撒

特兒

及葩韋

泐

窘逐奉教之時，宗徒撒

特兒

及葩韋

泐

尙居於囉瑪，任

其如此厄難，仍毅然廣傳福音，是以涅槃君以奉教之

廣傳，甚爲悲怒，焦躁萬分，急緝拏宗徒等，勢欲刑之，迨

撒

特兒

與葩韋

泐

二人，居於縲綯之中，依古傳聖宗徒

被禁，約閱九月於獄中，度化獄吏，施行奇跡，其宗徒葩

韋

泐

自獄致書於提摩斐曰：我將被獻而爲祭，逝期伊

邇，善戰之功，且盡驅馳之程，而信又爲我所守，今與我

備下義德冠冕，乃司信讞之主，賜我厥期，且非僅我一

人，舉凡慕其顯臨者，亦胥與焉。

宗徒被審既結，擬以死刑，臨刑時，宗徒撒

特兒

親視其

妻先死，後自就於十字架上被釘，此即囉瑪人以爲至

辱之刑也。聖教會之聖師等有言謂：天主曾默示予撒

特兒

將被釘十字架而死，曰：迨爾年迫桑榆，伸爾二臂，



令人縛之，曳爾至心不欲往之處也。云云。聖宗徒葩韋  
泐因係囉瑪宗支，不宜施以辱刑處死。嗣有人思奉教  
人將伊等被殺師之尸，葬於地穴之內。此等地穴，囉瑪  
城內居多，以便祈禱，奉教者時常聚會。其大宗徒之墓  
上並敬謹記之。  
聖克利們特者，乃囉瑪之主教，其所著書中論宗徒撒  
特兒葩韋泐曰：撒特兒歷受辛勤，脩嘗艱苦，自不義之  
人成其死節，遂至與伊脩設榮光之處。葩韋泐與惡人  
相戰之時，於我儕顯出堅忍之觀瞻，得獲不朽冠冕。七  
次被禁獄中，且被謫遣，又被石撻，而仍傳天主聖言於  
東方，及至泰西等處，是以義德遍傳普天下。後卒喪軀

於地主之手，由是跳出此世，登赴聖境。於宗徒行實書  
中，其於耶嚕薩利木宗徒等會議之後，未將聖宗徒撒  
特兒提及，蓋伊乃專充受割禮之宗徒，即伊烏疊亞人  
之宗徒也。伊之公書有二，而乃予自伊烏疊亞教入奉  
教之人，即流散於外教人中，即在小阿濟亞錫喇亞瓦  
微隆等處者，其緊要之事，按照天主遺訓，則伊於耶嚕  
薩利木作工時，實為聖教之柱石，因其建立聖教之會  
也。伊創啓天國之門，始予伊烏疊亞人，繼予外教之人，  
葩韋泐為未受割禮者之宗徒，即為外教人之宗徒也。  
初名薩烏泐之時，天主親以異觀，顯示予伊曰：起之，我  
將遣爾遠之外教矣。薩烏泐於是更名為葩韋泐，謹領



天主勅旨，雲遊遠地，其砥礪課程，較諸宗徒冗繁，雖歷  
遭迍邐，反爲加厲，伊之默示書中所書，示我儕如何祇  
遵天主伊伊蘇斯合喇斯托斯之名，安常度日，伊手達  
各處書，共有十四，達囉瑪人一，達闊咻福人二，達噶刺  
提亞人一，達耶肥斯人一，達肥利批人一，達闊羅斯人  
一，達莎倫人二，達提摩斐二，達提特一，達肥利孟一，達  
耶烏囉民一，伊誨人書中要旨，係示於新約伊烏疊亞  
人與外教之人，不可兩岐視之，既有虔誠真信之心，雖  
不循摩乙些乙之例，亦能得邀聖寵，凡奉教之人，勿論  
伊烏疊亞之人，耶利尼人，主與僕，均係同人之一會也，  
合喇斯托斯爲奉教會之首，非道及例之文，反誠信敬

愛之實事，爲奉教素習之根本，葩韋泐之切志，係急心  
愛，乃伊盡善盡美傳於奉教者，即致闊咻福書內，見其  
書，即知其爲極傳愛之人，默示註葩韋泐書人，則另有  
極傳愛之人，乃號金口者，撇特兒及葩韋泐緣較之他  
人，爲首先得召傳講福音，於是聖教會推重伊等，爲至  
尊之宗徒，

## 第二章

聖宗徒等

天主伊伊蘇斯令宗徒等傳福音時，預示伊等，必因伊  
名被逐，傳教而招人怨妒，控伊等於總理國君前，亦許  
不辭，已必從中，施全能輔助，允與教會永偕，聖神默示



予伊等聰明、堅志、及口齒之利、並因伊名行奇跡之力、  
聖神降臨之後、宗徒等初傳福音於耶魯薩利木城、因  
謹遵合喇斯之命、伊等須先於該處作明証、爲天  
主復活之事、從此遵命、宗徒等周流天下、傳講福音、予  
人施洗、堅固各方教會、會聚擬定諸事時、受默示之宗  
徒等著第一信經、即係名宗徒等之信經、其中分定十  
二段、其一曰、我信惟一全能天主聖父、其二、造成天地、  
其三、我信天主之獨一子伊耶穌斯合喇斯爲我  
等之天主、其四、感孕於聖神、降生於童女瑪喇阿、其五、  
於彭特之批刺特罹難、被釘十字架死、而乃瘞葬、其六、  
下入地獄、於第三日復活、其七、上升天界、坐於全能天

主聖父之右、其八、自彼復來審判生死者、其九、我信聖  
神、聖而公教會、其十、我信聖人與我相維、其十一、我信  
人體復活、其十二、我信永生、

聖教會謹記遵守傳言係至潔童女瑪喇亞臨終之時、  
衆宗徒等俱到耶魯薩利木城、見其榮光、

聖宗徒亞闊烏曾充耶魯薩利木教會之主教、衆宗徒  
中惟伊一人久居耶魯薩利木、操持德行、固守清真、不

時祈禱於堂、故素不信主之伊烏豐亞人恭敬伊也、人

皆謂伊爲義德、又爲民之保障、於降生後第五十九年

間、伊寄公書、與自伊烏豐亞教流散之奉教衆、勸勉伊

等忍耐從權、逆來順受、患難時相持、雍和相愛、共敦老



成之氣度，更以善事爲伊等信合喇斯托斯之證驗，因無踐行之實，空有信德之名故。伊首著聖體血禮儀之書，至今每屆伊之忌日，仍依其書於耶嚙薩利木作聖體血禮。

於第二百年，即宗徒在世之時，奉教之著史書者，論宗徒亞闊烏曰：因其訓即信奉合喇斯托斯者甚多，發喇些乙人及學士等聞知，大驚，即諫伊勿引百姓崇信被釘十字架之吡錫阿合喇斯托斯於葩斯哈之時，赴耶嚙薩利木城民甚衆，發喇些乙使亞闊烏立於堂之上，言於衆民，亞闊烏從而登之，即大聲言曰：爾等聽諸，我所謂伊伊斯爲人之子者何也？伊端坐天主父之右，

以其後復乘雲而降，審判生死耳。時此處奉教之民間之，無不欣悅曰：爲天主榮，鄂桑納鄂桑納乃得救之意。予達微德之子，其發喇些乙與學士等，嘩然大怒曰：義德過錯，理應擲仆之，則民即不信伊矣。於是將伊擲仆，更以堅石撻之。義德忍痛支持，跪而舉手向天祈禱，大聲曰：主天主，饒恕伊等，此因伊等無知之故。而行此時，有一司祭自喇哈烏之族來，及向民衆止曰：爾輩何爲，義德予爾輩祈禱，而爾反欲打死，勿乃太過，言未訖，而一織工以重棒擊碎宗徒之顱。

聖宗徒瑪特斐始而傳教於伊烏疊亞，伊倡著福音經，係以耶烏嚙文字，而嗣人以希臘文字，譯此經，後人思



此必伊鄂昂闡聖三者所譯

聖魯喀乃與宗徒葩韋未常偕伴同行者於囉瑪城從

葩韋未暫離直至伊畢生天主升天之後約逾十五

年伊以希臘語言著福音經並宗徒行實書乃予我等

述如何傳廣聖教會伊於諸處地方傳教伊於希臘之

莎倫城曾爲主教至其遭難捐軀則有言伊死在耶肥

斯城又有謂在葩特喇城其說不一伊又曾爲醫士復

當畫師

宗徒撒特兒初次赴囉瑪城與聖宗徒瑪兒克偕伴同

行引道聖瑪兒克以希臘語言著福音經爲阿列克桑

德喇亞教會第一主教之時伊於該處設立學房乃後

漸著名因伊於本城勸人不可叩拜偶像故外教人殘  
虐而死臨死時得合喇斯托斯之顯欣然而逝往極樂  
世界而去

聖昂德嘑號首被召者傳福音於伊烏疊亞希臘及小

阿濟亞之省內乃黑海附近地方復傳至格嚕濟亞阿

布哈濟亞順入俄國彼時俄國呼爲斯乞斐阿知斯地

者甚寡據俄國古歷年事紀內載聖昂德嘑傳教於他

烏喇達之些兒莎尼斯即今克喇木地方也復由德涅

普兒河乘舟順流而下行至一處即今之乞耶烏城於

此處山巔樹立十字架謂同人曰此處必要顯耀天主

之聖寵必定建天主之堂眞光自此地發現照於普世



後至一城即名諾鳥國囉德者也。

聖宗徒昂德嘯受難多端於錫諾普城之人，乃濱黑海，

其後於微贊提亞，即今匡斯唐廷諾坡湖，設立教會，於

希臘國之葩特喇城，合喇斯托斯所召之第一徒即聖

昂德嘯，因其誠信，即其教而致命者，因傳講格言，並行

奇跡，故被化而歸。合喇斯托斯教者，不知凡幾，中有該

省總理之妻與其兄，迨總理知之，遷怒，將聖宗徒即下

於獄，而奉教者偕入牢獄，衆相祈禱，聆其訓，而奉教者

反加多矣。總理將昂德嘯提出，多方開導，勸其背合喇

斯托斯之教，曰：何汝信之深，如賊寇之被釘十字架之

人，我實不解。聖宗徒遂講解於伊曰：天主仁人愛人，而

自願受難，以捐己之軀，而連和人與天主，並予人長生，

總理聞之，笑而不信，竟將聖昂德嘯釘於十字架上，聖

宗徒見此，雖知十字架爲外教極辱之刑具，而因合喇

斯托斯死於其上，則其於奉教者爲成聖之架，反悅曰：

十字架爲我素所愛慕者，今拔我出於人間，以我予我

師，我藉此得救也。

總理爲聖宗徒茹苦良久，命不釘伊，而縛於十字架上，

民間大怒，因愛宗徒之聖行可風，並賜得救之訓，且以

言曰：如此聖人又爲主友，何竟遭此苦難？於是議論紛

紜，民乃大亂。昂德嘯雖在十字架上，仍止民勿嘩，戒勿

性情急躁，彼此親近，受欺侮而免人之罪，又訓爲長生，



曰如此人受死爲眞，死不足畏，緣伊等藉死反得福安。泰斯世罪之奴，方須懼死耳。因伊等所行，必獲無窮之永刑也。弟兄等，勿忘我言，以眞信爲敬及愛，守我等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之誠命也。主之徒懸於刑架，如天上之聖師，凡二晝夜，所言惟愛憐及赦免諸語而已。迨至第三日，百姓不耐，哄然至總理處，迫伊將宗徒自十字架解下。總理見百姓倡亂，恐生不軌，急親至刑所，飭令兵卒將聖致命解下，而聖宗徒祈禱，將已靈魂付託於主已。

比衆宗徒久在世之伊鄂昂，聞聖三者，伊傳教而化人於小阿濟亞之省會等處，於七十門徒中有名普囉豁

兒者，曾爲其徒，乃幫助宗徒傳教。聖伊鄂昂，不憚勞苦，游歷小阿濟亞之城，過而不止，惟常住於耶肥斯城，傳講福音，廣行奇跡。聖之爲人，因老誠虔誠事奉天主，又兼素性仁慈，而人十分愛慕欽敬，故天主之言傳廣且速。其外教之妄信，則滅而自消矣。涅隆君既崩之後，奉教之衆稍覺安謐，雖不能十分安泰，而繼涅隆爲君者，未顯然驅逐奉教者。乃約八十年之時，至鐸密齊昂繼位爲君，則似涅隆之暴戾復興矣。

約九十四年，鐸密齊昂君又開驅逐奉教之端，雖家庭親眷中，凡有奉教者，亦不瞻徇寬宥，於是通國各省逞



尙凶暴，大逐奉教，斯時於阿肥尼城有葩韋<sup>勛</sup>之徒，名底厄尼錫<sup>乙</sup>者，廢命刑下，於撒<sup>兒</sup>噶<sup>木</sup>有聖昂提葩者，死於殘虐，其伊鄂昂聞聖三者，君召伊自耶肥<sup>斯</sup>城馳至囉瑪城，緣鐸密齊昂君恐伊烏疊亞復亂，中心疑惑，亦欲以出達微<sup>德</sup>族之伊烏疊亞人而殺，故驅逐宗徒伊鄂昂也，因其亦係此族之人，君召之至，勸導聖叟背棄奉教，良久未從，即重笞之，而伊鄂昂雖遭此殘虐之時，仍不失其義僕之節，伊以己爲天上師之奴，即以毒水飲伊，而毒毫無成效，此蓋依救世之言曰：爾仰飲毒藥，無傷無妨者也，復將聖宗徒置之於滾油鑊中，而毫無焦灼，於是觀此奇跡者，嘩然大呼曰：奉教天主，果誠

大主哉！君既覩此弗視弗見之神力，乃能佑此人毫不受傷，不勝詫異，命將伊鄂昂即發往附近小阿濟亞邊境之葩<sup>特摩斯</sup>海島爲囚。

豈維發及等罰能令伊背教乎？勿論如何，亦不能令伊違愛天主，故於此窮嶼孤島，天主嘗顯示異觀於伊，於某主日，天主賜伊仰瞻於天上伊之榮福，及聖教會後日未來之時，伊卽謹遵天主之命，脩載成書，今名是編爲聖伊鄂昂之默示錄云，是書之卒章有曰：實願爾速至，主伊伊<sup>斯</sup>，見此語能知伊之急欲厚望契合天主，乃被伊所愛之於地上矣，然仍須數載辛勞始得，迨繼鐸密齊昂爲君者，乃涅<sup>兒</sup>瓦纘承之時，無人驅逐奉教



者矣、維時各種異端、以聖教之理、杜撰講解、已浸之入於聖教、此種偽端、盛廣於小阿濟亞地方、曾有宗徒葩韋<sup>喇</sup>者、達闊<sup>喇</sup>人書中、指其冒充宗徒者、所行實爲謊詐之傳、而其貌頗肖<sup>合</sup>喇斯<sup>斯</sup>托斯<sup>斯</sup>之宗徒、伊與耶肥<sup>斯</sup>之司祭違別之時、戒伊等肆行狼戾、勿寬恕其羣、其言先示伊等中顯明相背而行、以冀人從己爲伍、宗徒伊屋達寫書於正奉教之人載、有不循規矩之輩、以我等天主之聖寵、而藉作恣淫之事、且不信獨一君主、我等天主、伊伊<sup>斯</sup>斯<sup>斯</sup>合<sup>合</sup>喇斯<sup>斯</sup>托斯<sup>斯</sup>云此異端一起、使奉教人心惶亂、耶肥<sup>斯</sup>教會之司祭、與他奉教者、

皆求勸宗徒伊鄂昂、使其將所聞自天上之師訓、因<sup>合</sup>喇斯<sup>斯</sup>托斯<sup>斯</sup>載在書中、寫及予奉教之人、按遞傳遺訓、伊令奉教者守齋、已則率其徒<sup>破</sup>囉豁<sup>兒</sup>登山、彼處守齋三日、不時祈禱、末後得天主之默示、命<sup>破</sup>囉豁<sup>兒</sup>著載、聖神藉伊鄂昂所述之言、如此載福音經、斯之始誠識、伊伊<sup>斯</sup>斯<sup>斯</sup>合<sup>合</sup>喇斯<sup>斯</sup>托斯<sup>斯</sup>天主之言、與天主父同性之天主、欲駁倒異端曰、聖言成爲肉軀、居於我儕之間、充滿恩寵、真實、則我儕見其光榮、亦如父獨一子之榮云、聖伊鄂昂春秋既高、不能跋涉長途、然赴聖教之聚會、則不憚辛勞、且不時訓誨奉教者、有福者耶囉尼<sup>木</sup>曰、其徒捧伊前往奉教之會、因不能多辭、惟恒以聆自其



師欽羨之誠命曰、孩童爾輩宜相親愛、其徒嘗詢、以何恒言此、答曰、若遵此一言而奉行、足以得救云、聖宗徒伊鄂昂物化於第二百年之初、其在世時、爲事甚繁冗、教度生徒不可勝計、即後來其徒丹心傳合喇斯托斯之教而平居持謹、深有德行、爲奉教者表率、其中有名噪於衆者、則有聖依格拏提乙捧主者、與聖坡利喀兒普斯密兒納之主教者、

### 第三章

宗徒等之聖生徒

聖伊鄂昂闡聖三者、乃死值奉教第一百年季世、作衆宗徒之末、彼時凡親見履世之言者、相繼而故、惟遺留

生徒於世、以得自天主之權付之、即指傳講福音之言、舉行機密之禮、而罪人宥人、訓誨黎民、以聖父聖子、及聖神之名授洗、至伊等所遺之書、實爲人樂教訓安慰之本源、緣合喇斯托斯允許、永與教會同協、堪以永垂不朽、故皆胆氣強勇、與敵爭戰、宗徒之衆生徒丹心繼續福音之事、將聖人得直宗徒之訓、教會謂宗徒之徒者、伊等之中、有藉其行實而名揚者、亦有藉其書籍而聲著者、此書予我等原始教會之郵筒、即如聖瓦兒納兒瓦捧主者、依格納提乙斯密兒納之主教、聖坡利喀兒普斯密兒納之主教、及克利們特者是也、

聖瓦兒納兒係葩韋泐之伯仲及同伴人、始與葩韋泐



設立教會於昂提鄂，吸亞繼則只瓦兒納瓦一人獨傳福音於乞普兒，其後密郎則於薩刺命殉難而卒，伊於衆人之中，首稱割產濟貧，樂善好施之人，宗徒稱之以安慰子者，謂其釋愁解憂也。

聖克利們特

聖克利們特生於囉瑪，家素封，且爲君之姻眷，幼時母與二兄遠遊未歸，迄無音耗，父因家務憂愁，萬分不得已，將幼子留於家中，於囉瑪城，已親往覓其妻子之踪跡，迨後詢知，伊妻子航海，因舟觸礁石而沉破於海，料已必死，自亦未便歸家，於是形同孤雁，數年間一家失所，流離四散，彼此不知生死，而保全者蓋賴天主默佑。

護救也。

克利們

特

伶仃孤無以爲倚，雖身享榮華，而不見慈愛

之母，亦覺樂境毫無終日悲戚，伊性善學工，於彼時各格物教等之業，而外教書之奧妙，而此學不幫伊覓其樂境，及倚靠，是以每念父母兄弟之生離，未嘗不憂愁悲泣，遂有輕視世間之想，間嘗自問，此瞬息光陰之後，尙復有無安樂之世界，如是年復一年，中心悵惘，年二十四，初聞合喇斯托斯降生之事，立覺神情清朗，而先睹爲快之歡悅，莫可言狀，卽棄其產業家資，星夜赴伊鳥疊亞，以期敬聆合喇斯托斯聖訓，蓋聞該處尙有聖宗徒傳教，伊遂第一聖寵言得聆自聖宗徒瓦兒納瓦。



並受洗自聖宗徒撒特兒，於是執弟子禮焉。其師携伊回囉瑪城，於途中天主賜以非常之樂，蓋伊所遇奇跡，即使伊骨肉團圓也。並伊度化家人，亦偕歸。合喇斯托斯矣。

克利們特於囉瑪城，有補聖宗徒撒特兒之勞碌，以其忍性敬愛宣傳天主聖訓，宗徒撒特兒其殉節臨終時，立伊為囉瑪城之主教。如是歷年既久，實為教會中表率。如老手司船漂沒於風濤巨浪中，其行實俱為奉教有裨益之美跡。即其致闊福人之書中，係答彼處人之問言，敬愛老成，藉是書能知闊福任意之人，宗徒循循善誘，勸為老成之性，懺悔愆尤，順從教會之神品。

乃被天主所設，其規制禮儀皆創自天主也。是書於原教會中極稱恭敬，每於堂課時，亦必唸誦如宗徒之書。聖克利門特道之風，不僅播於世俗，亦傳頌於讀書之輩。因伊屢次度化囉瑪城有聲望之宗支，故特喇洋君大怒，將聖克利們特發往他烏喇達之些兒沙尼斯地。方於石塘之王効力，迨至工所，聖人於應辦事件頗盡心力。石塘作工之輩，大平均係奉教之人，勞苦之至，其中心有憂愁者，可憫者，被人遺忘者，既覺聖人為伊等祈禱之助，又因外教人歸入合喇斯托教而受洗者日多。特喇洋君預防其變，大施刑罰。然見此等人因天主而樂受凶殘，以為若誅一人，比株連輩必善，即將聖克



利們特處治而死，伊被人置一小舟隨流遠渡，擲於波浪之中，岸間所立之民，羣爲祈禱，無不痛哭。聖宗徒葩韋泐於致肥利批人書中，將聖克利們特歸入常生衆人之內，迨數百年後，聖軀始覓斯拉瓦涅民之聖人乞喇泐及畔縛底乙，度化俄國人，始宗徒昂德，其後聖克利們特是也。

聖捧主依格納提乙

按教會相傳，聖依格納提乙孩提之時，適天主合喇斯托斯與人同世，以天國訓人，會見嬰兒依格納提乙，即呼之前，提抱而向人曰：爾等若不改悔，竟不如此嬰孩，則亦不能上入天國。如有因我之名接此孩者，如接我

也云云，故因天主捧伊於手，亦因伊心中包涵天主在危難之中，於外教君王等前，尙傳天主之言，是以依格納提乙捧主者稱之。

幼時，聖依格納提乙爲闡聖三宗徒伊鄂昂之徒，亦係聞訓自聖宗徒撒特兒，聖金口伊鄂昂論伊曰：聖依格

納提乙，在伊鄂昂及撒特兒宗徒之言，及在莫能言者，

有關於聖，聖闡聖三者親手撫伊立爲昂提鄂吸亞教會

之主教，伊於該處轄管教事幾三十年之久，維時諸多

掣肘，因鐸密齊昂君嚴行驅逐奉教人，異端興起，恐搖

動眞信合喇斯托斯者，聖依格納提乙奉天主於大事

之時，照金口伊鄂昂之據，以人所能爲之德行，備盡現



露以其常教訓祈禱痛愛，且保護天主予其所牧之羣，恐人胆小怯弱毫無閱歷者，能致溺於其流，伊深羨會堂課經禮節之絢美，故於昂提鄂吸亞教會中，創立唱經二所之和詞，並於堂中訓道人，時常評證公平安及相愛祈禱之力，不期然而然矣，嘗言曰：若一人祈禱之力大，主教及教會之祈禱尤大，誨人時形極撝謙，而有仁愛之色，曰：我自知已非完人，然教訓爾儕，因甚愛爾等，故不能不與爾曹言。伊末次致囉瑪教會人之書中，求伊等祈禱，以爲昂提鄂吸亞之教會，已信，曾曰：我爲善牧，自能衛護其教會，於二百七年，特喇洋君行兵與葩兒肥亞之人時，路徑中至昂提鄂吸亞，有司奏於君

前行郊迎之禮，其時並無奉教者，係因伊等主教依格納提乙之故，君傳旨定奪，將依格納提乙以鉄鎖繫其手足，交兵卒解至囉瑪城，擲於野獸飼之，以作民間之戲。伊之教衆聞而大憂，毫無善策救之，惟號哭而相送。伊於沿途之間，不勝苦楚，解卒待之甚虐，然其誠愛忠心，於變易此難途之困苦，猶如戰後克勝凱旋，將邀至優極渥之恩榮者，各處奉教之羣衆，迎聖主教，欲得末境之降福，並聆其遺訓，教會遣人問候，及得奉於伊之體面，伊見奉教如是敬愛，伊心甚感動，於道途中著書七緘，其中有一內所載，即此故也。聖依格納提乙臨終時，極爲喜悅，此雖死於非命，而毫無懼色，然恐其至囉



瑪城臨刑時，奉教羣起，刦奪伊之事。此書內云：我係合  
喇斯托斯之囚，而求天主輔我，終得我命。爾等愛我，而  
我恐此愛，我行至天主處甚爲美。爾衆愛我，勿須遏之，  
而爲我祈禱。天主賞予我力，爲我能不只口言，心實甘  
願也。因我憶及伊言曰：爾若屬世，世人必愛其類己者，  
因爾不屬世，乃我係世所選者。故世人惡爾，居於我之  
愛云云。  
我願眞天主及聖父之子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得而  
覓之，以其因我等死而復活耳。  
赦宥我諸弟兄，勿阻吾生活之徑，勿阻我瞻望鉅光，存  
心念合喇斯托斯者，克知我之意也。

書付爾儕之時，我乃生活，滿愛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  
願爲其死，我所愛乃被釘於十字架，上在我心，並無存  
心愛戀此世。願爾儕爲我所禱，俾得聖神克導我至，寫  
信後，遂自赴至囉瑪城，而囉瑪之奉教會衆，因憶念伊，  
甚以爲憂。及見之，無與之爭論，故書曰：有合喇斯托斯  
於心者，能明伊之意，是理。羣皆跪而祈禱，彼此求天主  
相愛，求伊賞聖教會安謐，賞予各人力量，修善功德，繼  
而衆人泣抱聖依格納提乙，欲留於兵卒之手，乃刻即  
携伊受刑，不克耽延時刻，實因禮期之戲將終也。人與  
獸相鬪之戲園中，人爲之滿，以待此戲，即聖叟受刑之  
戲也。



大安慰之聖依格納提乙向民大聲呼曰，囉瑪之宗支，當知我受刑而死，非因獲罪作孽，祇因我信我極愛之獨一主。今我如禾麥，而予獸齧，成爲伊之靜餌，言竟突放二獅，將伊攫而啖之，屍皆分裂。此於第一百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之事，奉教人謹敬收聖殉難之遺骸，遣往昂提鄂吸亞，並致書論其死節，所書此係斐隆暨阿噶縛坡德親見之者，此書之末尾如左。我儕親見此，後此一夜，在家泣禱天主，因此事安慰我等。後我儕困倦之際，中有數人，覩見有福之依格納提乙挨我儕立，抱我儕，又有見伊爲我儕祈禱，又有見其

面上如作大工之後大汗，並立於天主前，我儕見此極爲欣喜，我儕以此種異觀而較之，當頌榮光天主耳。聖坡利喀兒普與捧主者依格納提乙皆係聖宗徒，聞聖三伊鄂昂之徒，得聖宗徒親手撫立爲斯密兒納之主教。伊牧理聖教會四十餘年，如慈父之愛子，在任時值遭數次驅逐奉教之困苦，瑪兒克阿烏咧利乙爲君，乃始逐奉教之時，外教倡亂，求殺害聖主教坡利喀兒普。初擬仍留城內，然從其所親勸者，遂潛避一村。於彼祈禱之際，而得異觀，枕前如有火焚伊，伊與同行者曰：恐人將以火焚死我與，嗣後有人於其避之處，將伊覓獲。坡利喀兒普曰：我惟天主所願是從，言竟遂出至逐



者，令人優待之，求伊等緩准其所禱，禱畢，毅然竟赴虐之市口，迨及廊途，遇護衛首，勸其背教，且給曰：有何不好稱楷薩兒楷薩兒乃君為神主，則能得救，然聖坡利喀兒普其志固不可搖，既至城中，闌闐之處，民皆嗥呼，此時坡利喀兒普與圍繞伊之奉教人，皆傾耳聞其言曰：勇敢，毋為搖動，總領向坡利喀兒普曰：假爾餘年，以思真偽，以楷薩兒之才而誓信之，速謗合喇斯托斯，則我必釋之，聖坡利喀兒普答曰：我八十六年事奉於伊，伊所予我者，無不慈善，何敢謗我救世之主乎？總領以飼獸火焚等刑嚇之，而坡利喀兒普仍堅守其誠識之志，且喜悅光彩形於滿面，民皆狂呼喧嘩云：伊乃實不堪之師。

奉教人之父，誹謗我等神主之人，速將伊飼於獅，擲於人獸相鬪之戲，苑中執事人曰：戲已畢，民喧嘩將坡利喀兒普火焚，總領允諾此罰，即覓柴薪以備火刑，於此事耶鳥，噍人悉甚為用心，循例行刑，人需以鐵鈎鈎之，然聖人求勿釘曰：與我力忍耐被焚而死，助我不需鐵鈎，於薪中自立，不倚傍可也，是以將伊縛於柱上，見其臨刑之人曰：坡利喀兒普手被反繫縛，如獻祭天主之羊，欲燃柴時，聖人祈禱感謝天主，因天主賞其列於聖致命之數內，燃柴後，火焰繚繞聖人，燦爛如霞，聞有馨香之氣，勝如芸耳，見聖致命受難之人，載其殉難之事於書，其末則如左：



外教人不知我儕不能反背合喇斯托斯因伊受難以救佑普世我儕亦不能以他物叩拜我儕叩拜合喇斯托斯爲天主之子愛殉命者爲伊徒及肖天主者愛伊等者以其忠直君王天師長而我儕亦當與伊等公共有分及伊等之同徒末則我等將聖人之屍骨較以美金寶石予我儕爲尤重將此骨啓攢置於上等極妥之處後若行我儕喜樂欲聚會於其處天主亦允之並以我儕殮其屍骨之日爲禮拜日以便記憶及學聖殉命之功及聖行及堅守我等之信德

#### 第四章

耶嚕薩利木之傾覆

天主曾曰蓋日將至敵必築壘環攻四面而困爾盡毀爾夷爾赤子於爾內且一石不遺因爾不知眷顧之日

主預憂聖城將來之事緣此城人執拘天主必降罰也

此言均已應驗隻字不爽又云爾室

將曠謂天主恩離此城此堂他移也

伊伊耶穌斯合喇斯托斯末次於會堂所言者聞此言之

人猶有在於當世者親見伊伊耶穌斯合喇斯托斯所顯

示之禍害震動而來

第一至難之禍端於伊烏疊亞起自伊等總領緣喀利

固刺克刺烏底乙涅囉等相繼爲奸滋害肆奪倍增倍

厲其楷希乙福羅兒種種淫亂成風浪費貲財科累宗

支戕害小民諸此惡端竟無人懲戒迨掠及耶嚕薩利



木堂中物件之時民乃大亂不欲意再從順楷薩兒之旨矣故葩列斯提納地方無時安謐在第六十七年之時也

天主伊伊斯合喇斯顯示之禍既興垂至凶之

兆於天地蓋伊烏疊亞未亂之先地大震伊他利亞與

微肥尼亞之傾圯城池實難枚舉耳

先知阿噶烏預示饑饉之災竟致野無青草餓殍載道

囉瑪希臘葩列斯提納等處則瘟疫流行欺凌相競成

風誠如將屆天主大審判之先兆也於耶嚕薩利木城

星明現其形如刃一載方滅於夜間有光周匝堂中之

祭台雲之中隱隱有兵車之象人皆見之五旬瞻禮之

期司祭入堂之時忽聞喧嘩之話曰出去此地遂皆悟

此聲率領奉教人等出離將滅之耶嚕薩利木城渡過

伊鄂兒當河遂往撒刺而去蓋以此等事觀之而知天

主速欲來審矣囉瑪軍圍耶嚕薩利木久而不下城中

亂民鼓舞湟嚕君急遣良將名韋斯葩錫昂前往葩列

斯提納接應並命囉瑪各處營中猛勇兵弁齊赴耶嚕

薩利木以資彈壓直至湟嚕駕崩韋斯葩錫昂接位其

子提特終將葩列斯提納平服

囉瑪各處人民聞知伊烏疊亞之亂輒將伊烏疊亞人

以極慘之刑害之各處被害者不下億萬囉瑪之軍收

定伊斯喇伊泐全境維時人雖自房頂入室取物亦難



得生其力田之農輩均不敢歸家否則必死非殺即被  
鬻爲奴迨禍燄之氛雲集於耶嚕薩利<sub>木</sub>時蓋逢葩<sub>斯</sub>  
哈之禮期在會之人約有二百餘萬故耶嚕薩利<sub>木</sub>之  
大禍從此而興民間食物一空飢民遍處比有一慈母  
飢餓難堪亦竟殺其乳子而充飢者兼之災病並至喪  
人無數死則無人殯殮無地埋葬惟日由一門將人之  
屍舁出日以萬五千計其逃荒避災者仍難出仇敵之  
手均被釘於十字架其架樹立五百餘座於廓外者專  
爲耶<sub>鳥</sub>嚕人而設彼時果驗狂者之言即釘主時所謂  
血歸我儕以及子孫者也末後竟至無木作架以刑人  
耶嚕薩利<sub>木</sub>被困既久議降服計者甚多而未果提<sub>特</sub>

決意迫攻惟令軍卒保護會堂因堂爲藝之奇跡囉瑪  
大軍連次血戰相攻卒將重圍之城三處平毀並將護  
守本城高樓九十座盡皆折毀及外教人入伊<sub>斯</sub>喇伊<sub>喇</sub>  
天主之聖所至其極華麗聖堂亦被此殘賊未留餘  
燼囉瑪一兵護躬身以一燃木擲於堂堂中輒焚燬其  
寶泯沒於是耶嚕薩利<sub>木</sub>之金湯盡被蹂躪矣此兵燹  
後逾七十年列韋<sub>特</sub>之詠既止祭祀之典亦停而伊<sub>鳥</sub>  
疊亞人仍望耶嚕薩利<sub>木</sub>城與會堂之蹂躪者重建復  
興遂有新起之僞畔錫亞蠱惑伊等因而又亂有囉瑪  
軍兵流伊等之血赤水成河阿<sub>德</sub>喇昂君決意將耶<sub>鳥</sub>  
嚕人民一律殲除不遺根蒂囉瑪軍兵復至耶嚕薩利



木城掘其基，平其地，殺伊烏疊亞人至五十八萬之衆，其所平此城之舊基，會堂之故址，君命耕墾之，於此觀之，天主前言所謂耶嚕薩利木城與堂，於此必盡圯，一石不遺之言，均果驗也。復於耶嚕薩利木殘基之上，建蓋新城，更定新名，塑立新偶，另安新民居住，從此伊烏疊亞之人，永遠勿近此城，惟於每年定准日期，於耶列汶山遙望其城，以申其戀父母故國之念而已。有福之耶嚕尼木曰：是日故老之輩，披百結鶉衣，婦女輩衣白縗經服，蹣跚艱難，窘陟耶列汶山，由是而望阿德喇昂之華麗城，無不淚如泉涌，所聞之者，只喟然太息，痛泣呻吟耳。然此雖遠觀遙痛耶嚕薩利木城，並未近及，而

仍須賄官役金銀，否則不准。由此觀之，當年賣伊伊蘇斯合喇斯托斯之血於批刺特，今則買淚於囉瑪，可見報應之理，誠可畏也。

古之預言應驗如此，即指耶烏嚕民而言，仍於舊約先知摩乙些乙之書所載，因為爾富足之時，不肯歡樂意事奉爾天主耶郭瓦，所以爾必受飢餓，赤身露體，缺乏一切需用，事奉爾天主耶郭瓦所差來攻爾之仇敵，伊必將鉄軛置於爾項，將爾滅絕，主必從地極，令遠民如鷹飛來攻擊爾，斯民之言語爾不識，伊等面色凶惡，不體恤老人，不憐憫嬰孩，主必令爾等潰散在萬國中，如從極東以至極西，凡各國中，爾儕必不得安寧，無立足



之地云。

## 第五章

奉教與外教相爭。

救世者謂凡殺爾者皆以爲奉獻天主者。斯言漸驗矣。  
特喇洋爲君之末年奉教之被驅逐似覺稍止。因伊留心於伊烏疊亞之人。乃不時倡亂於國中。繼其後者阿德喇昂君驅逐之。令復興而爲時未久。蓋此君亦嘗留心於伊烏疊亞人。迨其既崩之後。則讒謗之小人復見。是以刑罰之濫。漸復興起也。奉教人無老幼貧富。皆樂於死難。而極歡忭者。以伊等視死爲生之故也。

奉教會之仇敵雖多。而奉教會日漸起色。外教妄信之風。實有惑於朝廷。有關係民間人情土俗。外教之格物學者。受本教之囑使。極力克攻新教。伊等著書以駁奉教而無效。伊等以奉教之規模信尚及禮節。任意訕笑。且復示意於人。激使輕薄。合喇斯托斯之殉節者。爲教之瘋狂云。

彼時讀書有才之輩悟化。由外教入奉教。而告白此教。以己既知。合喇斯托斯奉教之真。且欲保斯教於囉瑪朝廷。及外教人衆。剖白仇人之誣。並辯駁其狡賴。著此奉教之書。而謂衛禦者。其書即謂衛禦書也。伊等中有名之格物學者。如伊屋斯停殉致命者。厄喇



更與鐵

兒

圖利昂等

均隸於外教

且伊屋斯

停與鐵

兒

圖利昂則在外教之年爲久然同皆敬愛

合

喇斯托

斯

之聖訓故均皆捐生活勇敢保護聖教

聖伊屋

斯

停生於一百五年之間父母皆隸外教故伊

亦遂受外教衣鉢雖學問淵博而靈魂尋欲慕天主遍求釋疑解惑之案而各等格物教中竟無所得因以奉教遭難者死節之勇敢而激生稽考奉教之心伊之所聞外教授告奉教之言雖亦信之然潛心學習奉教之事與奉教之人往來始知奉教之人不惟不憚死難即凡外教可懼者伊等皆毫無畏懼並悟明奉教之人有美及十全之新意見而即焜於外此則不但讀書聰穎

之輩可能從即賦性愚拙資質魯鈍者亦可能從皆在乎人能不畏死因信合喇斯托斯即不可言喻天主之力也

以故聖伊屋

斯

停之靈魂油然生翼漸近得獲上真矣

聖伊屋

斯

停自述書中誌其一次曾赴渺無人跡地方

以便幽靜沉思邂逅遇一丈人狀類大宦貌甚慈善聖

伊屋

斯

停初見之肅然起敬遂與相談多時丈人末後

曰古昔於各格物學之先有聖人義德主悅者先知也

受聖神之默示伊等先示即今所驗者嘗以真信告於

人毫無畏難無好名之意伊等於充滿聖神之時就所

見所聞而言所著之書已垂至今日據其書中所載真



格物學之人宜知伊等譽頌造萬物者天主聖父並宣  
示伊所遣合喇斯托斯伊獨一子降世而爾首先祈禱  
眞天主其開汝有光之門僅彼一即能啟此門祈禱於  
伊敬愛於伊者伊即予開之言畢而杳自此以後伊屋  
斯停終未再見伊故自誌於書曰我心焦如火我心生  
敬愛衆先知之念我深愛凡與合喇斯托斯相近者我  
知合喇斯托斯之訓言悉眞伊等之力能使背之者即  
生畏懼順之者即予安樂云云  
伊屋斯停年近三十始領洗於囉瑪城內立一學房將  
其全能全力皆捨予從事合喇斯托斯之教訓嘗書以  
眞告人能而不告者天主必罰按托寧君驅逐奉教之

時聖伊屋斯停親著其有名衛禦書即外教捏告奉教  
之駁辯書也其中曰

我對爾儕言爾者君也太子也內閣也囉瑪衆民也

所以求情者即在各民之甚不公被恨與被逐之人人  
稱我儕之無信主者不虛也蓋以我儕不信虛僞偶神  
惟信至眞天主眞實及德行之父我儕叩拜於伊及其  
子與聖神恭敬伊以言及眞有人欲步我儕即盡所知  
所能而教之也

我儕於受審判諸時能反背然我儕因一不欺騙人二  
不謊言兼之欲永潔生活而與天主同在故不爲也  
爾輩知我等所望之國非謂地上之國乃天國也盤詰



之時，我等情願甘認爲奉教，明知一死而已，爾等須當知我儕所聞之言是真，因我等得知自合喇斯托斯及其前先知，即較爾輩著書之人尤爲古者，須信我儕之語，非因我等之語與伊等相同，而以我儕之語，悉認爲真實，因伊伊耶穌斯合喇斯托斯天主長子，及其神力，乃順天主而成人，伊教訓我儕也。云云

奉教人觸處難安，然伊屋斯停公然敢繼啟訓人傳教，速伊屋斯停與其同伴五人被控奉教，而受總領嚙斯提克之審判，審判須臾，總領向伊屋斯停曰：爾被人稱讀書者，乃以己爲真賢，人若以鞭撻爾週身，而後殺之，則爾信望能升天，果否？答曰：然，我有望得。合喇斯托斯

所許者，因我深知彼至仁慈，專予至終守誠命之人，總領既決伊死，先笞杖而後扑殺之，嗣奉教人將聖殉致命之尸葬埋，聖伊屋斯停久已待受殉難，疇昔常向逐奉教者曰：爾儕須知，雖殺吾等，而亦不能盡滅我等，厄喇艮乃殉致命列鄂尼德之子，生於阿列克桑德喇亞城，受教訓於奉教，幼時，父嘗命彼誦聖書爲課，因其天資聰穎，諸藝百家，無不進益，且尤篤志於聖書，每於沉思之後，而請教其父，父因恐其好問累其心，而止之，然心中甚訝，天主賜其若此之肖子也。

及成童，受業於啓蒙學館，其時值盛興驅逐奉教之際，聖童甚愛天主，亟欲受難捐身，情願自赴水火，有囚於



囹圄者，伊詣往眷顧，並曾送聖殉致命赴臨刑處時，竟敢頌美伊等奇功，且往各處衛護奉教者，是以每招民怒，或石擲之，恐怖之，詬詈之，然伊不在殉難之數，因天主佑之，欲使其另有別爲也。年十九，曾設帳爲師，所得束脩，足敷養贍身家，居無何，名譽大噪，故阿列克桑德喇亞雖縉紳之流，亦就訓焉。厄喇艮教人之外，尙自肄業，暇則就格物學者而求其討論，且於各種異端亦無不學之，伊以奉教之理，宣講予就伊者，深獲勸勉之效，以奉教爲獨一永真，即獨一可能照明悟，外教聆其訓講，而入教者，不可勝數，然其平居之要務，惟讀聖書，泊年三十，曾學耶烏嘯之語言，並將各種繙譯之聖書，詳

加校對纂修時，極爲撝謙，所認惟一天主能幫明白聖書，致阿木烏囉錫乙，乃是常勸伊講新舊二約書內曰：「我明危險，不願意攷究聖書，而爾以是援引我，天主欲察我行，並考我書，爾須爲我作據於天主之前，我今著書之意，欲何爲？緣若無天主旨，一善難行，尤不能深領明聖書之奧妙，是以求爾爲我所禱，天主萬物之父，以期輔我參可老聖書。」厄喇艮著書頗富，其所有信函，與所宣講古之編書者，有六千部也。

疊乞乙君驅逐奉教人時，厄喇艮被禁獄中，爲使其背教，而斷其飲食，以火刑鐵刑殘虐之，然厄喇艮因於幼



時敬愛合喇斯托斯至老雖遭際如此終未畏懼因伊之名遇難故以忍悉受之仍復繕書勸勉奉教之人迨後開釋因屢受難成勞死於提兒城二百五十四年時年已七旬教會史記中稱伊爲阿達芒特者乃謂其不可勝之意耳

鐵兒圖利昂爲西教會著名之編書者乃囉瑪百夫長之子起初受教極爲完善因年少而火性之人及銘心伊自幼溺染淫慾之習嗣後欲改悔因生憂忌憚之心伊於奉教求覓平安乃超塵世內而不易得者嘗於參悟時自有潔善而復活於其中於是自認無力惟常祈禱堅忍以期得救伊自度化之後領洗伊有固不可搖

之信領洗之實及其力以待之驚喜交加受洗後鐵兒圖利昂以己之聖才聰穎熱念飽學全行移事於奉教因其賞重生伊也伊之著名衛禦書中所載皆係以善談之言保持奉教及其善道

夫幼而惑於外誘老而陷過蹈愆然奉教會寬容曲全即推重伊爲師也

## 第六章

奉教之傳廣  
奉教速於廣傳不但於囉瑪之殷實富戶貴介華冑及其閭族均皆受洗且傳廣於伊等之通國宣講福音已



渡過耶

鳥福喇特

河遠赴於葩

兒

肥阿波斯國耶吉撒

特弩密底亞大呂宋

布

喇他尼亞碣

兒

瑪尼亞以及不

屬囉瑪國所轄夷戎之地

兒

圖利昂於二百年之末

向外教人書曰我儕興於昨日而今即遍於爾城島墅

鎮鄉村營伍聚議會宮禁內閣闌闐等處僅餘爾輩廟

宇而已若離爾輩而去則爾等必定詫異爾等之地即

成爲曠野矣

教堂

阿列

克桑

德兒

些韋

兒

爲君時奉教人有奉明聚會事

奉天主禮之明詔故於國中各處明建教堂甚多於三

百年間大城之中建有極爲華麗之堂興創奉教巧造

之學於四十年中直至底鄂

克

利提昂登位奉教始終

平安奉教人另有學房公然聚會事奉天主因各處之

奉教人日見蕃衍之故軒軻祈禱房即係會堂照常例

建堂於聖致命靈柩之處堂前門口立要緊之罪人惟

皆不許放入者於門前俾之所立自省懺悔能悔而求

過誠信者則爲伊等新禱天主並開啟蒙聆教訓之所

其誠信所有二男一女一牧師於臺上教訓人民誦福

音經並於此處行受撫首之禮由此處往東即爲至聖

所因無血祭之處寶座後設主教司祭之位堂中另有

收受奉教人禮物之處堂側建有大領洗房其至聖所

永遠東向者蓋取日出於東方而得向真陽之意也



貴介華胄亦入聖教者，是以聖堂逐漸蒸蒸日上，於三百載間定例，凡作機密，須用金銀器皿，並用上等尊貴燭台、神品等，行事天主禮時，另有衣章也。重興驅逐奉教之時，奉教之人聚會，而行事奉天主禮，不擇地而爲之，或於舟次，或於獄中，或於地道之內，即外國音所謂喀他闊木巴者也。

此地道於起初百年之間，奉教人大有用意，地道長形有如遊廊，其囉瑪城中最多最廣，若衆地道總核一道，能成經長二千七百二十里，其中有暗門密路，惟奉教人知，從此地道依次前行，則能出城外，並能避禍脫逃，此道能通達遠處，路狹而黑，其兩傍之洞，可作停柩之

用，或狹小穿通之路，或十字歧路，或如懸磬之路，其方圓曲折均各不同，茲於此方圓曲折之處，壁上繪有聖像，俾知曾爲祈禱之所，其中有堂，要緊者牆洞內供聖致命之靈柩，覆以方磚，即知此處曾爲至聖所，人於囉瑪道內，暗中仍有畫法之踪跡，見於壁上有合喇斯托斯，如善牧，覓獲所失之羊，荷於肩上之像，有機密筵宴之畫，並有舊約之事，如摩乙些乙，以杖擊石出水等畫，壁間有字有文，讀之即知，初百年時之奉教者有誠信，至虔至大仰慕，受難極苦也，殉難死，而葬於此昏暗地道中者甚衆，今因復得覓見新墓新文，即皆以爲証，奉教將外教之風俗人情規矩禮節，全行更章，如外教人



死、而以火焚尸骨、以灰貯於器內、置於極美之墓也、奉教之墓、則另指他意耳、奉教以焚尸之習爲可惡、因伊等專信復活、並按天主聖訓、人身自地土而造成、仍須歸於土、因敬人身爲聖神之居、是以恭敬祈禱歌詠、殮尸於棺、惟書故者之名、而不誌生時之官職品級、批文畫意、畢露奉教之堅望、永生復活、蓋聖致命棺上、或繪櫻樹之枝、或繪君王冠冕、內藏得勝之意也、在地道中常見似此寓言之畫、如錨者、乃奉教之望也、舟者、乃教會之形也、鵠者、乃聖神之相、而予諾乙救濟之郵報也、魚者、乃靈魂之貌也、乃被噶利列亞之漁人、超拔自滅亡之深淵、或被水重生

於新生活、即謂領洗之意、畫魚、奉教人另有別意、希臘國之語、伊伊斯合喇斯托斯天主子救世者、此五句語、成五希臘字、每字第一筆、湊成五筆之魚字、奉教深愛此喻言之意、因與外教不可發明、則時常提醒奉教得救、重生、而隨伊伊斯合喇斯托斯度生、

事奉天主之禮、

初百載之時、奉教之規矩風俗、我儕見宗徒行實之書、與宗徒等之書而微知之、自宗徒門徒之書、及奉教之衛禦書、而知之者較多、如伊烏斯停鐵兒圖利昂之書、宗徒等爲第一創設公聚祈禱會之禮、伊等之教訓、規矩、禮節、乃誌載遺訓於三百年間、皆集成一編、人恭敬



承順伊等之名云宗徒等之法與其勘斷之語除此之外近日搜羅抄本一書或第一或第二百年者名宗徒等之訓書中所載乃古時奉教會舉行機密及祈禱之次序也

順天主之誠命宗徒等因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而施聖洗於入教人藉以赦免人罪此機密重生信者即予新生而爲好人入合喇斯托斯之子會者乃被合喇斯托斯血所贖領洗之先予新度化講合喇斯托斯之教訓此謂之啟蒙者而令之認其信初無定則即如得宗徒肥利普訓耶肥鄂批亞之大臣認其信如此我信伊耶穌斯合喇斯托斯乃天主之子後即爲信之准則蓋

被度人當誦之領洗時三次沒於水中因天主聖父聖子聖神之名此沒於水中者預像人犯罪而死於罪藉此浸沒如葬其舊軀復於新生得重活也領洗之先須齋一二日嬰兒亦須領洗新受洗者衣白衣乃表靈魂之淨潔乃自聖洗而得並予伊等微密及牛乳因伊等如嬰兒重生覓新活道領洗之後宗徒等手撫信者降聖神之畀予如薩瑪喇亞之人信合喇斯托斯而領洗然宗徒撒特兒及伊鄂昂祈禱手撫之伊等後始得聖神如此於耶肥斯城阿坡羅斯之徒亦得聖神並能語各處方言惟葩韋勑手撫之伊等後定立規領洗後傳以聖油而降予伊等聖神油須被主教聖此即爲傳聖



膏之機密也。

自伊伊耶穌斯合喇斯托斯機密筵宴，擘餅分子其徒，奉教人擘餅爲聖事，因此而記憶天主乃郭泐郭發之祀，並伊體血之機秘，第一奉教會，其時人皆共居一處，凡物爲公，擘餅於家，歡忭虔誠，頌美天主，然奉教人屢增，此禮而得機秘之權力，宗徒葩韋泐曰：我等降福公酒，非天主合喇斯托斯之血乎？我等擘公餅，非合喇斯托斯之體乎？奉教人家中，逐日奉行此降福餅酒之事，後因奉教人數較多，始定有准期，即係聖教聚會之筵，名爲愛筵，於此筵間，富者捐資捐物，有餘，則俵散與貧人，降福餅先，連次祈禱，連次祝文，漸成爲體血禮儀矣。聖

伊鳥斯停在第二百年內，詳述聖體血禮之原儀，此儀在誦聖書，唱聖詠，教訓道，祈禱，求天主降福，携來之餅酒，爲機密，求聖神下降，降福，以救世之言，成聖禮物，及予此禮物於在座者，輔祭以此禮物施予病人，及予不能來領者，欲作聖體血禮之先，所有在座者，彼此問安，詢好，互相親口而愛，然行此規矩未久而停，大概於奉教人數增益之故也。然今有此規矩之記憶，在作機密之先，言如此曰：我衆彼此須應愛睦，爲同心克承認天主，承認聖父，聖子，及聖神，一體弗分離之聖三，領聖體聖血爲最大之事，欲領聖體血，先須預備自己，用告解之機密，心須潔淨，宗徒葩韋泐訓人曰：人欲領聖體血



先須自省之，後可領聖體血，即係食此餅飲此爵。若有重罪之人，則不許請領聖體血，成聖神品之禮。宗徒等行以祈禱，嗣後以手撫之，此爲大事。因子權衡得選者，如先自己得自天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言時曰：昔父遣我，今我遣爾曹，又向伊等噓曰：爾受聖神，凡爾所赦者，其人必見赦，所不赦者，則其罪仍留。天主在先遣主辨赦贖之功，主今遣宗徒

輔助普世承受此救贖 爾受聖神。此乃宗徒於五旬瞻禮乃充滿聖神，主今以聖神賦之，賦宗徒權能赦人罪。 宗徒等付予其徒等之權衡，如此行照聖神默示之意耳。

閱宗徒行實及宗徒之書，能知彼時神品有三等，即主教、司祭、輔祭也。宗徒等乃得自主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之權衡，自付予能善牧天主之教會者，及立主教等。

因主教等有權衡，是以能手撫司祭、輔祭等，輔祭不能自己行機密，行機密時，惟佐贊之傳教，惦念貧病之人，被教會所養贍之。

婚配之禮，於奉教人行用大禮，宣示在教會之前，及主教降福，後婚配二人，須領聖體血，觀宗徒教訓夫婦之本分，則在昔時奉教人極爲恭敬，此機密可知矣。

外教人以婚配爲自卑，奉教則以爲機密，乃當合喇斯托斯及奉教會和約之樣，奉教會降福婚配，非獨當世，乃至永遠之時也。

鐵兒圖利昂乃第二百年之編書者，甚嘉獎夫婦之婚配，因藉一信一望一事奉天主理而連合。伊曰：夫婦同



禱、同齋、彼此相訓、彼此相依、堂中同聚、食則同席、有誘、有逐、有安慰、亦同受、眷顧貧病者、相爲善功、相祈求、頌讚天主、合喇斯托斯見聽伊等、歡樂及降於伊等、福賜以平安、有如此約於二人中、中有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魔何由得入哉、

終傳機密、宗徒亞闊烏詳細言之曰、爾中有遭重疾者、宜請教會長老代爲祈禱、且因主名以油傅之、誠信祈禱、可瘳厥疾、主且起之、即素有罪過、亦蒙矜宥、病者傅膏得愈、於福音經內亦曾云、宗徒等得天主遣使傳福音、而醫病者以膏傅之、宗徒行實中按守齋、如宗徒欲傳教之先、亦須守齋、立

教會後、已與弟兄等亦須守齋、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會言、守齋乃天主所悅之事、是以奉教者亦常守齋、復活之前四十日守嚴齋、每禮拜三、禮拜五、亦守齋、其所由來者、自宗徒之時也、

奉教之度生於外教當新度生、因伊等携來於外教合

喇斯托斯之新誠、即係云、茲諭爾之新誠、即互相親愛、

宜如我所愛者爾相愛、爾有相愛之誠、即由此衆將識爾爲我之徒、愛德乃爲主門徒之表誌初百載之時、奉教者、往永遠之聖

教會、遺此互相親愛之風、即生活及行爲之矩矱也、

奉教人憐憫病人、及周濟貧弱、伊等建第一醫院養病院、及養濟院、奉教人仁慈、不但行之於奉教、外教亦如



是於傳教並於仁慈之事內婦女亦大有分，屢見宗徒  
葩韋勸於其書中，以婦女亦可輔助教會，在第一百  
教會之內，予婦女設立專職，即女輔祭也。於孀婦之內，  
擇其度日安善，虔行善功，至少須六十歲者，能得此職，  
然後貞女不欲于歸，有夫之婦須要無家內之本分，後  
亦能得此職。女若有家，宗徒葩韋勸其第一緊要者，  
乃教養幼孩，及勤治家務，女輔祭，怙記病人，訓化新入  
教之婦女等，並協助於婦女領洗之機密禮中，  
第一百百年興起修行練道者，如此謂人乃因愛天主而  
嚴肅平居，不婚守節，於耶吉撒突宗徒瑪兒克之徒，因  
其嚴肅平居而甚著名，伊等赴曠野守齋，晝夜祈禱頌

聖詠，讀聖書，塵世之名利喜樂，皆輕棄之，有一古時之  
讀書者，曾詳述伊等之平生，曰：伊等著歌唱詠，以爲天  
主榮光，且講論伊等大瞻禮聚會祈禱諸端之事，  
奉教人未被逐時，每日聚會祈禱，鐵兒圖利昂書曰：我  
儕聚會爲祈禱，祈禱爲君者及宰相等，爲各有權者，爲  
普世之堅立相和及平安，爲天下禍害之寬免，我儕聚  
會誦聖書，乃賞予我儕光亮，及我儕所欲之主意教訓，  
此聖書養育我儕信，使我儕盼望生活，定我儕之道理，  
予我儕規矩，在此會內我儕勸人罰人，誰堪罰者，我儕  
以天主之名罰之，我儕勘斷之語極有力量，因我儕知  
我儕審判時，天主亦默在，誰失我儕相干及祈禱之分，







錫奈山賜律之事，此禮節得至上之意，自聖神降臨在奉教者之時，主日替換耶鳥嘯人之蘇博他日，救世者在此世緊要之事，奉教者記用祈禱，及誦堂課經，畫聖號之規矩，古編書者提，欲作事之始末，奉教人畫之，在堂脫冠而立，面東跪拜，此等儀，由彼至今永未更改耳。

### 第七章

窘逐奉教者

聖致命男女等

天主曾曰：茲我遣爾曹，爾曹似羊入狼中，故宜智慧若蛇，馴善如鴿。蛇像詳謹者，鴿像無罪潔淨馴良者。彼殺身而難傷靈者，毋懼之，惟能以身靈俱滅於碣，恩納者，極為可懼，我以此告爾，欲

爾遵我而心安，爾在世必遭患難，然毋懼，我已勝世矣。主安慰宗徒遇仇敵窘難毋憂，懼因主業已救贖之功勝魔。天主此言之內，顯示殉命者，甚為詳

細，

囉瑪君中，第一興驅逐奉教者，乃君湮囙，論以下追之，重輕盡在乎其君之主見性情，有君乃極重追奉教者，而已恐懼己害，遂稍寬逐，有君不追奉教，奉教即平安，建堂，然伊等平安，不過暫時苟安，日後仍復有禍，至竭力追逐奉教，乃在底鄂克利提昂君之時，因其國疆土廣大，思欲分為二分，以一半自治，以一半立瑪克錫命統掌之，且各分之君，有副君，乃洋音切薩兒瑪克錫命之副君，名匡斯唐齊乙合羅兒底鄂克利提昂之副君。



噶列喇乙乃極惡奉教者，即伊激發在底鄂克利提昂  
興惡奉教之心，因常言奉教人反叛，藐視國君，不遵國  
教，並犯各等罪，伊等定斷殲滅奉教，奉教堂及全歸奉  
教者，於弟三百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乃外教大瞻禮之  
期，下詔滅奉教，始則兵丁折毀強奪尼闊密底亞之奉  
教堂，後肇之禍害竟至莫可言狀，彼時著書者註曰：若  
我有百喙鐵喉鋼胸，我仍不能數各種殘虐，乃受奉教  
人，猛害至如此，殘害之後又治，及治之後復殘虐，各處  
殘虐數十人，不論老少，不論男女，奉教著史之耶烏些  
韋書曰：我親見鐵斷折及鈍兇手遞相皆有困倦，在耶  
吉撒突希喇亞葩列斯提納小阿濟亞阿福喇喀伊他

利亞，東西各處新建之天主堂，盡被毀圮，聖書盡被焚  
燒，其聖殉命者不知凡幾，於奉教之男女被逐者無算，  
我儕姑擇其一二者喻之。

於喀兒發更受難，聖殉節女撒兒撒突亞，與斐利齊他  
他及聖殉難薩圖兒寧等，悉將欲受聖洗而被訊判，撒

兒撒突亞乃著名富孀，歲二十二，因其母奉教者，故訓

伊以奉教爲宜，斐利齊他他爲其使女，撒兒撒突亞自

註審問及在牢獄等事，伊父爲外教，與問刑官求伊反

教，背合喇斯托斯，然無濟於事，問刑官亦祇可空恫嚇

而已。

因審問非止一日，故伊等皆有法受聖洗，大熱心之時，



惟是求天主賞伊等堅忍，以其名受殘虐之害，後囚於獄。聖撒兒撒突亞書曰：我入牢獄驚恐，一次也未見如此之黑，那日極煩悶而熱，囚者甚多，守獄卒待之十分殘虐暴戾，因我未携孩提在此，我心甚憂之，奉教人賄獄吏等，求稍免其難，可將孩與之乳哺，旋即准將孩携進獄中，與其母同居，又書曰：得孩於牢獄，我如居宮殿，然後其老父就而看顧之，伊非令之，而求之，祈禱伊跪於伊前，親其手足，泣曰：憐憫我禿髮老翁，勿使人哂我，爾有母及弟兄與子，無爾伊不能生，女聖人答曰：父，莫憂，天主欲如何即如何，我儕非能自專者，伊乃管轄我等，雖伊甚難言畢，然而心終不搖動，仍然信合喇斯托

斯耳

伊親自書審問之事，多人聚集視審問我等之事，兵丁等，引我儕立於高台，先詢我殉命之侶，追問我時，我父抱我食乳之孩就我，携我至一邊，附耳云：爾憐爾子，後總理亦向我曰：爾憐憫爾父之白首，憫恤爾之孩，能祭祀君前，較爲美之，我答曰：我弗能，又問：爾亦係奉教者耶，答曰：然，我爲奉教者，我父須臾不離我，勸我反教，後總理命人擲伊，以杖扑之，嗟乎，此事我甚難堪，深願擊我勿擊伊，後總理擬定我儕之罪，要將我儕飼野獸，我儕極喜，我等即回牢獄，受罰之前三日，斐利齊他他生一女，因其生產亦甚難，



護兵云、爾現生產受極難、野獸飼爾時、爾如何、答曰、我現受難、只我一人受痛苦、野獸分裂我之時、受難非我一人、合喇斯托斯欲堅固我心、因爲其名、故我受難耳、撒兒撒圖亞復書、末則有一日、我儕悉被引自獄往戲場、我儕猶如赴安樂之境、撒兒撒圖亞走於後、照規人皆觀看之、脫撒兒撒圖亞及斐利齊他他之衣、以網罟繞之、而百姓護庇伊等、願伊等穿衣、未放一公牛、乃以角扔撒兒撒圖亞於遠處、彼起立以束其髮、以碎衣掩其身體、雖稍獲傷、亦覺難堪、然至斐利齊他他扶起伊來、因伊亦受傷、伏於地、二婦彼此相抱、人皆爲之慟心、令攫去伊等、故逐出伊等、

與其餘殉命者、以便伊等暫歇、而後復引進戲場中、而與獸相鬪、人以鎗矛刺之、

一年幼武弁、名碣鄂兒吉乙、乃君之寵倖、甚指證叩拜

偶像之虛妄、極力殘罰、不能令伊順底鄂克利提昂君、

而背合喇斯托斯、天主助此年輕奉教者、以奇跡醫治

其傷、以權衡予之作奇跡、天主力量之、此奇異表式、令

外教人無不詫異、伊等中有若許悟化者、底鄂克利提

昂之后、阿列克桑德喇、乃見天主奇異力量、公然宣示

其爲奉教者、故受審判、未斬之前、伊已先卒、此幼武弁

受斬後、教會爲聖大殉命碣鄂兒吉乙、號軍功者、

又有一年幼武弁、名些瓦斯提昂、爲君之護衛、常往獄



中顧視奉教人，鼓勵奉教者，讚美伊等之功，有弟兄二人，爲聖教受審判，擬定殺，而觀其親及妻之淚，欲反教，然些瓦<sup>斯</sup>提昂勸伊等守分，如是予<sup>合</sup>喇<sup>斯</sup>托<sup>斯</sup>度化人甚衆，末則殉命而死，以箭射後，復以棍擊而死，其奉教人同時受難者，不可勝數矣。

聖坡他<sup>畔</sup>納少僕女，俊美無倫，伊主人告於官，伊爲奉教者，殘虐之多刑，末將其徐置於松脂鑊中，審問及殘虐間，百姓甚詈之，適有一兵名瓦錫利<sup>德</sup>者，見其堅忍，樸誠，心中惻動，畧爲庇佑，坡他<sup>畔</sup>納感謝伊，許已死後，將求天主救伊，逾時未久，有一次，瓦錫利<sup>德</sup>之友，因事令伊發誓，伊答不能，因係奉教者，伊友不信，先以爲戲。

言，然伊申明其辭之真實，非虛，友遂控之於官，迨至問刑，仍承認不諱，其爲奉教人，官遂令囚於獄，有奉教人聞之，往看之，詢其何故，倏爲奉教信<sup>合</sup>喇<sup>斯</sup>托<sup>斯</sup>矣，瓦錫利<sup>德</sup>告伊等坡他<sup>畔</sup>納被殺三日後，顯現於伊，以君冠冠其首，告曰：我所許者應矣，蓋彼不久以<sup>合</sup>喇<sup>斯</sup>托<sup>斯</sup>名得其死所，瓦錫利<sup>德</sup>於獄中受洗，嗣後未久，因聖教被殺矣。

復有一奇蹟之度化，乃一優人，楷涅<sup>斯</sup>效奉教者，爲君及民取樂，伊於戲園台上，哂之，且效奉教事，奉天主禮及機密，衆悉歡樂，皆訝其效之逼真，然天主本仁慈者，命伊時，心中微覺天主聖寵，而曰：我信，且願受洗，人仍



哂笑。彼復言此。乃向其侶曰。我誠欲受聖洗。蓋甫知奉教。係真。迨引其見君。彼仍云。我信。合喇斯托斯。因伊於效奉教機密之時。有奇怪之異觀。乃見天神手執一書。上書其平生全罪。乃將其書投於領洗之水中洗之。是故伊欲入奉教。雖受恫嚇殘虐。竟無成效。後遂殺之耳。

聖阿納斯他錫亞號釋囚者。

天主曾云。我於獄時。爾看顧之。云云。此言銘刻肺腑。幼女其親逼其出嫁。然彼則不愛此人。蓋此人性甚暴戾。且粗魯。故甚憂難。彼時於囉瑪城衆獄中奉教。人囚滿。甚黑暗。且有臭氣。兵卒甚厲。彼每日赴監視罪囚。而獄中犯人甚愛之。其夫恐其將家資盡散於囚。遂禁伊屋。

內。囑人守之。伊甚爲難。其夫將亡。伊故能自由。不但施捨資財。即性命亦能捐於所愛之事。伊不但往囉瑪牢獄。且凡所經過之一都一邑。均施監犯飲食。浣伊等傷。並厚贈守獄之兵。以免監犯脚鐐磨腿。以故號伊釋囚者。極多人受其安慰。則敬愛。因其鼓舞極多人能忍守。無分日夜勞苦。不憚自己受難。有一次往獄視監犯。至則皆空。綠獄中無有再收新犯之地。故於夜間均皆出斬。伊不見監犯。遂問人曰。我友監犯何在。人聞此言。知伊係奉教者。即曳往總理訊之。釘於四柱之上。下以火焚之。然火猶未燃之時。伊已氣盡。蓋伊受多苦難而然。

聖瓦兒瓦喇。



天主賦於我儕性情美態之願意，此願意有補正於萬物，因萬物乃無窮美態，即天主之高超形相。萬物教訓我儕，藉目所得見，見目所不得見者，樸實能信人能聽萬物美態之聲，乃令上天堂享受福樂也。此聲外教少女名瓦兒兒，瓦喇所聞，女甚美。父名底鄂斯闊兒，伊甚承順。因與伊建高塔，令伊居住，即親族鄰里及跟者，疏遠不能親近，惟一女師與數婢伴之，日用無乏，安享各等榮華。然只不准反其清靜，其塔建於高山之上，四望景緻足以怡人。瓦兒兒，瓦喇倚窗觀望良久，俯仰天主與天地萬物，日光月華，星宿象緯，農田樹木，花卉物觀，伊亦注目於物，忽心覺驚躍，及靜觀。

伊問其女師及婢子曰：「誰造此物？」答曰：「我儕之神。」伊聞而不懌，從此再不相問。一次伊倚窗獨坐，支頤遠望，而思誰造萬物，誰作此機密之蒼天，忽滿心喜悅，因聖寵之光入其靈魂，觀見被造成，認識造成者，自此伊竟願識天主之教訓，然無由覓師受教，因無人能入其閨闥。伊平居如潔白之鴿，於高塔之上，與全地下者相遠，亦不留心，知永生天主與伊相近，乃全治理，令活，全照管，養活也。

因父遠游，此日乃伊喜樂日，因初次聞伊伊耶穌斯合喇斯之名，父出外時，伊便下塔而遇奉教女，乃以合喇斯之教訓，講解伊聽，極樂聽教訓，乃是伊心早



已覺會揣度，乃予伊顯出新度日之法及新生活，適有一神父由阿列克桑德喇亞路過此地，遂授伊領洗焉。伊父知伊女係奉教，大怒，殘虐備至，受刑時，聖女爲受難之祈禱，入其主之樂境，聖教會記伊於十二月初四日，而讚頌如此喜悅。瓦兒喇，乃心無恨之鴿，喜悅，因在萬物如在鏡觀之，而見造萬物者也。喜悅，因於被造成之光亮，而得見不被造成之光亮也。外教人不知奉教之相愛，先不知宜憐不相近者，及普世人，因能愛人至肯捨己命，此等予外教爲新者，此愛之力更顯於公禍害之時，如飢饉、瘟疫，奉教者事奉有病者，將死者，已死者，乃被相親相近人背，奉教人能捨

己身，如此之人，被外教人驅逐，心思各種主意殘虐，末則連殘虐人亦疲憊矣。

於三百五年底，鄂克利提昂卸君仔肩，以下幾年間，有六人爲君，奉教人之景況亦有不同，論君之性情，比如

匡斯唐齊乙合羅兒，統轄布喇他尼亞及噶利亞，雖已

爲外教，而恭敬奉教，暗地保護奉教人，然於東方噶列喇乙君，逐奉教甚厲，至天主罰伊，予嚴厲之病，伊即止逐奉教，下詔准奉教人其明事奉伊等天主，及重建伊等之堂，求奉教人祈禱天主，以愈其病。

噶列喇乙後任君名瑪克錫命，性情暴厲，妄信粗魯，將噶列喇乙之前旨盡背，又起逐東方奉教者，西方之瑪



克先提乙君，又令驅逐奉教，亦爲甚厲，於阿福喇喀及伊他利亞等處耳。

## 第八章

大匡斯唐廷君

外教以火執刃，欲殲除奉教之時，天主眷顧養育之理，使悟化君，保護教會，即係效宗徒之大匡斯唐廷，其親雖非奉教者，却認識奉教，亦甚保護斯教，故大匡斯唐廷自幼時，背外教之各種妄信，而愛合喇斯托斯天主，親手徐徐預備伊，及以各種方法與伊潔淨之，以成伊榮光之美器。

緣其父匡斯唐齊乙合羅兒，保護奉教人，較外教人尤

爲敬愛，因其母聖耶列納，與妹匡斯唐齊亞悟化，信合喇斯托斯，因衆君係逐奉教人，即位之時，民亂或遭大病，因聖教會被各種驅而搖撼不動，因奉教之仕宦均極樸實，盡心忠敬，皆斯光景激勵匡斯唐廷，背反外教，而以自由，且誠心而信福音，聖教會之作史者，名耶烏些微提匡斯唐廷，欲派兵赴伊他利亞，援救囉瑪人由瑪克先提乙暴虐之先，久已默思天主予其父及其已贊助，其國之景况，明空求無靈應之偶輔之，又思追逐奉教之法，大施殘虐，此等皆令其心悟，而思若有過之許多真據，以拜空虛之神，必爲狂瘋，故深知須恭敬伊父之主，遂求天主顯現於伊，而教訓及贊助伊在後事。



耳、如曾闕兒尼利乙之祈禱、此祈禱亦被天主所聞、天主予其異觀而安慰之、且示其當何爲、君用心祈禱時、得自天主極奇之形狀、君如此曰、一日午後、日漸往西、我親見日上有光亮之十字與字書、以此勝、見此後伊與其軍士見新來之奇蹟、無不恐懼、君不解意、問己曰、此何意也、如此細思一日、至夜間、在夢中、合喇斯托斯和君見天上之形狀顯現、令伊作所見於天上之形狀、施之於戰時、有保護之意、清晨匡斯唐廷告此機密事於大衆、依其所見天上之形、命巧匠以金玉寶石依形製之、

十字不可得勝之力、君與瑪克先提乙君戰時乃見、雖瑪克先提乙兵軍較聖明君兵多、而竟潰散至提布兒河而溺斃、如是囉瑪城初次開伊門於十字旗之前、匡斯唐廷爲一統君於西方、在東方瑪克錫命薨後有利乞尼乙繼之、欲人知有天上之助、聖君乃命在囉瑪闌闔之中、建一表塔、上樹一旗、內書施救旗、乃囉瑪國之保障也、伊第一君即云容留衆教、下詔外教人、許依其全行事、伊等偶像禮、奉教者亦許事其一、眞天主、許伊等各建各之教堂、追逐時所掠自奉教者、皆如數壁還於堂、追奉教之時、有人置買奉教之產業、一並償還奉教者、而官發



原賞在各機伊顯現其愛奉教人因常與奉教人共事知伊等係有德行廉潔並忠心樸誠之屬下况又知逐奉教之君皆無安泰之運伊自己因奇跡之異觀及因有十字親勝於敵此悉予其爲奉教天主方之証據因聰明明非外教是奉教道之本源而重治國家伊自己尙未領洗乃用心學習聖書常與主教言談聽伊等主意伊長子就奉教之師習奉教之道見彼時之詔能知奉教之訓有在伊勢如不准有釘十字架之刑戲園不許有流血之戲命於第七日爲好日期父母所有拋棄之孤子女等伊撫養之減奴僕度日之苦楚而施其仁慈於窘患殘廢者乃外教人不理助奉教人自遭極嚴

之追逐以來於今寢食均各平安各處重修葺聖會堂致各區境得聞予天主感謝讚美之詞者主教等聚會無人阻止而議聖教會之度日及各支絀有時匡斯唐廷君亦入與議而議教會之事原外教僧人不納租稅故伊免聖教會神品之租稅及各項雜差爲伊等得便十全事奉伊等天主伊不但給還聖教會被先君所掠之地方且更賞數所問刑衙署之房屋因房屋整齊堪改爲堂伊亦甚優賞助奉教人建堂之費且諸處地方伊獨力建極華美之堂斯唐廷君保護奉教會享福於東方利乞尼乙君則深恨奉教者成爲東方之一統更欺壓伊等



年復一年，奉教受極困苦之難。  
耶烏些微書曰：囉瑪國自分爲二，如晝夜分，東則黑暗，西則光明，東西二君初私不相睦，繼則公然失和矣。此不睦必有關係於奉教之事。於囉瑪國，二君遂決意相戰，占卜者先卜利乞尼乙必勝，奉教之衆爲匡。斯唐廷君禱天主，以冀克勝，天主遂賞匡。斯唐廷勝之，時在第三百二十三年，利乞尼乙國亡身喪，匡。斯唐廷竟成一統，奉教亦強盛，匡。斯唐廷勝後，待東方奉教亦如西方，於東方伊亦垂念，改新重修舊教堂，選奉教人爲督撫大吏，禁止大員代君祭祀邪神偶像，並降下予各首領詔內，尤見其情性眷注奉教，伊勸外教人，外教係妄信。

奉教乃真實，曰：如今求爾大天主，賞爾東方民，爾之仁慈憐憫，使我治各省之首領，爾引領我完此救之事，前樹爾旗，我領率諸軍，何處有虧，何處從爾有力之旗，而去向敵戰，因屢試爾而見爾力，以定我信，故我愛爾，敬畏爾力，捨我之靈，我欲爾民共享昇平之福，昇平之治，欲爲可憐外教，效奉教，亦如信者在哀矜及平安之享，福有分也，因此交之重立，堪能引入真實之道，爾自己以爾聖例，教訓人，能平安度日，及聖及潔，回首許用伊等假教之分，不用彼此相害，有明知應用此爲相近者，有益，不能不理之，自由受難爲常生，與勒令受難不同也。



匡斯唐廷以居然如此保護奉教者，故在囉瑪城而不爲人所愛，於彼處且有若許外教之規矩風俗，故君亦少至古京都也。欲創設新囉瑪，即係奉教之京都，乃與外教不能相涉，伊甚愛微贊提亞，此乃小古城，坐落於波斯縛兒之邊，遂擇斯地爲國之新京，不日而建精美房屋甚多，並華麗宮殿，引水桶、沐浴堂、演戲園等類，城中燦然可觀，各種技藝之寶，皆集自希臘國、意大利國及阿濟亞，全行引導赴新京都，只不建叩拜偶像之廟，人獸相鬥戲園，概行禁止，代此君建之跑馬戲園，並造極美奉教之堂，中第一因天主聖明之名，新都與至聖母之名，城名匡

斯唐廷諾坡勒，即謂之皇都也。

## 第九章

### 第一公會聚議

阿喇乙

大匡斯唐廷君悟化之時，奉教不惟不受驅逐，且成勝教，聖教會共享昇平，外雖安謐，而內患未除，蓋因異端及僞訓於教之理，乃起自宗徒之時，今則甚滋激發，異教徒之分爭，教會之主教等與私會聚議等指證僞訓，然閣聖教會並未宣示真訓，即分別真僞教訓之記號也。

匡斯唐廷爲君時，新異端興起，即阿喇乙之異端也，阿



喇乙乃阿列克桑德喇亞之司祭，因其才優學富，遂起  
驕傲之心。伊有定見，爲聖三之位。伊教訓及傳教時，謂  
天主合喇斯與天主父原非同性，非無始也。而被  
天主聖父造成，曾有時聖子亦不在者。若伊非如是驕  
傲好名，能惟己一人錯，則亦不致肇如此大亂。伊自欲  
爲阿列克桑德喇亞之主教，而民與同堂供職者，所選  
非伊，乃名阿列克桑德兒者。伊甫聞阿喇乙毀謗天主  
之意見，心甚畏懼。然阿喇乙不論勸伊之人，凡有不與  
伊同心者，伊稱爲異端，且不順主教之審判，而傳其教  
訓。阿列克桑德喇亞教會，亦褒貶其非，而伊仍罔顧，且  
作詩歌，詠以傳其異端於耶吉撒突與葩列斯提納。伊

舉止有粗野之態，忙急之形狀，聲音明爽善談，於聽之  
者有勢力。於是招集學生及門徒等，遍行異端於東方。  
不惟神品民中亦興，爲天主伊伊斯合喇斯耶穌托斯位  
之熱心分爭。此則激發恨怨，鬪毆傷人害命，有數主教  
等，皆係纏迷於阿喇乙之異端，而向順之者，盛興暴虐  
異端，違背普世贖罪之理，且悖逆奉教者也。

匡斯唐廷君遍游東之時，於西方無人知覺。則初聞此  
分爭，甚有憂愁。始而想此不過徒事辯論，無關緊要，遂  
擬阿列克桑德兒與阿喇乙解紛，即致信伊等，勸伊等  
和睦，並慰西君之心。其君於此信立誓，彼有獨一志，想  
爲普世有獨一治理，及獨一信，信內書自西方，乃彼常



戰所亂而往東方，乃藉聖光而照普世，去時我甚有大望，然至則我耳官非也，乃我心於此處如入瘟疫，爾曹棄置虛空未畢之分爭，永敦和睦，歸獨一總信，還我平安之日夜，釋我歎惜流淚珠，予我光明悅樂也。其被人極恭敬西方大牧師，闊克鐸瓦之主教鄂錫亞，乃匡斯唐廷親近之友，携君之信往阿列克桑德喇亞城，而至則已晚，因異端傳廣，難望相合，遂復於阿列克桑德喇亞聚齊會議，鄂錫亞與他主教既聞阿喇乙之訓亦貶，以爲異端，而阿喇乙仍不順服，總須予被亂聖教會易亂爲安，仍不須允准爲奉教人，既疑救世合喇斯托斯之天主教性情及永遠，聖教會藉其提携人述其

教訓及信，乃自合喇斯托斯所傳，及伊宗徒等之所傳者也。君定下詔，命都主教爲公會聚議，往尼切亞城，即微肥尼亞省城也。

從來未有公會聚議，今則能行者，因大國順一統君也，僅伊一人能令都主教前往，伊遣於都主教書信，

各處主教等將往尼切亞，伊等川資以及於尼切亞用之費，一切取給於君，主教等起身之處不同，有來自耶

吉撒突，葩列斯提納，錫喇亞，咩莎坡他密亞，阿福喇喀，

小阿濟亞，希臘國，波斯國，阿兒咩尼亞，密濟亞，達齊亞，

以及新化之郭提之主教亦至，共有三百十八人，主教之外，尚有司祭輔祭等，不計其內，其主教來自西方者



甚屬寥寥，蓋彼時西方異端之徒甚少，且因囉瑪主教錫利韋斯兒以年老，弗克親臨，惟遣二司祭代之，其既來之衆，主教中有極以依道度日，或智慧聰明而極有名望者，有能行奇蹟者，有末年被虐，因合喇斯托斯名遇難而身尚帶瘡痕者，此中有阿列克桑德喇亞之主，教名阿列克桑德者，爲阿喇乙第一對證，以其因宗徒教訓而勇護庇之，伊首先到會，携一年少輔祭首名阿發納錫乙同來，即後來與阿喇乙相爭而著名者，蓋其爲人堅固，老成持重，爭與阿喇乙之徒，再有主教名尼闊賴，乃密兒利乞亞之城之主教，曾歷受驅逐，後被奇蹟令收密兒利乞亞之

教會，以其道高德重，仁慈居心，力行奇蹟而致然有名也，斯批喇東乃特喇密馮特之主教，來自乞舖兒島，乃因行奇跡，依聖度生，而著名者，尼濟比亞之主教名亞闊鳥，亦係著名者，藉其能行奇跡，及隱士之蹟也，其遠自肥瓦伊達而來之隱士葩福磐提乙及坡他門等，緣於窘迫之間，身受多傷，遍體幾無完膚耳，會聚議之開創也，始自第三百二十五年六月間，於禁廷之內，所集主教三百十八人，而司祭輔祭則有二千餘人，主教等按品依次，團團環坐，座外乃設司祭等之位，桌設於環坐之中，上有聖書，乃真實之確據，所斷之語，須與此真確之據相符，衆人齊集後，君自內出，寶位



極隆，並無護衛鑾儀，只帶宮中奉教之數大員，君衣華服，上嵌金銀寶石等類。匡斯唐廷君軀勻稱美而有神，升殿時，另有一種儀表，因內中若許自遠方來者，從未瞻仰君之儀仗、禮節，此時心中憂怯，而君心亦覺不安，蓋緣見有著名大牧，以及嚴修士誠識主者，因天主殉命者在會，君升殿默無一言，俯首就金寶之座而行，至則不坐，俟主教等請之，方坐，於是切薩喇亞之主教耶烏些微奏請君安畢，匡斯唐廷君聞畢，即向會中諸主教，道其十分欣悅，因衆主教之雲集，並求伊等瓦解分爭之端，曰：天主輔佐朕躬，罷不堪窘逐之權衡，朕逢此教會之內亂分爭，較之兵事，尤覺爲難可憂耳。

第一公會聚議既定，東西不再生疑，堅固我等眞教之理也。

阿喇乙固執己見，兼有十數主教與伊意見相同，而正教者，有力辯駁伊等，遂皆留意於年少輔祭首阿發納錫乙，乃是阿列克桑德喇亞之主教同來者，無人勝伊口才，而伊乃駁勝阿喇乙之徒，竟致無言答對，君意總欲合意同心，如徒費心力，分爭尤甚，惟見阿喇乙之黨，因遠避眞僞，不敵眞己，阿喇乙因不順服，故其僞教爲此會駁勝，嗣伊與其衆徒則遂出會外耳。此公會聚議既定，第一要理，仍議別事，即如復活之期，宜於何時爲瞻禮，因至今仍未定有准期之故，有數教



會復活禮期與伊烏疊亞之葩斯哈同日者今則主教等擬定復活准期各處一律乃春月望日後第一主日也此公會聚議以奉教愛之風減斷語之嚴因記人柔仍有數主教欲定神品不准娶妻之制而爲肥瓦伊達之主教隱逸誠識主者名葩福若提乙力駁之彼雖無妻亦不允令神品不娶且證婚配之尊榮遂以宗徒葩韋論婚配尊榮之言而喻之伊之此高明意過於其他人也

公會聚議將散時君措辭向伊等求彼此相睦顧此命語於教會爲要曰爾慎成黨而分爭不可妒嫉主教之聖明各以各之好處以爲全教會之總歸上勿驕下惟

天主方知誰爲上下十全罕有須當容讓柔弱之弟兄以寬宏而彌覆其無關緊要之事勿忘人之柔弱以安和爲貴救其不信者記以文論不常能度化誠心敬愛眞罕在我儕如醫士以我等藥餌而與病相符我等之教各人之性務宜合和耳

公會聚議行此大事已畢隨定永遠奉教之要理即合喇斯托斯救世者天主子受體之理衆主教分手先總教會之信和盤露出於伊等編作尼切亞之信經所載如下我等信惟一天主主宰造成諸凡有形無形之物又信惟一主伊伊斯合喇斯托斯即天主之獨一子生於父即父之精由光者光由眞天主者乃眞天主受



生而非受造，與父一體，萬物由彼而受造，萬物施於天，施於地，亦由彼受造，彼爲我等人，又爲救我等而降下，受人體，被釘十字架，彼痊及符於經典，第三日復活，上升於天，而坐聖父之右，赫顯復臨審判生死者，其國無終，我等信聖神也。

第十章

聖匡斯唐廷爲君之沃續，

聖太后耶列納，

舉榮聖十字架，

於尼切亞城公會聚議，以禮儀而貶阿喇乙之異端，然伊決意深定，阿喇乙有力接續其事，此僞教亂教會之

事爲時甚久，

救世合喇斯托斯生住後受難之處，係在匡斯唐廷君

轄境之內，因君爲奉教所化，常注意於處，欲親往公會

聚議，求其虔誠國母太后耶列納，即久已用心奉教者，

前往聖地，

葩列斯提納之聖所等處，按福音經內載，早已被毀，外

教人因嫉奉教者，連奉教之跡亦皆消滅，合喇斯托斯

之梓宮，以土填塞，上建土地廟，外教偶像，亦有在郭渤

郭發及微福列耶木洞之上者，耶列納命折其廟，毀其

偶，合喇斯托斯之梓宮亦命將土掘去，君命依此洞建

造一堂，因合喇斯托斯復活之名，寄諭二道，一降耶嚙



薩利木之主教瑪喀喇乙一降葩列斯提納之總理使  
伊等精心裝飾此堂復令於耶列汶山微福列耶木洞  
之上瑪木烏喇亞之橡樹林中即係天主顯示阿木烏喇  
阿木之處均各建堂也  
然虔誠太后專心乃覓天主被釘之刑架良久始獲三  
架於地及罪由之橫標然不知其中乃是救世者之本  
架依主教之意將此三架置於病者之身迨釘主本架  
甫置上病者乃即刻痊愈此架曾置於一死者之身登  
時復活緣顯此種奇跡衆疑悉釋遂將此架高舉衆教  
友喜悅叩拜而以口親之且云曰主矜憐是以外教人  
與伊烏豐亞之人信合喇斯托斯者甚衆

榮舉尊貴施生活之聖架時在第三百二十六年東教  
會每年九月十四日以此爲慶賀之日耶列納欲携此  
十字架之一分及釘賜其子其餘者以銀箱儲之敬謹  
封存於耶嚕薩利木每年於大瞻禮六之期將此架請  
至郭勛郭發山叩拜  
維時另有與聖教會可喜之事合喇斯托斯教訓之光  
亦至於遠方如伊微喇亞即今格魯濟亞與耶肥鄂批  
亞天主以一弱息之女而教化伊微喇亞有年幼女名  
尼納其虔誠父母住於喀葩鐸乞亞嗣因父母相繼而  
亡女乃遷於戚家即在耶嚕薩利木因有合喇斯托斯  
聖跡伊遂生熱愛合喇斯托斯救世者之心因多聽言



語爲伊微喇亞處，伊思度化此處野人，及欲引伊烏疊亞之人入奉教，該處一城名木策叶特內有合喇斯托斯之裏衣，曾圖分至一伊微喇亞兵丁之手，此兵携之至此，尼納夢中見天主告之命傳伊教，且有奇跡堅固於伊，一次伊見天主母向之降福，令往伊微喇亞傳教，且予以葡萄枝編就之十字架，尼納遂携此架赴伊微喇亞，途中天主顯現，固其心憂，尼納忽見其手中執書一卷，上書福音經之言曰：因誠告爾，此福音傳於普天下，無論何處，亦必記述此婦之所爲，又有語曰：爾前往傳教於萬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而受洗，尼納與一同伴女，即至耶肥斯，迨與君之公主名喇普錫密亞及

其五十使女，避底鄂克利提昂君之驅逐，而同逃至阿兒畔尼亞，自此復至伊微喇亞，於此尼納依義德而度日，行奇蹟以助受難者，是以該處人民無不知之，自四方所携諸病者，伊治愈之，然拒阻感激云：須感謝我事之天主子伊伊斯，迨伊述爲天主，勸人信合喇斯托斯而得救，多人入教，後尼納之名聲傳至宮內，適后病，尼納以合喇斯托斯之名治痊，而后亦信入教，君密喇昂亦欲入教，順尼納之意，求匡斯唐廷君送主教與司祭等，昂提鄂吸亞之主教聖耶烏斯他肥，於第三百二十六年，至伊微喇亞，新被度化者悉受洗，及予伊等立主教，速於此地建聖堂，尼納續效宗徒之



辛勞傳教於喀叶提亞省，而有成效，其後老邁而逝。  
格  
嚙濟亞，至今每於正月十四日，敬其聖教化者之名。  
耶肥鄂批亞，即阿比錫尼亞也。爲二少年一名福嚙夢  
提乙，一名耶疊錫乙者所教化，其中一人，後爲阿比錫  
尼亞之主教。匡斯唐廷爲君時，在他烏喇達之地，即  
今名克喇木，亦有傳奉教者。  
太后耶列納薨逝後，匡斯唐廷君與其妹匡斯唐齊亞  
合，阿喇乙之徒於伊有力，故伊垂危時，勸君信阿喇乙。  
受不公之審判，應令伊及同被發譴者歸，以爲亂教會  
平安。阿喇乙歸同尼闊密底亞之主教耶烏些微，伊乃  
極暴厲之異端。阿發納錫乙之極大仇敵，蓋阿發納錫

乙，有力指証阿喇乙之異端也。

彼時阿發納錫乙爲阿列克桑德喇亞之主教，雖伊年  
幼，而聲名揚於四方，故阿列克桑德喇亞之主教臨終  
時，指示衆人，選阿發納錫乙爲主教，同堂供職者，和衆  
人挑選伊爲阿列克桑德喇亞之主教，乃彼時爲第一。  
阿列克桑德喇亞之主教有名葩葩，即大總主教之謂  
也。自尼切亞公會聚議以來，又有號天下之審判者，由  
此至終，逝阿發納錫乙爲正教之柱石，爲要緊鬪毆者  
與有力阿喇乙之黨，乃勸君信阿喇乙之教訓與真教  
符者。此黨於君有恩，阿發納錫乙斷然不允於阿列克  
桑德喇亞教會，將重立爲司祭人，乃背合喇斯托斯之



天主性君因敬阿發納錫乙未定令然阿喇乙主教等欲除滅阿發納錫乙因明知伊不能應從伊等之想能常指証伊等不正之意見及惡行以若許假事誣控之君允准命伊仇敵會聚議於提兒審判伊但此議所告之事皆妄言因伊仇敵甚怒而君以爲伊有益恭敬發伊往特喇兒乃在噶利亞地方阿喇乙之徒甚悅危險伊等之仇遠離矣在宮內伊等之力極大在耶嚙薩利木管教會之主教係伊等之徒名耶烏些微伊後爲切薩喇亞之主教主教乃聚會於彼處商議一爲作成聖堂因合喇斯托斯復活名之禮二與阿喇乙相交在阿列克桑德喇亞不論君旨阿喇

乙至時民大亂主教阿發納錫乙不在此教會人仍不與阿喇乙相交君命阿喇乙往匡斯唐廷諾坡勛來自聽其所信主教阿列克桑德兒從旁聽之君被阿喇乙給言煽惑翌日命准阿喇乙入教會主教甚憂不知如何可施行君之命心如焚絲夜祈禱天主求於此夜或將伊斃或將阿喇乙斃此非空求而奉教人無法只可祈禱守齋爲天主保護其聖會尼吉比亞之主教聖亞闊烏乃彼時在匡斯唐廷諾坡勛城亦爲之憂而祈禱天主主日清晨阿喇乙黨從其首入堂然異端者忽覺不好稍離邊而即死人皆寒戰人無法天主全能手施此法保護教會自彼暴厲之僞教此事在第三百三十



七年、復活前之匡斯唐廷甫經其爲君、任畢三十年之令節、欲往葩列斯提納受伊鄂兒當河之聖水而洗、然未果、至復活大瞻禮之期、此禮甚有大儀、市中焚點火柱等、徹夜祈禱於堂、逮東方既白、君予百姓禮物、爲記合喇斯托斯復活之吉期、末次君用大禮儀、度此大瞻禮在匡斯唐廷諾坡泐城、將有病、依醫士之意、赴溫泉沐浴、而仍未痊、覺將死、彼遷往尼闊密底亞之廊外、於此主教等聚會、君求伊等領洗、不但彼時、後有多人乃領洗之事、推後日後、欲先備自己在幾年祈禱改悔、或不欲立刻離棄在先度日之法、及重生往新生活、乃神及聖、教會領洗之後待罪甚嚴、又有信者、領洗能洗去罪、想以屆死之先領洗爲妙、以期赴審判時、淨潔無罪、以祈禱告解而受聖洗、洗時白衣、至死未脫、此事乃在五旬時、至五旬之日崩、其三子遂傳位焉、

軍民人等甚爲悲悼、用大禮儀、將其尸携至匡斯唐廷諾坡泐、安置之於聖宗徒名之堂、因君已經親備墓穴、於此教會感激伊、記憶伊母耶列納、因極熱心、奉教稱二人爲效宗徒者也、五月二十一日、爲伊等瞻禮之日、期耳、

### 第十一章

匡斯唐廷之子等爲君、

聖阿發納錫乙

匡斯唐廷將崩之先、允准阿發納錫乙自配省釋、然此省釋爲聖人久動戰爭之始、於保護正教耳、匡斯唐廷嗣位等之時也、



聖君既崩，其三子嗣位，餘者皆爲軍殺，惟二姪尙存，即噶<sub>渤</sub>及由利昂也。長子名匡<sub>斯</sub>唐廷，得噶利亞<sub>布</sub>喇他尼亞及伊<sub>斯</sub>葩尼亞等處，統轄此處。其父在世時，伊立位未久，而陣亡於軍中耳。次子名匡<sub>斯</sub>唐<sub>斯</sub>，割伊他利亞<sub>福</sub>喇喀而據之。其兄陣亡後，西方等處亦爲伊所攝。伊常從真教訓，十分固保阿發納錫<sub>乙</sub>與主教等，即係爲阿喇<sub>乙</sub>之徒衆欺凌者。第三子名匡<sub>斯</sub>唐齊<sub>乙</sub>，則據國之東方。伊之名常見於史書，因其常干預教會之事及教理之相爭，並不時煽惑教會內亂也。伊性詭譎，而暴虐特甚。伊之親昵皆有勢於伊，而順阿喇<sub>乙</sub>徒之勢也。

阿發納錫<sub>乙</sub>之羣，二載未得主教，而守真教，以大禮迎主教，愈被欺凌，教會更愛伊。其阿喇<sub>乙</sub>之徒，不允阿發納錫<sub>乙</sub>復歸，種種設法，欲施廢伊之計。終於昂提鄂吸亞令會聚議，皆係阿喇<sub>乙</sub>之徒衆，於是廢之，派往阿列克桑德<sub>德</sub>喇亞新主教，名<sub>格</sub>喇國喇<sub>乙</sub>，因阿列克桑德<sub>德</sub>喇亞教會，甚愛阿發納錫<sub>乙</sub>，且曾許自古選擇主教，此理爲假會聚議所悖奉教人守，故阿喇<sub>乙</sub>之徒，竭力欲安置<sub>格</sub>喇國喇<sub>乙</sub>守大齋時，<sub>格</sub>喇國喇<sub>乙</sub>與伊等至阿列克桑德<sub>德</sub>喇亞，見奉教人，仍欲保伊等之前任主教，而求耶吉撒<sub>突</sub>之太守，率外教人與伊烏疊亞之人竭力安置入堂，而逐正教人，欺侮修士，以及女修士，將堂携掠。



一空，興起正奉教之殘虐刑，阿發納錫乙見阿列克桑  
德喇亞之仇敵皆逐害其羣，遂潛逃此城避之，東方教  
會爲阿喇乙之異端無涉，至囉瑪城而止，居有三年，該  
處之大總主教由利乙令衆會聚議，而以大禮重立阿  
發納錫乙爲主教，因匡斯唐斯君保護阿發納錫乙，與  
其兄定欲使其歸自配所，否則將以兵重立被其羣所  
要之伊牧師，僞主教格喇國喇乙既死，阿發納錫乙始  
赴阿列克桑德喇亞，伊歸途實可謂之大禮儀，民如衆  
星拱月，歡忭詢慰，其羣尤悅其首，乃七年身受多難，此  
時在第三百四十六年，於昂提鄂吸亞阿發納錫乙入  
覲匡斯唐齊乙君，以殊恩優待，故其仇敵見君如此，而

生畏懼者，因阿喇乙異端首等背先之行實，以筆審判  
教訓，乃在保護之先也，阿發納錫乙之勝未久，於第三  
百十年間，保護正教之君匡斯唐斯與瑪格年齊乙相  
戰而崩，然匡斯唐齊乙將瑪格年齊乙勝而成一統，阿  
喇乙之徒以絕斷之法，欲害阿發納錫乙，其匡斯唐齊  
乙憎伊者，因曩畏而無法，不得不待甚優，虚心下氣，今  
則成一統，即令教會聚議，第三百五十五年，於密郎城，  
此非爲稽察其教，實爲審判伊，東主教之斷語，令西主  
教亦遵從，有不允者，即發遣，於是西方與囉瑪城悉歸  
於阿喇乙之權中，囉瑪大主教先雖不允阿喇乙之異  
端，致被發遣而無力，後又允背尼切亞之信經，凡皆逢



迎君意，違悖教理，喪心昧良，惟一奉教之主教，實不可搖撼者。君甚怒之，即係阿發納錫乙也。伊安然照舊治理阿列克桑德喇亞之教會，勸人堅固，厚望全能天主。至後欽派大員，前往阿列克桑德喇亞，至則命阿發納錫乙遠避會外，而不宣君旨使觀之。阿發納錫乙有匡錫乙斯唐齊乙之魚書數函，此則君因畏兄而先曰阿發納向公卿告伊弗克遠避伊之教會者，因無君旨耳。以故城內人悉驚，於一次夜課時，主教誦經，忽有五千持械之軍圍堂，時堂中人衆，阿發納錫乙明知此爲擒伊而來，而毫無懼色，立於寶座之後，令輔祭虔誦第一百三

十五章之聖詠云：宜讚榮主伊係善者，以其恩慈永存云云。令民亦歌此通節，既而遣伊等歸家，而百姓皆不欲往，及使留伊一人於堂中，軍兵突入堂中，辱擊衆人，掠劫堂物，於是堂內大亂，然維時仍聞有聖詠聲云：得勝仇敵，以天主之永恩，伊乃行奇跡，以其堅手引導伊斯喇伊人出耶吉撒突。伊記憶賤微，救自伊等之仇敵，因伊恩慈永存云云。後主教亦誦發放詞，乃散阿發納錫乙待民皆出堂，既散後，始與同堂供職者避其相逐之人，因軍等奉上司之命，將阿發納錫乙無論生死務必拘獲，故伊勿克於城內久停，隨即逃出郊外，末則潛藏曠野，於此曠野處，聖阿發納錫乙無所忌憚矣。彼



處隱士愛伊，且忠心保之。彼時耶吉撒突之荒郊山嶺，以及曠野平原，修士及民迨徧。伊等悉忠愛阿發納錫乙。蓋知伊堅護真實，伊於該處亦甚著名，是以此衆隱士修士得以與其相依直殉命。兵卒徧訪之於堂及道院等處而未獲。衆修士皆心愼，聖人甫聞欲訪獲，即避遁他方。如是六載之久，總未逢諸逐者之手。此大主教喜野度日，及勞碌度生，愛捨己之功勞，極嚴隱士亦敬而訝之。彼時君降旨，令於阿列克桑德喇亞各華美之堂，悉付予阿喇乙之徒。堂內之物盡皆取去，如堂幔、祭台、主教座、寶座等，悉昇出，置堂門前焚之，以此爲不堪之故。奉教因無堂，於是在墓間而行事奉天主之禮。如

昔時之被外教驅逐教會，然而於此處亦受欺凌，及刑殺擊扑等害，而阿發納錫乙仍知教會景况，因其友寄書而告之。伊仍能予主見等，書札覆之，誠信者以伊言爲法度，克勝僞教。如是伊雖野居，猶能佐治教會之事，無論何阻，而真得勝能傳廣及堅固教會。主教背教而民忠心，及知聖阿發納錫乙護守教會，彼時伊之苦難極可效爲教會之人。

## 第十二章

修士職

義德昂托尼乙爲隱修士之首，設立修士之會也。伊生於耶吉撒突，時二百五十一年，家富而有名，父母極熱



心於奉教，亦極盡心堅固。伊信及守無玷心，誦讀聖書，並祈禱爲伊教化之本源。且備其靈，獲聖寵，年逾弱冠，而父母俱故，所有資產爲伊所得。伊只有一幼妹在家，伊須照管彼，各享福樂。乃誘幼時，予伊爲虛幻。伊常想另度生之法，然此法伊仍未知，只徒懷此念耳。伊之所欲者，只修道於僻靜之野耳。一次入堂，心想宗徒等，悉將所有揮棄，而從天主，入堂聆福音經之言云：爾欲盡善，往鬻所有，散施於貧人，可獲資於天，且來從我云云。天主之聖寵遂入其心，伊想儼若天主親向之云。此言循其靈志之所向，因久已愛天主，即刻出堂，鬻其所有，分散貧人，從我之此一語，予伊如天主之聖聲，方思忖。

時有幼妹，而實無可如何。又一次入堂，復聆福音經言，又聆指證予伊。此言如左：母爲明日過慮，明日之需，自待明日。蓋各日之煩勞，只足於各日耳云。昂托尼乙將此言銘諸心版，將其妹託付於教中之善婦，自能捨己命與獨一天主也。

被昔揀擇爲修士之設立者，義德昂托尼乙爲修士之大師，先已閱歷修士之等次，初被一年老者引導爲學。各道末則二十載獨居於野，因習練受試，能知他人之體弱。天主相近助之，此二十載內伊之苦難，難以盡述。伊亦難堪，緣飢渴寒冷熱，然伊自云誘惑心中較別誘惑更大，即係彼想此世反心思之亂。伊屢憶戰之際，已



孱弱力倦，故天主以奇異觀助之。一次極難誘惑之後，天主顯現於伊，昂托尼乙曰：善伊伊斯合。喇斯托斯爾何在耶？何爾初未解我之難，天主向伊曰：我往昔亦在此，只待見爾之功勞。有一次心意極力之相戰，伊云：天主我欲得救，然我心思阻滯，倏見有一如伊者，於桌上作工，畢而禱，禱竟仍復作工。此乃天主遣其天神訓及昂托尼乙之志。天神語之曰：爾亦如是爲，及能得救。昂托尼乙嗣常憶此異觀，不時於此異觀覓神精之源而能得也。

伊試修道之難，及受天主近之喜悅，伊明完全祈禱之甘處。伊出僻靜，帶若許神寶，及大本分，以便引路他人。

至人衆，衆悉訝之。蓋伊用克己之苦功，而身體容貌上毫不見，且伊面有光及美色，其面能回照其靈，乃被聖寵照者，雖與人離別日久，然其面不粗鄙，平安，眼有神色，待人和藹，故親就者衆。因伊容貌易識認，如有若許聞名，未曾覲面者，及至道院，見伊而能識之，因信之力能行奇跡，愈人疾病，以言教人，有憂者使之平安，且令怒者安靜之。更訓人愛伊伊斯合。喇斯托斯較之何者，皆爲要。伊言因有天主聖寵，極有力，往僻靜聽訓者，來就聆訓者，中有輕棄塵世，蔑視世俗，而欲與聖昂托尼乙於野度生，因伊徒日漸增多，故此野如天堂。因伊等背諸屬地者，於此誠如天神度生，於此隱士中有會。



居者，即成一會，有散居者，即成獨居隱士。然伊等悉被昂托尼<sup>乙</sup>引導也。伊等善主意之神，渴悉被解於伊一口，引導修士等。伊未予伊等載誌規程之理，載誌規程之典，至後成之。伊亦與弟兄等鬪然如家人父子，命伊等謙遜，愛天主及相近者，義德嗣書數講道之言辭，直留至今。伊教訓人如此，孰若以全心悟化向天主，自然天主教伊何以祈禱，若熱心虔誠，聖神降佐撫之。若人誠缺此輔，真欲得此輔助，聖神定輔之。爾曹祈禱多多益善，早午晚間誦聖詠，手中常披閱聖書，亦多多益善，勿爲有惡，無惡乃爲永生之源。相近者關心生死，爾若得弟兄，即得天主之愛，誰若祈禱，有知覺而有記憶，非

爲完全。因天主曾告云：天堂於爾中者，何意？蓋德行於我衆之中，我儕須以我儕之願而表露之，德行爲何？乃天主造人，靈魂之潔淨，我儕須以靈魂存守，收儲予天主。如伊之物，爲伊認如其造成之物也。

瑪克錫命君驅逐奉教時，昂托尼<sup>乙</sup>往阿列克桑德<sup>德</sup>喇

亞而去。於此事奉諸受苦難者，時常至有死之危境，危險旣竟，伊雖欲殉命，知殉命非其分，又居野，較昔之所去尤遠，居於峻嶺之洞中。於此覓一莊田，以種菜穀，因不欲徒受人之饋送飲食，如是不惟不擾人，且來聆其言者，亦可得之食。民結羣而就之，有被人欺凌者，求伊保護，亦不徒來。匡<sup>斯</sup>唐廷君與其子，亟欲與聖昂托尼



乙來往，以求伊代祈禱。阿喇乙異端起時，昂托尼乙及其徒等，甚有力捍衛教會。昂托尼乙第二次往阿列克桑德喇亞，爲奉教人之強盛，緣有多外教人聽訓領洗之故耳。

聖昂托尼乙享年一百有五。伊曾建一道院，乃與阿發納錫乙爲棲身之所。彼時先不數日，而義德昂托尼乙去世。聖阿發納錫乙論聖昂托尼乙曰：山之道院滿修士，如堂滿聖像，此等人只有誦詠、守齋、祈禱、讚頌天主、誦聖書。伊等所望即下時之益，居野而相愛。伊等不知怨恨、強辯、欺凌、行惡等事。伊等只彼此相效，尤較強於德行。

修士會之設立者，乃義德大葩豁枚。其親於外教，賦性甚強，幼即攻書。於第三百十二年，伊於副君瑪克錫命軍中。此瑪克錫命爲亂，而不順二君，即匡斯、唐廷及利乞尼乙。出兵勞苦之時，義德初見如何奉教者，順其師之訓誡，如何愛及仁，受苦難，雖仍不知天主爲救世者。伊亦祈禱天主，戰畢而亦受洗，赴野修行。被修士名坡列蒙者引導，修道十五年之後，天主令其將散修士，即隱士聯絡於一會。在尼渤河內有一島，建一道院於上。道院因來者甚多，至無可容納，蓋悉欲聽順葩豁枚而得救。伊遂復絡續建數道院於河岸，更建一女修道院，以其妹爲院首。伊於道院擬定條例，衆宜遵循。此規儀



之本、乃貞節虔誠、盡背塵世、順道院首、一小室中居三人、日日同用工、食則同餐、每日數次、公同祈禱、衣亦相同、日夜公同行事、奉天主禮、順梆聲及角聲、衆修士靜而入堂、於此誦聖書、聽尊長之訓、公同祈禱、誦聖詠、主日自一近村來一司祭、行聖體血禮、並予修士領之、依序出室用工、且緘默無言、伊等首與伊等用工相同、若無上司之降福、均不敢他爲、不敢更凡爲、物亦不能當己之物、須供之於公家、飯只日間一餐、惟食菜餌菓等類、若主日、則有晚殮、爲修士行此禮節、葩豁枚考試欲入修道院之人、如是立修士之會、至聖葩豁枚在世時、即有七千人矣、迨百年以後、則有五萬人之多、聖昂托

尼乙之一徒名伊刺喇汶、歸原地葩列斯提納、傍噶雜城、建一堂、自此修道之風、傳廣於葩列斯提納及希喇亞、大瓦錫利乙讀書畢、往觀葩列斯提納及耶吉撒突之道院、後設修道院於喀葩鐸乞亞、亦著修士禮之儀、此禮儀用之於東方、時第五百年、有一修士名薩瓦、乃修士及司祭、伊於傍耶嚕薩利木城立一道院於山巖、沿切德嚕之澗岸、亦定修士禮之儀、東方修道之規禮用於耶烏囉葩之山、如鄂利木普及阿馮、阿馮山長六十里、寬四十里、道院不下二十座、修士所共有八百餘處、修士約共有八千人矣、於西方修道傳廣自東方、聖大阿發納錫乙在彼處時、



書義德大昂托尼<sup>乙</sup>之度日、隨有若許人欲效法之、有  
福之耶囉尼<sup>木</sup>、乃著名西方教會之師、因著肥微亞之  
義德葩韋<sup>泐</sup>之行實、亦有如此勢力於西方虔誠人、有  
若許囉瑪著名之男女、皆欲棄世俗、欲隱修道、微涅底  
克<sup>特</sup>於西方教會爲修道之專設立者、伊予西方修士  
會塵襟之理法、伊非欲其徒共受極難、如東方修士、伊  
只欲峻整節制、勤謹、修士之功中、伊等皆能繕字、因此  
有若許聖人之書、乃至今留存於道院、乃被微涅底<sup>克</sup>  
<sup>特</sup>設立也、  
論奉教會及人修、修士及修道有極大意及力中、修士  
雖真出此世、爲得高道、而伊等實有大力於此世、他人

只觀修士之度日、乃自此世離避、克知奉教人之原藉  
何處、奉教人本分如何、爲上天、宜如何度日、聖隱士之  
榮華及功、令衆人皆來就覓伊等、求教訓與安慰、囉瑪  
之四海虔誠人、皆欲見修士虔誠之度生、觀者不第自  
學、更口述筆傳、隱士言行、聖修道之言行、爲全奉教人  
當之引導、如初學之書、然修士助奉教神靈之虧時、若  
能即助伊等之身質虧、若自己工賞有餘、他人無食者、  
亦可分己之餘與之、在修道院有館舍、於此准住行路  
者、予施飲食等物、自修道院散布施於他方、即囚在獄  
者、飢者亦予之食、有禍害者解助之、欲奉教有身靈之  
益、修士相助奉教之傳廣、消滅外教、修士之高度生、外



教人甚訝之、予伊等爲奉教眞之據、甚難時、修士出與異端戰、指證人、乃避聖教會及背聖教、見修士之虔誠、以及深智慧、有主教等用伊等爲神品之人、嗣修士之勢、尤高於修士內選拔主教多、後只由修士內選之、若論修士之功、乃修士之絡繹祈禱、祈禱爲聖教會、與本國、並生死者并守在事奉天主之禮中、堂課經之全備及榮美耳、

### 第十三章

大瓦錫利乙與格喇郭喇乙格闡聖三者之幼時、大瓦錫利乙與格喇郭喇乙格闡聖三者、同時被天主命奉教會之大事、天主機密之力連合伊等於此世、伊等

之名於史記中亦未分書、俱生於喀葩鐸乞亞、同窗於切薩喇亞有名之學房、學於阿肥尼城、二人悉明以效法調教之力、伊二人之親有十全蹤跡於伊等子、效親之兒自幼習慣、以伊等父母之美好及眞、爲伊等己之美好及眞、知覺人度生之終意非在塵世、係在天上、於伊等加增貲寶之處也、

大瓦錫利乙之家人、久已盡予聖教會、其父乃善談之著名師、亦甚堅心奉教、伊母耶密利亞、如格喇郭喇乙母聖諾納、並如聖阿烏固斯廷之母聖摩尼喀、亦遺我儕表率、奉教之女所宜如何、伊亦在聖人之中焉、聖格喇郭喇乙之親亦甚虔誠、雖其父幼爲外教、而其



母諾納之禱，引導之向天主，伊自不能禱，且不知達微  
德之詠時一次夢，伊頌云極美之歌，如此我極樂告者  
曰，往哉天主之室，甘悅於心衷，伊誠欣喜入天主之室，  
即初爲司祭，繼爲主教也。

聖格喇郭喇乙之母，教養其子之靈魂，較之其父尤爲  
篤切，格喇郭喇乙常以其母爲保護天神，以母祈禱之  
力爲保護，伊勿論何等禍患危險，無不祈禱，其母祈禱  
而主無不允諾，心志聰明堅固，伊於各事極爲用心，性  
安詳，順其夫以導伊向善道，全受難者伊能愛，常云，爲  
能賙濟貧苦，即將其產己身與子允鬻之，  
伊性之品，格喇郭喇乙亦書其一格言之論中，伊愛其

母，此愛如安靜射光在各等危難，照其命，書我母與此  
地相干，即度此生，爲備自己予天上之度生而已，  
有二次許愿，乃捨伊事奉天主，第一愿伊母於極喜樂  
之時，伊母極求天主賜子，所求既驗，母抱其子赴堂，將  
小手置於聖書之上，欲其爲司祭，第二愿所爲如此，即  
於極危之時，即極大烈風，聖格喇郭喇乙赴阿肥尼時，  
此烈風颳有二十四日，天昏地暗，惟見電光而已，此黑  
實令人可畏，彼時格喇郭喇乙尚未受洗，伊心甚恐，未  
獲聖洗而能死，伊祈禱哭泣，欲捨己命事奉主，若救伊  
將滅之靈，天主得此年幼度生之界子，以其爲定堅教  
會，於是忽於海中極大平安，復書曰，我受難不惟我一



人，即我親亦同受難，在我夜觀伊等亦有分於此憂，雖相去較遠，伊等亦爲我禱，乃助之。

伊信緣此禱而得救，此機有大勢力於伊，伊以己爲天主界子，從此則不以己爲己矣。

在阿肥尼城，格喇郭喇乙及瓦錫利乙復又相遇，伊等

之交誼如火星，易爲極高之巨焰，此交誼至貴於阿肥

尼時，因於此城極有誘惑，假智慧，虛華美，因以此交誼，

伊等喜悅，堅爲眞奉教，以奉教之名，較他之名，尤爲華

美，竭力作工，持守己信，然亦不離外教美態，格喇郭喇

乙曰，因有誤敬，被造成者，如造成者，如天地等，我等不

宜輕視天地氣，然我儕須享福，各種華美，我儕須視此

被造成者，即萬物而知造成者，亦如宗徒葩韋湖所云，

掠以各意，悉歸順向，合喇斯托斯耳

於阿肥尼城居五年之後，瓦錫利乙轉歸原籍，格喇郭

喇乙在阿肥尼爲善談之師，迨瓦錫利乙歸家，其父已

去世矣，予伊父之任在學房，伊拒之，因如立於十字路

間，不知方向，因知其較他人美善，且有會善談之學，欲

往一途，然於伊靈魂成別表率，毫不如彼之志，伊疑心

直至受洗，彼時天主聖寵入於其心，伊即捐軀於天主，

定欲捨身修道，

修道院彼時於小阿濟亞尙無故，瓦錫利乙赴耶吉撒

突與葩列斯提納，以便親識，如何度日於僻靜之處，伊



往視修道者、及伊等度日之法、在伊有大勢力、歸時伊止於無人居住之處、而極華美、即伊喇薩之河濱、於此敬讀聖書、致其友格喇郭喇乙書中云曰、天主循我意、賞我居處、昔爾與我所欲者、現今斯誠驗矣、伊以此安靜之處爲實梯、乃登天上、又爲耶列汶山也、然人終不能不知伊居於彼、伊亦難隱匿、初伊不欲再與世人相關、然因人既知伊、皆欲聽伊生活之言、伊亦愛伊等、於彼漸有修道者、庶幾成爲修道院、至後立男女各道院、於此院實屬安靜、平安、難時亦可予人息、如僻靜之泉、往此道院來有孤子童叟、被生活迫累、未享世味之隆、皆至此安靜之處、以尋活道、瓦錫利乙極眷

戀伊等、伊未爲隱士、因伊欲行愛、即依其欲行善而顯其愛、伊亦作修士禮之儀、書曰、我儕有天主之誠命、愛天主、而我儕亦有力愛天主、愛天主者須愛相近者、愛相近者須繼其愛天主、因天主以各種恩慈乃人予相近者、爲恩慈予伊耳、人享福瓦錫利乙常招其友、彼時自阿肥尼歸來就伊、然格喇郭喇乙彼時竟欲靜平安、而往納吉昂、則後先欲受洗、伊以領洗爲其生活之要、能盡洗前愆、而能予天主祭祀所有、即謂其智慧學問才謀與一切、書曰、我以言爲至尊至貴、因我係言之使者、伊早有藏匿禪之志、定欲爲修士、然其極愛親勝其志、書曰、愛父母如重物引我



往下、非愛也、即憐憫、此乃我等靈魂之善情、惜老者有憂者、伊即居於其老親中、爲伊等之倚恃、伊信天主必定愛此、伊久欲與瓦錫利乙同居、然於彼居未久、於美山水丘陵處居同、其友未久而歸家、伊等二人後常記此同居之時、同祈禱、唱經、誦讀聖書、以及爲極苦之工、無數甘心難及彼光亮、乃照伊等之靈魂、能明天主之機密、然瓦錫利乙不久享福於此度生、乃伊謂度生依其心、格喇郭喇乙與瓦錫利乙、此二人皆非常之輩、向伊等及向像伊等合喇斯托斯曾云、爾光之照人亦當如是、俾其見爾善行、而讚榮爾在天之父耳、

第十四章

由利昂號背教者、  
匡斯唐齊乙崩後、阿喇乙徒之勢力敗失、而教會中新禍起焉、即外教人忽驅逐奉教者、然驅逐未久、及顯出奉教爲極堅固、又顯出將死滅外教、重立復活之衆、試虛也、

大匡斯唐廷崩後、其二姪尙存、一名噶湖、一名由利昂、匡斯唐齊乙命奉教之師、教導伊等、度日甚爲嚴肅、如被囚於囹圄者、受洗後、爲誦經士時、命伊等肅守奉教之禮、以及守齋、並令行拜視殉命者之墓、捐貲於堂、然伊等之師因已爲阿喇乙之徒、而不能以奉教德行之、表率、予伊等之徒、無人約束、爲伊等明知福音經訓之



精奧而愛合喇斯托斯教之誠命，匡斯唐齊乙爲君時，伊等所見，乃教會之分爭，互相不睦，神品彼此逼迫，君欺凌教會，此等事不能令伊等愛敬教會，乃滿內亂，長房噶<sub>測</sub>愚拙，且因柔弱而卒。次房由利昂有大伎倆，自幼即極惡奉教會，完畢其學，遂往希臘國及小阿濟亞，習外教之格物學、古文詞，乃依其意見，涵完全智慧，伊相近者即外教司祭，順伊等之勢，則爲反教，自以祀偶血擲傳之己身，而成爲入外教，於是常行外教禮於己身，雖陰爲此，而以大禮爲僧人，因不敢宣示己爲外教之人，因須佯爲奉教，且匿其真意見，心中更不愛奉教，在阿肥尼城肄業學堂中，乃彼時瓦錫利乙及格喇

國喇乙曾肄業成功處，於此伊被引入外教，匡斯唐齊乙君忽崩，由利昂嗣之，因係匡斯唐廷之獨一支派，而外教之黨由是復活，因得有力熱心之袒護者，由利昂生平緊要之志，即係廢除奉教重立外教也。伊遂宣己爲囉瑪與希臘國神之屬下，命各處開創外教之廟，有被奉教拆毀者，而命伊等捐原資復建，且伊於外教之各禮心甚關切，嘗言：「上司祭之位，較之君位尤爲尊崇，緣已得美教化，且爲學問之人，故伊相近者，悉外教格物學之黨及讀書者，然不離外教之妄信，信占卜祝咒等事，觀祀牲之五臟，欲知下事，以關於各外教之禮爲至尊榮，夜間起爲祈禱偶像，清晨起祀拜日，



乃爲伊專敬重者，然伊知外教若不改其規模，與不重修，則不能有力奉教。理顯示予普世至潔淨道之規模，暨爲外教人亦恭敬詫異，及篤實之外教人，亦不悅外教之無道。由利昂以奉教潔淨與德行之風，置之外教，如不准僧人赴公喜處，欲伊等潔淨節制度生，教民令於廟中立施醫病院，並蓋寓處，皆輸已資。伊云：我儕須忝辱，因噶利列亞人，伊如此稱呼奉教人不但養已窮苦，且我儕之人如此欲潔淨及高陞外教，由利昂待奉教以極詭詐之法，伊未施公然驅逐奉教之令，伊諭百姓各從其信，伊登位時，將奉教之被發者命悉釋回，憶望伊等自以其相分爭而卑賤奉

教，由利昂君命奉教之所號，於各處概行撤去，如官房上武旗上等類，而以外教之所號，君於其書及公議論，常譏誚奉教者，伊亦去奉教神品獨擅之權，不准人以遺言而留予教會產，在奉教學房不許誦外教之古書，彷彿因爲奉教聖書及經足矣，又因伊等師者，悉愚魯無才耳。伊所甚忌恨非民，而奉教會之首與牧，乃爲民甚恭敬，君極不愛阿發納錫乙，乃被人以爲正奉教會之倚恃也。

阿發納錫乙，六年未在阿列克桑德喇亞，嗣因其回而由利昂甚怒之。阿發納錫乙至阿列克桑德喇亞城，民



以大禮儀相迎，如天主曾入耶嚕薩利木所用之大禮，城內之男婦老幼，悉皆問安，誦詠歌唱，阿發納錫乙既至，欲重立平安，於被分爭所亂之衆，蓋其甚威嚴及樸實，激發奉教人彼此相愛，亂時有奉教而背真教者，阿發納錫乙亦待伊等仁慈也。

歸回未及一載，又奉旨出阿列克桑德喇亞，非君召回不能復歸，允准召回方可，阿發納錫乙遂出城往耶吉撒突而去，奉教者求君允伊等主教復回，而君怒尤甚，命阿發納錫乙發出耶吉撒突，君仍以此事爲輕，速命將城內主教堂拆毀，拿獲阿發納錫乙於耶吉撒突，即就地正法，奉教哭送所愛之主教，伊安慰伊等曰：毋庸

哭泣，此浮雲耳，速過也。於尼河乘一小舟，往肥瓦伊達，軍士襲其後，欲斬之，將要追及，聖阿發納錫乙命舟反回，而軍卒等未料主教反舟，而問：主教遠否？舟子答曰：速追，則可及也。伊等遂行，主教即棄舟登岸，赴野修道，以覓棲身之處也。君以各種方法，令奉教被賤，用各詭謀，引奉教爲外教禮，命以祭祀偶像之牡血，染濡市中之物，一次於大齋第一主日，斐鄂鐸兒號提隆顯靈，告予匡斯唐廷諸坡之主教曰：禁奉教人買市中食物，誰家無存糧，可煮麥和蜜而食，於教會自彼時每大齋第一主日，即因聖殉命斐鄂鐸兒號提隆之憶，人携麥蜜之食而入堂。



由利昂知伊屋疊亞人深恨奉教者，故極力護庇伊屋疊亞人及伊等規禮及信。伊擬欲重立耶嚕薩利木之堂，以此爲奉教者辱，則自露古先知之預言論拆耶嚕薩利木堂爲誣矣。伊屋疊亞人甫聞此計，甚悅，因重立其堂之意，當可憐民之至尊至貴志向，思重建古聖所，則能有榮有威。彼時伊等又妄想能作自主人，遂結羣成黨，赴耶嚕薩利木，稔知君祖護伊等，於是在各處侮辱奉教者，於數邑苦擊毒毆奉教人，訕笑伊等，無一人護庇奉教者。在耶嚕薩利木城，奉教人受難，自喜幸之。伊烏疊疊亞人漸次鳩工庇材，經營地方，忽地大震，颶風烈風狂起，將工料飛拋，作工之人被重壓斃者甚衆。

工暫停，逾數日工復興，而地復震，較前尤甚。此次凡在基址之物悉皆遷移，所有器具悉被風揚，火自地出，作工者被焚。伊屋疊亞之人大駭，即棄其工作，緣信天主不悅此工，於是信天主而受洗者甚多也。

與碣兒瑪尼亞地之人及波斯國人相戰時，君顯見爲極有領帥才謀。伊末次出兵，與波斯國人相戰，兵潰。伊自喪命，沿途入著名廟宇，虔心祀偶，問於卜士，賞多財，命重修廟宇，再許俟歸時以大禮開光。因初戰奏效，伊此次經耶烏福喇特河，赴極遠之處，因有定能戰勝之望也。而將舟盡焚之，不料波斯國人於險隘之處，將伊圍困，計盡法窮，不克冲出重圍，中矢而崩，臨崩以手執



血向上擲曰、爾噶利列亞之人勝我矣、

彼以合喇斯托斯稱噶利列亞之人

時在第三百六十三年、

軍無統帥、速選國君、由利昂爲君、未及二年、伊盡心欲竭、力消滅奉教、然其本志專顯出奉教之力、外教之弱、世界認合喇斯托斯之潔高理之後、外教難重起矣、受驅逐之禍、予奉教人爲有益之考、奉教者試知同心、及彼此相愛之力、更加聯絡莫逆也、大軍歸國之時、前有十字、示於四方、君爲何教、奉教大悅、各處亦無逐奉教人、日漸安謐、奉教人喜悅、因此真得勝矣、傳教者勸人安善不惡、然素歡喜、而今易爲憂患、雖外教之禍已息、而阿喇乙異端之禍復起也、由利

昂崩後、阿發納錫乙平安歸還其地、然未幾又赴末次之發遣、因東方新君名瓦亮特者、乃阿喇乙之徒、是以真奉教者悉被驅逐之、末次被發、乃主教之第五次發也、閱時未久、末年度日平安、至第三百七十三年逝世、伊乃教之砥柱、比之敵天時甚壽、伊敵之所存者無幾矣、

### 第十五章

聖大瓦錫利乙與聖格喇郭喇乙圍聖三者、

第二次公會聚議、

論聖教會與阿喇乙之徒相戰、阿發納錫乙乃阿列克桑德喇亞之大主教臨終時、瓦錫利乙起、堅心護庇奉



教人、及爲其後手、阿發納錫乙、大事之續、協輔佐、初爲司祭之職、後充切薩喇亞衝繁之大主教、切薩喇亞主教耶鳥些微、因自知一人難易辦理此衝繁之區、即命成聖瓦錫利乙爲司祭、以輔佐己事、令其暫轄、因伊作工不知勞倦、所以司教會之事盡歸其手、實爲主教之事係瓦錫利乙、耶鳥些微爲主教、只有虛名而已、聖瓦錫利乙每日訓人、早晚二次、緣其教訓入堂人多、伊亦常減去其議論、以便伊等速歸、可爲工作也、

聖瓦錫利乙有名於教會之事、及在治理東方之教會也、然我儕能詳明知伊爲教訓百姓者、貧窮人成羣而

來、伊以默示言而教伊等視萬物而憶天主、述造萬物之奇跡、造萬物者之慈善、伊意常向天主、往永遠者、然伊守本善性、能想觀萬物、能用萬物之美、引人歸向天主、聖瓦錫利乙格喇郭喇乙、遺予奉教會善談之書、乃能導人可得道及教化、且能移風易俗、慰憂爲安耳、聖瓦錫利乙之度生、如驗宗徒之誠命、如有欣悅者、則共欣悅、有哭泣者、則同哭泣、見諸其行而知其愛、伊仁慈於窮苦受難者、常云、此等皆可憐者、觀我儕之手、如我等祈禱天主而觀其手、望其恩也、

在第三百六十八年、切薩喇亞省年歲飢饉、人民受大災荒之難、因自他省糴糧價貴、故該處荒難飢不得食、



也。百姓之難，亦伊等牧之難。於彼難時，伊予不足者爲助。伊以言力勸人助受難之人。伊曰：耕農之輩，坐於田間，靠手見子而泣，甫見伊等之婦輒淚流，一撫其枯槁禾苗，即哭如父失成丁之長子，如何罰不繫心於此事者？無殘較此難，誰能治此惡而不治之？因貪財與殺人一等。伊索其產而賣之，以所獲之貲，養育無食者，無論年齒，無論種類，予伊等食。伊以嚴言訓富人，開導伊等之心，及助飢民。伊於切薩喇亞受難人爲新伊鄂錫耶烏。些微主教逝在第三百七十一年後，閣切薩喇亞者，欲

瓦錫利乙爲主教。彼時君瓦亮特被阿喇乙乙異端所惑，用其力護異端，而驅逐奉教者。在消滅正教之法內，緊要者乃將真奉教主教斥革，而用阿喇乙乙異端者。因切薩喇亞教會之主教極聰明，有德行，有名譽，故奉教者，理會伊爲伊等之護庇。阿喇乙乙之黨理會伊爲伊等之阻止，誠不虛也。雖東方君有極大力，亦難撼其卓見。故雖臨處皆阿喇乙乙異端之主教，而瓦錫利乙乙仍未失該處主教之位。聖瓦錫利乙乙乃福音上誌真主教，民之父，母，窮難之友。在教中不可搖動，不憚勞乏，善善惡惡，因切念於切薩喇亞立許多與人有益之處，如寓館、醫院、養疾院。於院內特建數房，以爲長患瘡癩者。聖瓦錫利



乙極疼愛患癩者一見此苦輩則不能不哭以爲較他病者尤受大苦伊等自知人皆恨此疾聖人曰伊等爲我儕之弟兄伊等之性與我儕相同伊等亦如我儕有肖天主之像而依此像受造成若守天主之此像伊等許較我儕尤善合喇斯托斯死亦代伊等伊等亦能接緒天上之後生雖於地不能與人同居伊等與合喇斯托斯同受難爲與伊同得榮光我儕何能輕視伊等乎藐視伊等乎不以弟兄視乎我儕善牧合喇斯托斯乃覓獲失亡者乃堅固孱弱者非以如此訓其羣亦非以如此教訓我儕之性情也乃予我儕憐恤之理聖瓦錫利乙撫綏病人爲弟兄伊常顧視伊等未厭惡伊等且

懷抱之予伊等人能愛伊等之表也人皆以大字號之因伊有專勢力於伊同時之心伊相貌魁偉惟面色憔悴眼目甚有神平安有位之行止此形狀令人極恭敬伊能以微哂爲獎以默能爲責人伊仇敵亦不能不服其道之力其友甚喜悅順此力瓦錫利乙之勢力於神品極大故伊神品極好因而他處亦求伊神品伊亦愛在堂循按規矩華美形狀願事奉天主之禮得調和聖耶福喇木希喇亞之人與瓦亮特君雖迥然不同然見聖瓦錫利乙事奉天主禮時而得相同之默識聖耶福喇木書曰我見伊於天主之室聖所之階上我見此被選之器皿乃在閤衆之前站立乃裝



飾及富足被其言，乃亮如寶石，我見伊若有鵠，色白如雪，狀若附耳而言，闇會亮，藉天主之聖寵耳。瓦亮特君亦見瓦錫利乙誦經時，君察其所屬之地，亦至切薩喇亞，因不願與主教爭鬪，不願與主教辯論，因教不相同，擬欲引伊入阿喇乙之異端，遂先命太守默豐斯特調處瓦錫利乙與阿喇乙之徒和睦。太守較君爲先至切薩喇亞，即令瓦錫利乙先來，主教照常安然而至，非如受審之形，真如吉日。然太守處有許多官吏，人身帶刀械。太守初待伊甚恭且媚，勸伊逢迎君意，認阿喇乙之異端以爲真教。然既見徒費舌唇，即勃然變色，且不稱主教瓦錫利乙，直云瓦錫利乙，爾何敢不服。

大君，爾一人何恬不爲恥，固執不服。瓦錫利乙對曰：萬不能順阿喇乙之非。太守以抄家殺身等語恫嚇之，而伊對曰：爾只可恐嚇他人，爾何能抄一無所有之家。縱罰我亦不懼，我現今所居亦非我之所有，普世當歸天主，我如游歷流寓之人，故無論發遣於何處，各處亦可爲我有，殘虐我亦難，因我幾若無身，爾若擊我一下，我即能死，則不爲殘虐，死當予我恩。因死引我至天主，我於地上居，亦予天主也。聖人如此而言，太守異之曰：至今我未聞有人與我如此言者。聖人坦然答曰：若然，爾未嘗與主教談耳。時君亦至切薩喇亞，太守即奏君無法可施，雖恐嚇主教，待伊以和藹亦難爲益。君聞之，心



甚敬愛聖人，蓋君知瓦錫利乙之教爲正也。現若背阿喇乙之異端，則心甚愧怍，惟有待機而以言爲恭敬。瓦錫利乙機會速到，將屆聖三現世之瞻禮日，君與其扈從者入聖瓦錫利乙誦經堂，於眞奉教俗人中而立，顯其與主教有關係，人滿於堂，立於海之波濤，層疊次序，毫不紊亂。唱經者調極諧和，於至聖所寶座之後，面向衆民大主教立焉。見其行動眼光，如不睬君有在此，身長而整肅，衣大主教華美之衣，手持權杖，立直如屍，榮威赫然，其眼神注視寶座，圍伊者依序而立，虔誠司祭輔祭等，容貌儼若天神，聖之美，專銘於神品之心。聖寵之平安光曜照祈禱者，君因而胆怯，又因默識之心，見

此情勢，爵位中心搖動，伊忐忑不安之狀，他人亦皆看出。伊往前，至祭臺獻伊禮物時，手顫不止，然他神品不知大主教之意，無人敢接其禮物，君身不自主，勢如將仆。有一司祭近前扶之，主教見君獻伊禮物，並非傲慢，甚爲恭敬，不忍使君於衆人前蒙羞，即親收其禮物，逾數日，君復入堂，欲聞瓦錫利乙講道，嗣求伊允其入聖所，於彼談論教之理。聖瓦錫利乙良久，用大力述說教之眞教訓，君詳細聞之，傍觀者見伊認瓦錫利乙之教爲眞，以後待正奉教人溫和，不准欺侮伊等。然此君施恩不久，而宮內諂臣與阿喇乙黨之主教復譖唆之，故君怒瓦錫利乙而將伊發遣。阿喇乙之徒極



大歡悅，眞奉教者，極爲憂慮，得君旨之後，天尙未明，第一夜命瓦錫利乙出城，因恐民亂。

天主保護聖人，以其全能之力佑之，是夜君之六齡太子病甚危，君命良醫治之而無效，君熱心祈禱天主，再拜頓首，亦是枉然。皇后於是夜所夢不祥，恐子將死，奏於君，因伊等侮大主教，而致罰其子有此疾病，君恥，因侮聖瓦錫利乙，立即下旨，遣人求聖人所禱，其子遂愈。嗣再不敢侮慢，雖他省極力驅逐奉教者，而喀葩鐸乞亞省安謐如常也。然切薩喇亞之主教，享平安之福未久，因與異端不時相戰，心力勞乏，艱苦備嘗，故身體衰弱，於第三百七十九年正月初一日去世，其友格喇郭

喇乙於伊故時，未能親視其終，因彼時伊患重病，聖瓦錫利乙之末言如此：天主哉！將我靈付於爾之掌握矣。聖瓦錫利乙因憶事奉天主禮之華美嚴肅，而爲功甚多，伊曾作聖體血禮儀，又誌一書，訓誥神品，如何作聖體血禮，早堂禮節，悉本其意作之，在時課經中許多祝文，聖詠經之祝文，其聖體血以前之祝文，亦伊所作，五旬瞻禮之晚經，跪誦祈禱，聖神降臨，以及安置亡人，亦伊所作，在伊書，聖瓦錫利乙予聖教會智慧，善談聖詩之寶，聖格喇郭喇乙論其書，名爲六日造成萬物，曰：我誦其書之時，如與造成者關切。

聖瓦錫利乙生世後，即爲有權衡之人，奉教之謙遜，難



壓其認伊勝他人，有人曰：瓦錫利乙謙遜於天主前，而  
格喇郭喇乙謙遜於人前，連格喇郭喇乙亦不免其傲。  
然曰：雖伊傲慢大，竟不能過於其愛，恩慈小弟兄等，又  
曰：如見大田，適滿各種花卉，香氣襲人，見此花卉者，竟  
欲採之，而不能立採其至香者，如此則亦不能覓至全  
第一德行，然依伊耶穌斯合喇斯托斯及葩韋之訓，  
第一緊要之誠，惟愛，即衆誠命之精奧，而此誠命緊要  
之分，乃愛窮苦者，憐恤同性之人，德行中天主極愛乃  
仁慈，因天主乃愛也。  
瓦亮特爲君四十年，首善之主教，均歸阿喇乙之黨，爲  
奉教有害，其主教與官員等，皆保各種異端僞教，因異

端遍滿世上，興起愛闡聖三之論，闐闐嘗聞辯論，即工  
商平人等，平民亦辯論，合喇斯托斯之天主性，以伊與  
天主聖父及天主聖神之天主性爲如何，  
各種假教皆准，惟尼切亞之信經爲不准，而常逐之幾  
輔正奉教者，一堂皆無，故行事天主之禮，時伊等隱匿  
聚會，或於山野，或於樹林，於彼處伊等之仇敵，亦屢次  
攻之，正教者受其大難，欺壓凌辱，仍乏保護，瓦亮特君  
崩後，奉教人望始生焉，悉觀那及昂則之格喇郭喇乙，  
爲惟其一人，即能愛己教會，教訓真實及重立所散教  
會，伊等迅速致信予伊，求伊速至匡斯唐廷諾坡泐，照  
看正教之羣衆，聖格喇郭喇乙無可奈何，循其父之所



願被成聖爲司祭，不得已而從其友瓦錫利乙所欲，被成聖爲主教。伊甚敬愛，且懼得神品之機秘，以自爲不堪事奉大天主，乃我等祭祀及我等司祭首，然此神品之職壓其靈魂。格喇郭喇乙素性以度日爲憂，而彼時其更甚憂視生活。彼時伊予一友書曰：我失瓦錫利乙，我失我之神兄。我現能與達微德曰：我父母離我，我身柔弱，我友不可相信，教會無牧，善皆滅，起亦惡。我儕入於黑暗，難見表望之樓。合喇斯托斯安息。匡斯唐廷諾坡。喇教會之求語格喇郭喇乙以爲天主之命，此時伊度日，而甚爲謹勤，雖只三載如是勤謹度日，而重修匡斯唐廷諾坡。喇教會聖格喇郭喇乙以神力與議論之。

異怪善談而作，觀其相貌亦係平人，而人聞其有極大之名，則思伊必爲有大位，好相貌，甚光彩，然其實則不然。所見者只身矮體弱，伊臉有弱及乏之迹，因照看屢流淚而臉有憔悴之形。伊平常之衣藍縷如丐，然伊令人忘其容形，因爲溢出人願外者，伊將其潔淨之靈，捨予聖教會。伊之樸實謙遜，度日之聖，如日之光照煦育田間枯死之苗。伊以天主田忍耐着，且從前作起，至匡斯唐廷諾坡。喇居於戚家，此室漸漸成堂，每日聆訓者甚衆。彼施訓傳教，誦經，伊以此堂命名阿納斯他錫亞，即復活也。伊擬於此真教可復活，初無多人來就此窮苦堂而聽訓，然自伊議論而來聽其訓者遞加增。



益此小堂幾不能容在匡斯唐廷諾坡城一次亦未  
有若此勸人言之大力外教人異端人及淡泊之俗人  
乃愛聽新來傳教之師全被其善談之言所誘彼時於  
堂講道人開首先言曰安和予衆衆答曰與爾安和乘  
此規聖人告伊等勸人之言論安和之風曰天主因寵  
愛人默示自己爲愛我儕以愛爲天主因何彼此忌恨  
我儕傳平安因何以力而戰伊戰與異端之失以勢力  
堅固誠實嚴肅然伊待人極謙和故漸得人心在阿納  
斯他錫亞之堂說闡聖三高妙之議論時伊大仇敵亦  
默默無言於堂伊議論時百姓數次斷之以妙哉妙哉  
由此伊得號闡聖三者然伊盡心與惡及恨戰伊常聞

阿喇乙之謗及譏哂阿喇乙異端等遇伊而哂其貌不  
揚甚至以石擊之如是身漸弱而無力有一次於堂議  
論云余速離匡斯唐廷諾坡城歟於堂遂興痛哭內  
一人狂呼曰若爾自逐己爾逐教訓爲聖三出此堂此  
言有大勢力於伊刻允許不離伊等伊極願換予百姓  
失之眞教爲聖三在彼一議論曰我有膽敢與宗徒葩  
韋泐同說我愛爾等欲我離合喇斯托斯只爾儕與我  
偕立同讚美聖三  
然不得已乃眞無力欲稍歇息遂避之於村聖格喇郭  
喇乙如聖大瓦錫利乙亦甚愛萬物伊能覓實安於信  
於祈禱然其信與祈禱能增長若觀萬物之美在議論



伊喜悅論日之光、月之華、青草之綠、花之香、泉流之聲、鳥鳴之聲、天主萬物之美、萬物乃讚美天主以莫可名言之語。格喇郭喇乙速歸其事、彼時伊教會得勝、即彼時新揀幼君大斐鄂鐸錫乙至匡斯唐廷諾坡喇城、伊末次重立一統於大囉瑪國、賢而有武力、英氣萃於身、伊顯奉教道理之力、天生性暴躁熱心之人、用心忍壓其怒、制其情慾、善於改悔、性至仁慈而寬宏量度、伊詔擊破外教而滅、受洗自莎倫之主教、以尼切亞之信經爲獨一真信經、反此信經即爲異端者、命還真教人之堂、乃阿喇乙所擄掠者、阿喇乙異端主教出京城、君親率格喇郭喇乙入皇城之堂、彼時奉教呼云、格喇郭喇

乙乃主教者、數次、此大禮予謙遜。格喇郭喇乙極爲難堪、伊俯首蹠躑、似不願意、因見阿喇乙異端之徒甚怒、且讓之、因無力時、天亦如欲此大禮、維時天有黑暗之雲、迨聖格喇郭喇乙入堂、則雲開光現、民見以此爲祥瑞、無不問候新任主教、

格喇郭喇乙續親待異端甚寬厚、雖於伊議論極力辯駁、伊等而不欲君使嚴法待阿喇乙之黨、因阿喇乙異端被先君力護庇於國、傳之甚廣、且自己生若許歧途、乃皆不相符合、在此歧途之中要者、乃戰聖神之歧途、緣阿喇乙異端背伊伊穌斯合喇斯托斯之天主性、亦難怪、伊等背聖神之天主性也、此異端乃興自阿喇乙



異端人名耶鳥諾枚此異端極有力而且傳廣因匡斯唐廷諾坡勛之主教瑪切鐸尼乙保護伊故亦有伊之名卽瑪切鐸尼乙之異端在第三百八十年至少有三十六人主教順此異端如是逾尼切亞公會聚議五十五年之後仍須在公會聚議定正教會之真訓此公會聚議在匡斯唐廷諾坡勛城乃第三百八十一年被斐鄂鐸錫乙君召傳東方教會主教一百五十人前來公會聚議開昂提鄂吸亞之主教名畔列提乙然伊逝世後代伊聖格喇郭喇乙爲會首瑪切鐸尼乙異端之主教等不欲於公會聚議議論卽歸回公會議主教等考究異端乃出自阿喇乙

之異端末乃斷之孰爲異端定不改易尼切亞之信經只增加教訓爲聖神及講解教理爲教會爲受洗及復活來世等事如此我信聖神施生之主出於父偕父及子同一欽崇藉先知者嘗諭我信惟一聖而公宗徒之教會我認惟一聖洗之禮可獲罪赦我望諸亡者復活並來世之生如此成尼切亞及匡斯唐廷諾坡勛之信經卽現在存守者是也此公會聚議之規程乃至七而決斷辯論爲異端者復授洗之及第一次分斷主教等權衡及治理依囉瑪國之分治如官之相轄之治理在各京城內立大總主教如在囉瑪立大總主教予西方在匡斯唐廷諾坡勛城



予東在阿列克桑德喇亞城管轄阿福喇喀在昂提鄂  
吸亞管轄阿濟亞及在耶嚕薩利木城乃雖非京城然  
因有聖所之意故與他京相同囉瑪因古爲第一處匡  
斯唐諾廷坡湖城爲第二處大總主教所轄乃大小邑  
之主教等同伊等之府分治此法至今守存之然彼時  
有數緊要城乃各司己會不順大總主教謂之爲耶克  
襍兒合

聖格喇郭喇乙不能俟公會聚議畢事因主教等相辯  
論意見不合彼乃倦乏身弱無力求放之野度日是以  
議畢非伊首而大總主教者名涅克他喇乙聖格喇郭  
喇乙即向其衆判袂贈言甚能感動人心伊盡遺其羣

伊言向民可爲善談之跡伊甚惦念誰爲伊後任以續  
其事伊曰爾等予我後任乃有潔手有好調教乃能於  
此職堪以事奉伊所欲驗在第三百九十七年如願涅  
克他喇乙死後爲匡斯唐廷諾坡湖之大總主教乃金  
口伊鄂昂也

末六年格喇郭喇乙居於安靜地方乃其父所遺之別  
墅迫那及昂則城屢求伊親來會議然格喇郭喇乙身  
弱多病不能前往惟以筆墨代之伊度日極嚴如幼時  
伊老時以祈禱作工爲樂其孤獨勞碌度生伊愛以詩  
述其記如先爲度日如童福於其親室時又如相關切  
之交誼與瓦錫利乙如伊在僻靜勞苦憂愁及在度生



烈風中靈魂之柔弱，伊書曰：被病勞傷，我作詩，而能得喜樂，如老天鵝，乃述予自己，其翅羽之聲。大主教卒，向天主而去，乃在第三百八十七年，伊自幼時，得天主之聖寵安撫之，伊自幼潔淨度生，極愛奉教會及全聖，尊高，似此之人，不數覲哉。

### 第十六章

聖金口伊鄂昂

伊鄂昂乃照乾坤之燭，爲普天下師，教會中之棟樑，在奉教之初，係最聞名傳教之人，其嚴言能責古時奉教之天下，乃彼時淫風澆俗甚盛，其訓言能使人棄邪歸正，得自新之路，衆惡逼，雖伊言照普天下，而此榮耀美

盛生活，未竟有謫遭難良苦，生於昂提鄂吸亞，在三百四十七年，家素殷實，而爲名望之族，伊於懷抱之時，而失怙，母昂福薩年未二十而寡，視此子貌肖其父，甚愛之，嘗觀其子如見夫，而青年守節，再醮之意念盡絕，惟一心在此子矣，教子靈魂，愛之所於子當永慰及力之泉源，幼從外教學中讀書，緣彼時由利昂爲君，不准奉教設立學校，伊穎悟過人，好學甚篤，不惟憲友奇之，師亦異之，伊以天子之聰，及善知之才，於外教格物一學，不能不近，然不致爲其所惑，即自學出，以此世之衆歡娛勾誘之，伊心志堅固，分明清濁，衆誘無由得入，而外惑交攻，不時蠱動，心遂如懸



旌焉。因伊錦心繡口，達理能言，人皆慕愛。然伊終不以  
此世榮華富貴介懷，意終抱歉，是以情願領洗歸入奉  
教。伊領洗於昂提鄂吸亞之主教，咩列提乙領洗後，伊甚  
得主教歡，遂責成一職，使其於堂中誦經，其職甚微，居  
神品之末，惟於寶座後誦聖書而已。伊自領洗後，得重  
生，先之所好，今皆屏棄矣。然現供之職，總未滿意，先求  
榮之心，今悉易爲修道之念。伊見修士之行，無我即無  
身，始終不渝，心甚羨慕。然其母乃許以伊予天主，不准  
溺入此道。因愛子難捨之故也。伊不能將其生活之樂，  
移入此道。伊嘗誌書，我母若聞知我之此志，握我手入

室，於生我之牀前靜坐，流淚傷心。所說之言，定使我較  
見其流淚，倍加酸楚。母曰：吾兒，母守節數十年間，惟汝  
能安慰我之心。見汝之貌，如見汝父。汝自懷抱時，常能  
爲我歡，我即望汝爲我終身之依。汝今憐孤寡之日，勿  
使我再無依無伴。况汝父臨終，我淚已乾，至今時勿使  
我再灑淚矣。汝俟天主許賜我早死，彼時任汝所爲，願  
汝再隨我暫忍，分我憂。我從未負汝，汝亦不可負母，致  
招天主之怒。云云伊順母所求，侍母曲盡孝心，直至壽  
終。

母故後，伊克償故志，赴郊野遊於昂提鄂吸亞附近山  
林之中，見有修道之院如林立，如在天上，遂擇一善者



而居焉。凡四載，以修道爲表率，因篤信此表率而度日。有福，然有福之日未久，後伊因曠野荒郊之寂靜壓其心，然伊不使心煩躁，惟訪尋一年老隱士而依之，聽其所命，無不順從。其後復於一山洞而居，二年未見一人。凡此勵志修行，備嘗勞悴，身體精神，日見衰弱，遂復回昂提鄂吸亞而去。伊在外修道六年，得獲聖書之至奧，並深信人所不可見聞之真實，且將此世之大聖人，大隱士之能力，伊盡得焉。

伊自歸返後，聖啤列提乙將伊成聖爲輔祭，後於三百八十六年，聖啤列提乙之後任主教名福刺韋昂者擢伊爲司祭，於堂中講聖經，教誨本處人民。伊初次上堂

講經，對人所說言語聞名，因極謙，伊曰：如今非夜耶，抑非夢耶？以童子而授若大之權，其又誰信耶？惟求爾等祈禱天主，施力助我，因我現今祈禱甚乏，故求衆祈禱助余，爲換天主所與我典業。伊有一書名爲司祭內論，司祭宜如何所行，書曰：若尋管理教會者，照顧普衆靈魂之人，必須擇其十全靈魂，高超較衆靈魂百倍。如古時之薩烏泐，身高於耶烏，嚙人者，方可與爲司祭之職。伊思自己不堪充此司祭之職，然望天主之輔助。如伊曾助宗徒撒特兒者，宗徒雖背主三次，終歸愛主，天主仍輔成之，因伊有望也。

合喇斯托斯命撒特兒牧羣之先，曾問伊愛主否，伊答



云愛金口伊鄂昂嘗曰由彼時以來若有人欲牧羣必須先以愛合喇斯托斯爲要伊亦以愛主之心而成聖己之靈魂故而得道行精神聰明堅忍而照顧其羣於是十二年之間本處之人盡能聽其教稽自宗徒等傳教以來未有如伊之能令人誠意歸信天主也於昂提鄂吸亞城中有十萬奉教之人耶烏嘯人以及外教人常聽其訓雖不能知覺底蘊而聞其言者無不悚然起敬如昔時大先知用言勸化人心伊言亦能令人泣下因宗徒等之名堂於該城中爲要伊於此傳道因百姓誠服其言均稱伊爲甘言者蜜言者天主之口者一次一婦人聽其所講心傾服遂立而曰我等靈魂之師金

口伊鄂昂爾之訓誨深奧無窮我等平人焉能全通達言竟金口之號愈真愈傳教會亦以金口而呼之矣伊之行實於昂提鄂吸亞人反亂時大有可觀

昂提鄂吸亞之人亂因加賦而人民不堪擾遂曳君之偶於闌闔中辱詈毆毀而亂後皆悔悟畏罪至晚百姓皆安有司飛馳入奏伊鄂昂於此亂之際非教誨百姓亦因此亂及憂不能聽聆其言迨後民安撫伊鄂昂始於堂中勸慰衆人曰我有何可說况現今非言語之時乃可嘆之時非傳教之時乃祈禱之時爾等之罪大瘟疫之災極甚非醫藥所能爲非天主不能爲力可愛之弟兄等將汝等之靈魂給我仍施從前之法先曾在此



快樂現在只有專望天主，勿煩愁，與我等靈魂者，較我等照顧，我等得救還多，惟有盼望，天主必輔助，民亂之風聲一起，國君聞知，即欲將昂提鄂吸亞城拆毀，將所有城內之人欲盡消滅，老主教福刺韋昂親赴匡斯唐廷諾坡，求見國君，寬赦斯民，以彼盡改悔也。此處由京城相隔甚遠，老主教不能速回，城內之民皆無不驚，恐被君殺戮。此時伊鄂昂欲將百姓帶至獨一平安之處，即聖教會也。屆大齋之期，伊鄂昂每日講道。此年較之他年，尤有大聖景，於昂提鄂吸亞，所有演戲跑馬之場，以及彈唱鋪戶，皆停止關閉，無不願意祈禱，城市成一大教會矣。聖人書曰：爾等及爾良心，爲憑我等從此

苦難中皆得益甚多，誰在先沒見堂，現已來到，今此街市無人，堂中滿座，人皆知街市招煩惱，堂中得平安歡悅也。

福刺韋昂見君後，並不代民掩罪，竟曰：民雖當死，然求

君如合喇斯托斯之仁慈，赦小民，及榮光奉教，乃與人

力寬恕仇敵，肥鄂鐸錫乙允而赦之，曰：汝去安慰伊等

一見引水人，即可忘却從前烈風之難，將屆復活之吉

期，主教回帶君之恩詔宣之，城中人皆上堂，聞詔甚喜，

改悔前非，感謝之至，伊鄂昂在堂向衆曰：我等當感謝

天主，不惟因其免去我等之難，即因給我等此事，奉教

會中仍有榮光，誰無一人能安慰此民，只有金口一人



而已。非奉教會，未有能求國君而能免斯民之大罪。彼時囉瑪國君能赦衆民之罪，惟因伊係奉教之人也。此事於外教人有太權勢，於是願入教者不知其數。雖伊等初入教堂，因皆有窺探之心，而後於此處得聞重生之語，聖金口在此誨人年既久，故人民愈加親愛恭敬。伊格言之論遺留甚多，其所遺大半盡係在昂提鄂吸亞城內所言。聖伊錫鐸見曰，人若不看此書，如午時不觀日光，聖金口格言之論，可以永垂，永爲傳教者之表率。因其言論發由心中，其心無他，只是誠心信主愛合。喇斯托斯仁心而已，故能有如此權勢。於昂提鄂吸亞地方，奉教人雖初次得合喇斯托斯門徒之名，而至後

奉教之淳風，漸次不佳。京城之人，尙繁華虛飾，金口之言，能使人聽之復興奉教之初風。其訓人，不僅使人以言及禮爲奉教人，而使人依順舊規，行善及愛人。伊甚用心，推廣仁愛，伊仿照宗徒葩韋合喇斯托斯之故轍度日。伊欲普世人有好處，使人盡屬合喇斯托斯。伊雖仁愛昂提鄂吸亞之人，然天主忽令伊離此，予其新難交戰。伊之榮華於國中太矣。匡斯唐廷諾坡勛之大主教名涅克他喇乙死後，大肥鄂鐸錫乙之子阿兒喀底乙君親選伊鄂昂爲大主教，故伊隨百姓之願，及君之旨，爲大總主教。因恐昂提鄂吸亞人，不使伊鄂昂出去離開伊等，官等詐誘伊至京城，城中百姓無不欣悅相迎，惟其仇



敵甚覺不悅，不愛伊鄂昂人之頭目，乃阿列克桑德喇亞之大總主教名肥鄂肥勛，心雖惡之，而亦不敢不順君旨，而認伊鄂昂爲大總主教，以故其惡心不但不消，反倍加厲。伊鄂昂至後，有多少禍端在焉。三百九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伊鄂昂接大總主教之任，第一日即知其功甚艱，聖神之新付予堅固伊，以其權爲其新任之職。彼時聖教會之景況將微，規模漸弛，風俗浸敗也。起初金口不爲人所喜，因其相貌枯槁，身體侏儒，不能令人見而敬重，惟二目通明有神，貧苦人有難，皆見伊求其輔助，其殷實有勢及游惰之徒，伊待之甚厲，因其度日甚嚴，自早至夜，惟知作功勞苦，故城中游惰之人

皆忌之，由是羣興告揭，而伊並無過尤，亦不理小人，然伊於有礙天主之事，亦不能容，必然興起利齒，誰亦不能阻其質証之辭，諸事亦難蒙昧。京都中從未聞其所說之語，大爲有財勢以及淫亂之輩所忌，有權力之人忘其分，不公之問刑官員，及各種大臣賊盜所惡，然伊鄂昂之用功，日甚一日，在各村中另建新堂，伊鄂昂勸人祈禱，欲事奉天主，禮中大儀文，伊以唱經爲要務，書曰：除唱經之外，難使靈魂激發，而出此世，思超升天界，以好唱詩能發我等之愛，我等之性以聽唱爲平安，猶如懷抱赤子於啼哭時，悠悠平安睡去，乳母手抱小孩唱歌，小孩不哭，即平安，人不拘作何功課，少有惰意，若



唱歌曲，即能立刻增長精神，蓋靈魂一聽聖經之頌，一切煩難憂愁皆消，其經上之詠，乃成聖之泉源，經上所載係清淨靈魂之言，聖神下降於唱經者之靈魂，唱聖詠者若明白唱，天主之聖寵真能降伊等，伊鄂昂愛聖堂，藉其格言之論中而見之，伊以自己作模樣予人，而使人亦藉己善規而推廣德行也，書曰：實教訓出自效人，下堂人非教訓，非傳教也，然未入堂者看下堂者之目光，聲及容平安，即知上堂者必得最大之益於靈魂，以其喜形於外也，此乃至好之法，勸教訓人，我等下堂須如被成聖者出聖所，以使人見我等如得最大之寶帶出。

伊作事奉天主禮儀，著聖體血禮儀之書，將以大瓦錫利乙先所著聖體血禮儀之書，稍加刪減，並立徹夜堂課，立帶十字架行走，隨唱和詞之課，伊以表率及言，教訓神品，皆各盡各事，各安本分，於是教會如重立，百姓成羣赴堂不絕，伊甚用心引導阿喇乙異端之徒入於真教，乃於郭提人居多，自伊等中擇神品予伊等並給一堂，有期講事奉天主之禮，屢次傳教，其言藉繙譯者代達於民，伊甚惦念照顧，爲於遠方傳福音，伊派傳教者赴斯乞斐亞，郭提人，斯刺挽涅人之處，於京城伊漸得人所悅，如在昂提鄂吸亞時，然伊亦甚愛被伊所提出，立在寬道者，伊向教會曰：爾等乃我之父兄子女輩，



爲我骨肉身體，度生，我之安慰，花冠，榮耀，

其末數年遭遇之難，難知其如何爲小人所害，如何德

行受難，皇后耶烏鐸克錫亞與耶烏特囉皮乙太監及

阿列克桑德喇亞之大總主教肥鄂肥此三人害義

德而廢之，

阿兒喀底乙君寵倖之太監，此內監初求君選伊鄂昂

任大總主教，伊以爲己之一助，又可得一友人，不料受

職後，不與伊爲助，反力証其惡行，伊大悔，阿列克桑德

喇亞之大總主教肥鄂肥初本不悅，及伊鄂昂陞爲

首主教，愈覺不爽，陰蓄不良之心，將欲害之，皇后耶烏

鐸克錫亞因耶烏特囉皮乙內監爲君之寵，漸形挾制，

甚惡之，遂結好於太總主教，以爲己助，給資建堂之外，

常與資財求其代爲博施，藉此虔誠以望得大總主教

之歡，於三百九十八年，一次大總主教將聖人之尸，自

城外移於城中，皇后同帶十字架者及神品而行，並未

穿戴冠履，大總主教見而心動曰，皇后必當爲天主謙

敬之奴，如美天神，後伊並未藉大總主教之助，竟將內

監耶烏特囉皮乙廢斥，迨伊稍掌國權，即待伊鄂昂不

似從前，又值大總主教之仇敵讒譖，言伊於堂中宣講，

有譏誚皇后之語，皇后聞讒言忿恨，因素性驕傲，好弄

威權，遂生欲害之心，然心中明知，大總主教所證伊之

罪，並極嚇伊，天主審判時必罰，不誣，均係彰著者，隱奏



於君、君即下旨問伊鄂昂爲何如此大膽，在堂中宣講譏誚皇后，伊鄂昂回奏：我爲主教，億萬靈魂責付於我，皇后若知自己毫無過，雖聞之何怒之有？況我所說亦未題名道姓，專指其人，我只教誨人民，不作惡事，后見大總主教之權勢不可欺，心遂懷恨，雖倍加忿怒，而亦不能自主，陰與伊鄂昂之仇敵，如阿列克桑德喇亞之主教肥鄂肥勛親近，隨謀商公議，論控告伊鄂昂之言，及揭參之，會議時共得主教四十五人，均係伊鄂昂之仇人，俱在督布諾村會齊商議，共擬出二十九款，然均係誣控無耻之辭，如內中指伊敢將皇后較如耶襍韋勛等事，此無理之會，竟將大總主教廢斥發遣，君即以

此議斷定之。

此事一發，城中人民爲之大亂，滿城之人均赴大總主教居室而來，至則晝夜不散，環繞其室，若城然訛言傳之尤甚，不但欲發遣，尙欲將大總主教殺害，百姓聞此風聲，所有至堂均係代伊祈禱，其本堂之前所人民如於市，皆欲觀望伊鄂昂，並欲聽其言語，於此危亂之中，惟一伊鄂昂反覺安然，向其羣曰：無論何人亦難將我分離爾等，縱然我等地方不同也，而此愛仍相聯絡我等，及至死後，身雖亡，靈魂尙在，亦不能忘爾等，目前之事爾等勿須爲憂，此非緊要，爾等將愛我表明於信，我有天主之典質，我並無力，我依天主之力，我有伊之聖



書乃爲天主之典質爲我安然之依據伊所言爲我護衛其所云何乃我與爾等共於此世滅之合喇斯托斯同我我尙懼誰天主欲如何我便如何則余之願也伊若留我於此我便感謝若將我拔上伊處尤感謝而已次日午有一人傳宣君旨命伊鄂昂出城伊鄂昂曰我不敢違君旨因我不願藉我而流血言訖急登舟此舟乃預先所備登時於衆人眼前而過倏忽不見次早城中百姓紛然復亂滿堂如市祈禱愛念大總主教罵詈伊仇敵之聲盈於路至夜間地震皇宮禁中及附近之處響聲若雷之厲皇后等無不恐嚇皆入君之寢宮哭喊而言曰此因我等驅逐義德之故是以天主如此降

災求陛下急下旨仍將義德召回否則我等性命難保君即親筆書詔飛寄伊鄂昂力白此事非伊所爲請因天主之名即轉回城派人去後又連次令人去之其急迫恐嚇之形不堪言狀民間一聞此信羣聚於匡斯唐廷諾坡湖之海岸邊泊舟而待其中有開舟往迎之亦有停於馬頭待伊至問安者至夜間各處所泊之舟皆懸明燈兩岸火光照如白晝及大總主教船到歡樂之聲滿地無不喜舞然伊鄂昂並不入城欲使前會議之斷語盡焚燒方入衆民甚爲不樂皇后急欲伊鄂昂進城以安衆亂應之於是衆民前擁後護齊唱聖詠聖歌將伊鄂昂衛隨入城送至堂中於堂中伊降福衆人大



聲曰、天主命我離此地而須讚頌伊、天主命我回此地而亦須讚頌、天主命我遇烈風而須讚頌、天主止烈風而又須讚頌、

此番新會議、主教共六十五人、宣前督布諾之會議係誣假、由是金口者復整頓其羣、居未久、不安時後逾兩月、皇后前所恐懼者盡忘、因有權勢而惑聰明、思欲於闌闔之中、塑一自己形相大偶、遂於大總主教堂對面之場院、竟塑一大偶人、迨開光之期、一切禮甚周、然均按外教之禮、喧嘩亂雜、唱曲鼓樂、絕無規矩、堂中正在宣講之時、而對面鼓樂大作、曲調嘈雜、堂中竟致不能歌詠、伊鄂昂於堂中所宣之論甚嚴、後有人告於皇后

在伊鄂昂之論有話如此、伊囉底亞達又跳躍、又攪亂、又求伊鄂昂之頭、后聞之愈怒、大主教屈復活之吉期、是期一切禮於京都之地過於各處、於大總主教因聖莎肥亞之名之堂中、皇上因欲顯出聖金口爲主教、不按理、故不願得聖體血於伊手中、使人命聖金口不必上堂、而於大瞻禮七、有三千多新信者、欲於該堂中領洗、是日早、伊鄂昂上堂誦經、正作領洗機密時、忽有帶兵之卒、譁然入堂、將大總主教標出門外、民因保護主教、故互相毆擊、均有死傷、新受洗信合喇斯托斯者皆被驅散、於是兵刃相擊之聲、婦女號哭之聲、受傷痛楚之聲、死者掙命之聲、滿堂大震、有人將伊鄂昂擁回其



家新信主之人皆無奈入於城外領洗之室亦有進浴堂者均於該處被神品以聖水授洗而作機密此皆被兵丁所阻而未能畢事者未幾而兵卒亦已追到此處矣

是夜匡

斯

唐廷諾坡

泐

城中人烟稀少百姓皆迴避伊

鄂昂仇敵所轄之堂而行至城外皆聚集田地中以便聆復活吉期之經大主教在家中如被囚禁不使出入屆五旬瞻禮之期伊始聞確音判定將伊發遣不令人知潛行發出伊欲一往聖莎肥亞堂以期與衆神品遺留後語百姓知伊在堂羣聚於市望主教出堂大門而大主教與衆神品及衆同堂供職之人等降福教誨話

別判袂自後門而出隨同押解之兵卒至馬頭登舟赴配百姓候久未見動靜皆知不妥無奈至海岸望之至則主教之舟已揚帆而去矣其百姓有欲入堂者司閤阻之不准進內百姓紛然毀其門闖入之兵卒見勢難阻止皆以兵刃擊刺於是喧嘩之聲復興於堂中維時烈風大作是夜天降以火此堂皆成灰燼且延燒至內閣以及王公大臣之居幾乎延及宮禁伊鄂昂之無耻仇敵云此災必伊鄂昂所作然聖人病且無伴而仍孤身以赴配所其仇敵欲使伊在途中多遇險難多受折磨然伊沿途所過地方到處人皆迎之待款愛敬甚篤聖人患瘡勞苦路道崎嶇難行行七旬至阿兒

兒  
畔  
尼  
亞



之山內枯苦錫村，該村之人見伊，皆憐愛之至，優待異常。伊病若失，身如復生。該處之主教名阿疊泐斐及該處土民，皆樂於爲善，爲被發遣者得減禍難也。聖金口患病三載，仍以著書爲務，欲教會有益。伊不辭勞苦，因知天主與伊相近，所有教會衆人格外關心。故伊仍勉力於枯苦錫村，仍如於大匡斯唐廷諾坡泐爲普世之明燭。伊於彼處，復與東西之主教教會信札往來，及各方修道院之隱士等互相書啓，其有謁伊談道者，伊仍善待，不厭煩勞。於是歸之者不獨近處，及匡斯唐廷諾坡泐與昂提鄂吸亞等處之人，亦來相問。伊之名復振，其仇之者皆有恐懼之意，故欲絕害金口之徒。

於四百有七年六月間，又下詔發遣，有二卒將金口驅至皮提汶特地方，在黑海極遠之岸邊，兵卒得令，押解金口，待極殘虐，意欲使金口受痛而死，遂遵令而行。毒虐過於惡獸，三月路途，行至闊瑪尼城。伊鄂昂不堪其苦，一步難行，遂止於聖致命瓦錫利斯克之墓側。於此得異觀，聖致命顯應伊前，許伊將於此難速得救超升。翌日力弱難起，而兵卒強曳之，及見伊垂危之形，不得已，仍將伊帶回原處。伊即求二卒，將其領洗時所衣白衣穿上，領聖體血而死。曰：爲萬事榮光於天主。阿民，聖人死後三十年，大總主教普囉克泐求君肥鄂鐸錫乙號年幼者，將聖人之尸移回京城。君允此事，大設禮



儀、御駕親臨哈刺乞東城迎聖尸、俯伏柩前、求聖人寬恕伊皇、父皇母阿兒喀底乙、耶烏鐸克錫亞昏亂之罪、於大匡斯唐廷諸坡勛城之海口岸邊、舟泊排列、燈火輝煌、百姓歡迎聖柩、其歌舞歡樂之聲、連天滿地焉、

### 第十七章

公會聚議之第三、四、五、六次、奉教之教化廣傳於東西二方、甚堅固、於東方因聖人等傳教修道、不辭勞苦、故天主之言流傳至極遠之處、聖金口伊鄂昂心極關切繙譯聖書、各種夷戎等之語、及教化夷戎、東教會使傳教之人赴極遠之處、聖修道者安然居於夷戎界中、毫無畏憚、以福音並己之虔誠

度日之規模、度化伊等信合喇斯托斯、聖隱士於彼靜室勤勞學習、並講論天主之言、因於東方度日之法、聖及神、西方之虔誠者、多有赴東方而來、故此於數百年、東方大有勢力於西方教會之度日、

彼時學問聚於教會、外教漸滅、雖有著書者及格物學人、亦不能與教會相敵、蓋因教會於第四百年間、爲事教會、引聰明之大力、入教之人乃高心有深知、並非平常善談之人、如東方大瓦錫利乙、其兄格喇郭喇乙、又格喇郭喇乙、闡聖三者、伊鄂昂金口者、阿列克桑德喇亞之、大主教名乞喇勛乞普兒之主教耶批發內等是也、



因人皆甚留心於教會中及教中各事，興起極大辯論，擾亂，以先異端漸敗，而新起者仍廣傳極有力。阿喇乙之異端，被審判而廢，不能再興前勢力，而伊苗尚存，以另樣而興起，誰敢云伊伊穌斯合喇斯非真天主之子乎？然辯論考查天主之性，有人以伊伊穌斯合喇斯為天主，非人，惟有人之幻影，或有以伊為人，乃有人性而非天主，不過受天主之幸臨耳。別有一種人，將伊伊穌斯合喇斯分作半係人之性，半係天主之性，分為二，且言至聖女生伊伊穌斯合喇斯，人性即生伊為人，故不欲識伊，不欲稱伊為天主母，此異端之為首者，名涅斯托喇乙，乃曾充昂提鄂吸亞

之司祭，後充匡斯唐廷諾坡勛之大總主教，因伊惑君肥鄂鐸錫乙號年幼者，伊故升此職，伊著其名以其嚴於度日，學問，善談，而得名。初亦甚露其急意誠心消滅各異端，一次伊以格言之論向君曰：爾與我無異端地，我則與爾天國，阿喇乙異端及他異端之人，大被伊窘逐，誰若稍有與教會規矩不同，伊即申飭而責之，不料竟成不堪異端之首也。初伊隱己之惡，而令同堂供職名阿納斯他錫乙，在堂中將其意道破，一次於堂中司祭論合喇斯受人體一事，其時主教亦在座，彼勸人將至聖女不為天主之母，因伊係被造成者，故不能生養造成者，聞斯言為



可惡，即問大總主教。大總主教以此意見爲眞，此異端之意見，乃被聖教會所貶駁。於初百年時，至今唆令衆人生怒，司祭名普囉克用大力質証涅斯托喇乙之過失，而伊仍強辯，並因民皆不順其教訓，伊愈怒，以權迫貶伊之人，惜其恃君及皇后之寵，彼時君弱無能，大肥鄂鐸錫乙君崩後，即位伊二子，一名阿兒喀底乙，一名郭諾喇乙，阿兒喀底乙之後，其子名肥鄂鐸錫乙，號年幼者，乃昏弱之君。涅斯托喇乙因君寵伊之便，不但續傳其教訓於匡斯唐廷，諾坡勛，且書其議論，分發予各教會，及各修道院，隨傳至遠方。伊著之書，傳至耶吉撒突，該處修士因此書之訓而亂。

阿列克桑德喇亞之大總主教名乞喇勛興爲其羣及所有奉教者之保護，自異端僞教伊著公書分示於人，又書信予涅斯托喇乙，証駁此異端囉瑪之大總主教名切列斯廷，亦助乞喇勛而証之。涅斯托喇乙見衆已亂，求公會聚議，而君虔誠姊名鋪勛些喇亞亦求君命公會聚議，時在四百三十一年六月初七日也。涅斯托喇乙之異端爲此會議所貶，會中二百餘主教，皆書此斷語，將涅斯托喇乙革職而廢之。聖教會之教理論，天主子受人體所述如此，我等誠識我等天主伊耶穌斯合喇斯托斯乃天主之子，十全天主，十全之人。



也，有明之靈魂及身體，伊開闢以前，即爲天主，而生自天主聖父，末時伊爲人，乃爲救我等，生自瑪喇亞女，故二性成爲一，故此我等誠識伊爲獨一。合喇斯獨一天主。

聖乞喇迦回阿列克桑德喇亞續治理教會，直至亡故，即四百四十四年，因極熱心於真教，惦念消滅於耶吉撒突所餘之外教，伊所著論闡聖三之書，大與聖教會有益，此書之要旨於天主受體之教理，及貶駁僞教，乃論此教理，伊著衆聖書之講解，又作至聖天主母祝文，曰：慶哉天主聖母童貞女，滿被聖寵者，主與爾偕焉。云云，又作大瞻禮六之時課儀，涅斯托喇乙於近昂提鄂

吸亞之修道院，住持數年，忽被發遣於耶吉撒突之荒野，然伊異端之根，於阿錫亞，特於波斯國及阿兒咩尼亞甚深。

於匡斯唐廷諾坡迦速興新亂，虔誠主教等，乃真願聖教會平安獲益，惟恐聳聞聖三之辯論，乃有大難於教，伊等深知有辯論，即有仇敵，有辯論而有人乘此及貪財相嫉，求務虛名，然阿列克桑德喇亞之主教名乞喇迦者之後輩，名底鄂斯闊兒乃好名，驕傲而有隱惡之人，有己謀，而保護耶烏提吸乙之新異端耳。

耶烏提吸乙乃匡斯唐廷諾坡迦修道院之司祭首，及涅斯托喇乙熱心之仇敵，貶論涅斯托喇乙之異端，而



亦墮於新異端之內，乃係涅斯托喇乙異端之所更者，伊定言，我等天主伊伊斯合喇斯耶穌斯合喇斯之人性，被天主之性吞，故此須識伊伊斯合喇斯耶穌斯合喇斯只有獨一天主之性，此異端稱為獨一性之異端，有數主教告耶烏提吸乙之異端於匡斯唐廷諾坡勛之大總主教，名福刺韋昂之前，有一主教欲考論耶烏提吸乙之意見，於私會聚議，乃是彼時會議在匡斯唐廷諾坡勛，愛平安福刺韋昂不願興起辯論，因知於此虛空活變案甚易未細攷其言，即為異端，因教會平安未久，不願復興變亂，用心私勸耶烏提吸乙自認其過，然而徒勸，故私會聚議必審問及命耶烏提吸乙往受審判，耶烏提吸

乙屢次不欲前來，後既至，隨有兵丁身皆携刃，主教等訊伊，伊所答皆雙關之語，而藐視大總主教，而教會質証其異端，將伊革職。

耶烏提吸乙並不遵斷，欲主教會又考伊教，伊保護之

多人，於昏弱君肥鄂鐸錫乙禁中，庇護伊者，皆告福刺

韋昂為異端之人，愆君命於耶肥斯城公會聚議，君從

之，遂成此會議於四百四十九年，此會議之首，名底鄂

斯闊兒識耶烏提吸乙之教為正，將福刺韋昂廢斥，修

士之黨，乃甚忠心於耶烏提吸乙同衆帶刃之兵卒，均

係為底鄂斯闊兒所招集者，羣皆向前扑倒福刺韋昂

而毆傷之，數日後，傷重尋卒，於此會議間甚無次序無



規模亂雜喧嘩毫不嚴肅有名耶肥斯之劫盜不虛也  
彼時囉瑪之大總主教名列烏及東方衆主教等亦皆  
即求君更命新公會聚議不料肥鄂鐸錫乙駕崩皇姊  
普泐叶喇亞及其夫瑪兒乞昂君令於第四百五十一  
年第四次公會聚議於哈泐乞東城  
此公會聚議於聖致命女名耶肥密亞之聖堂共有六  
百三十餘主教君與后亦至彼處會議之首乃大總主  
教名阿納托利乙係福刺韋昂之後輩耶烏提吸乙之  
異端大被褒貶耶烏提吸乙及底鄂斯闊兒被廢革職  
又一次褒貶涅斯托喇乙之異端將囉瑪之大總主教  
列烏之函誦畢即述教理曰伊伊斯合喇斯托斯乃

眞天主及眞人爲天主伊永生自天主聖父及十全像  
伊爲人生自至潔貞女天主之母除罪外十全像我等  
人伊受人體之後有二性而成一位者此性在伊雖相  
連而不相合亦不改不分不離哈泐乞東城之公會聚  
議既定以先三公七私會聚議之斷語及匡斯唐廷諾  
坡泐之大總主教較囉瑪之大總主教權同而不如其  
貴哈泐乞東公會聚議百年之後辯論之亂仍未免除  
一黨歸耶烏提吸乙之異端一黨歸涅斯托喇乙之異  
端此二黨彼此各保自己之意見以聖教會師傅之書  
及講論伊等按己之異端因此辯論傳於人後亂至極  
處必須再命第五公會聚議君由斯提尼昂第一便於



第五百五十三年，令在匡斯唐廷諾坡泐第五次會議，此會議並未有新定之教理，只又一次居然褒貶涅斯托喇乙及耶烏提吸乙之異端。

由斯提尼昂君將其誠識伊伊斯合喇斯托斯之天主性與人性述於祝文，乃仍彼時係五百三十六年入聖體血禮之儀，此祝文如此，天主之獨一子，天主言，永不死者，爲救我等，甘藉人體孕於聖母永貞瑪喇亞，不易本性而爲人，被釘十字架，以死滅死，乃聖三之一，偕父及聖神，同一欽崇之天主，合喇斯托斯救我等，然闡聖三之辯論仍未止息，反又興新辯論，乃論獨一願意，連於合喇斯托斯救世者之位中，連同其性，因在六百

四十八年大總主教求君下旨，乃謂爲信之式樣，此旨未准論此爭競之案，如有論者，殺之，命人皆從公會議斷語，故興追究不順君旨之人，彼時有眞保護正教之人，因伊等之仇敵亦受難，如囉瑪之大總主教瑪兒廷及瑪克錫木誠識主者，乃被聖教會尊貴如聖人者，暴虐匡斯唐齊乙君崩後，匡斯唐廷第四爲君之時，在第六百八十年，命第六次於匡斯唐廷諾坡泐城會議，內共一百七十主教，互相紛論，後始定斷語，識在伊伊斯合喇斯托斯按二性二願意也，不相混淆，亦不分散，十一年之後，此會議又起於皇宮名特嚕利，爲議論教會之禮儀規矩，此會議以宗徒等之八十五條規程，



及公與私會議之條規，爲教會之例。此會有名特噶利之公會議，又有名五六會議，因補前之第五及第六公會議也。

於第六會議，有一甚熱心保護真乃克喇特之主教名聖昂德噶，彼時伊爲耶嚕薩利木大總主教之幕友，後爲克喇特海島之大主教，因伊虔誠，甚盡心於教中，故著名焉。伊著改悔規程經，乃於教會大齋之第一禮拜內所誦者，末後達瑪斯克之伊鄂昂，補其作規程之歌頌也。

### 第十八章

西方教會師

聖阿木鳥囉錫乙，有福者阿鳥固斯廷，與有福者耶囉尼木。

聖阿木鳥囉錫乙，於西，如瓦錫利乙，於東，大瓦錫利乙，自認其品行與阿木鳥囉錫乙之品行同，不虛也。伊二人皆能以機密之力，收服人之願意。伊等二人皆遺芳跡於四百年之教會。

阿木鳥囉錫乙，生於第三百四十年間，出自名家，父係囉瑪人，爲噶利亞之太守，統轄該處其權如君。以阿木鳥囉錫乙所著之書，與其生平行實，而觀之，以其有名之親，與祖父皆爲顯宦，並不驕傲，而相近者皆必有勢於伊。伊嫻習爲司伊覺會，與顯貴無異，不但不懼高爵。



大位直待之若與己同位分焉如己有大權蓋伊自知其道高於伊等也伊曾於囉瑪城讀書因其端謹好道以爲其品行之本而非關係與京都之淫俗學業既竟以其學問才幹並相交大臣出仕堪以速著清聲伊他利亞之總領破囉布甚爲親近伊且甚訝其有治獄之才舉之於瓦亮停君授伊爲利固喇亞總理阿木鳥囉錫乙赴任與總領判袂時總領曰往此問刑不如官而如主教斯言乃予其爲預示言況其行實之內載伊運氣有奇怪之先兆如伊幼時嘗於花園內偃息搖車之上忽有一羣蜜蜂向伊飛集伊乳母大懼欲揮之其父如先覺此事甚爲奇異情而止之此蜂飛集搖車與其

五官之上且出入其口耳之中然竟無恙後遂飛騰漸高至不見而去其父揣度此蜂之憶曰聖書曾未言乎善言如蜜蓋以甘而醫靈魂必驗於此子也其蜂之飛騰漸至不見即如其明悟有翼乃令人心內覺甘而於地汲引登之於天矣

伊爲利固喇亞總理第四年時仍有一奇事利固喇亞之省城乃咩底鄂郎城此城主教不爲囉瑪城所屬其主教阿烏克先提乙爲阿喇乙異端之人故後其咩底鄂郎城之人求君揀派主教而君准其自擇自然正教人與阿喇乙黨之人皆用心各選各之人充當主教揀選主教之禮於主教堂中肇極大之分爭如人喧嚷不



一而作，忽總理入堂，勸亂會平安，言甫畢，正在岑寂之間，聞有童子細聲告云：阿木鳥囉錫乙主教，蓋衆皆以童子之言爲天主之默示，故正教及阿喇乙之徒等，忽同聲呼曰：阿木鳥囉錫乙主教，阿木鳥囉錫乙主教，阿木鳥囉錫乙心甚驚訝，而竟不能置喙，然百姓呼之愈急，伊等此時竟將分爭不睦之事忘却，皆同心願意以天主所選之阿木鳥囉錫乙爲主教，無不敬愛伊，然伊一時亦無爲主教之念，且又未曾讀聖書，彼時亦非奉教，惟爲啟蒙者而已，然百姓之願勝，不得已始從其運，自正教之主教受洗，後八日之內，繼諸職至主教之職，阿喇乙之黨與正奉教者，請聖阿木鳥囉錫乙接任，因

信伊而覺伊道之力也。

阿木鳥囉錫乙得主教之職，後爲至此時不知所爲，惟每日極嚴盡主教之職，早祈禱畢，每日上堂行聖體血之禮，下堂則誦聖書，觀希臘註講之書，及厄喇更之註解書，因若教他人，必先己學，人而共見，與之商議，若有人求助於伊，則立時置書而盡力爲之，迨畢，仍執卷而閱，伊曾爲貧者之友，然並未却著名及富足者，以作奉教之益，與國之大臣，依然交好，晝夜讀書著講道理書，係於主日及大瞻禮期，向人議論於堂，百姓皆甚愛伊，伊亦甚愛百姓，然伊得名於政事，伊爲主教之先，乃輔政之人，爲國之大臣，迨受主教之職，伊之事仍有先體。



因定自己神靈居高而視地下之威安靜戰亦平安而爲有權衡爲主教之初仍見其膽壯不羈之態因一次君瓦亮提尼昂第一上堂主教向伊致問並糾其宰相之無理乃竟敢擅操國權在瓦亮提尼昂第二君時阿木烏囉錫乙極力褒貶滅外教於西方外教較之東方有大力在囉瑪城至著名者仍於伊等舊外教亦非因知其爲正教而緣驕傲不能背其祖之教外教人亦能爲大臣內閣中亦有奉教及外教臣伊等之區別自此昔時內閣塑有得勝之金像其前建有祭台專爲祭祀之用而大匡斯唐廷君已毀無存迨至瓦亮提尼昂君第二內閣外教黨思欲重立而奉教之爲內閣者阻之

以故聖阿木烏囉錫乙告其一議論其議論內顯其認伊護教之真伊致君書云與聖教會不相符合斷語主教不能允若伊等求爾爾允之必定將爾逐出教會爾入堂不必覓司祭若覓司祭則定不順爾君未允外教人所請雖外教尙未消滅而如爐中之火漸至微燼聖人與外教之黨亦未甚戰然與內閣阿喇乙異端之黨伊相戰甚久爲力甚難也

皇后名伊屋斯提納十分熱心爲阿喇乙之徒伊相近之人皆係阿喇乙黨之人如司祭等因見蜜朗主教阿木烏囉錫乙之勢大於伊他利亞而阿喇乙之徒漸就勢消伊心中大怨在三百八十五年復活禮期向主教



要城外之堂，予阿喇乙徒。後向其討城內至大至美之堂，而主教安然拒其所求者。皇后兩次遣人告於主教，須讓君權。阿木烏囉錫乙答曰：我之所有以及性命皆能讓捨，而萬不能予讓聖所。曰：神父不能擲天主之堂。君於歸天主者亦無權衡。城內民大亂，執一阿喇乙之司祭欲擊，而聖主教庇之。君遂遣兵收取聖堂，而兵皆歸向正教。伊等皆曰：我等至，欲上堂，以便與主教偕爲祈禱可也。

皇后無法可施，乃末允不收取。然阿木烏囉錫乙知此爭未完，於次年君下詔云：阿喇乙於各堂中能誦伊等堂課經，如有敢阻者，定斬不赦。又命賜阿喇乙之徒蜜

朗城外之堂，正教者皆驚，而主教毫無恐懼。君雖有大

力，而未將主教搖動，言其不能離去祖宗之遺業也。君令之出城，伊不忍棄其羣，奉教者畏恐爲其命，求伊入

堂。伊於堂中七晝夜不出，民擁滿而哭於堂，爲伊祈禱。彼向衆者曰：爾衆祈禱，可爲吾之保護矣。

然軍士圍堂，進則可，出則不可。末則皇后明知無力，如是主教勝矣。

於三百九十年間，有一極大之事，僅此事即於聖教會史記之內，永遠誌傳。阿木烏囉錫乙與君肥鄂鐸錫乙之名，於莎倫城民亂，肥鄂鐸錫乙君雖有極好之心，篤行善事，仁慈，然招伊怒時，亦致爲不善。彼時極怒之際，



命將莎倫城中之人，不論爲亂與否，一概斬之。主教勸君須施憐恤，然宮內參讚諂媚慝惠君行，勸其不必仁慈，止須嚴厲。君乃下詔，逾數日悔而無法，爲勾引民聚一處，使於戲園作大戲，聚有數千餘人時，將門封鎖，命兵無論何人盡皆擊殺。一時園內殺死男女老幼四千餘人。此事聞於國中，民悉大怨，因奉教君效涅囉，皆觀仰聖教會，盼望阿木鳥囉錫乙而待聖教會指証及報仇。阿木鳥囉錫乙興起爲保護人，君欲至蜜郎城，因甫犯罪，故阿木鳥囉錫乙極難視伊。伊等二人皆有堅願及熱心之信，彼此友誼相愛，互相明白。阿木鳥囉錫乙遂出城而往外去，遺予君一信，內曰：我不敢安緘默，我

不敢容讓罪過，我令爾改悔。爾乃人，既爲人須當改悔，流淚自卑於天主之前，我求爾勸爾，爾國之罪爾爲洗之。因天神及天差役首，亦不能赦免爾罪，惟獨一天主，乃改悔之主，彼能曲賜矜恕。我愛爾而爲爾禱，爾當知，爾若上堂我不敢祭無血祀，若爾信我，當納我言否，則恕我，我仍較爾多愛天主。

嗣阿木鳥囉錫乙與君初會於蜜郎堂之門，君置主教之信函於罔聞，仍依規上堂。然主教於門前阻之曰：爾犯罪於天主之前，爾以何足入其院，以何日觀其美。爾手被血染者，而欲舉爲祈禱，速出勿重爾罪矣。君答曰：達微德王曾犯罪，而竟邀赦免，曰：爾若存憶達微德則



亦當存其改悔。

君謙遜伊犯罪於普世人前。然伊悔改其罪亦公然。在八月內。遵阿<sub>木鳥</sub>囉錫乙之命。君不敢入堂。由此堂被逐。伊覺如自天堂被逐。末後主教命伊與改悔者入堂。君與改悔者偕立。共負己罪。求天主恕之。君哭曰。天主藉爾言。令我活也。

傲而難勝大國之主。認天主之僕。即有權舉手降福及証置。因道不可避之理。

大君與大主教交誼之事。末顯於阿<sub>木鳥</sub>囉錫乙遺傳之言。乃告在肥鄂鐸錫乙柩之側。其崩在第三百九十五年。言內曰。我甚愛此人之仁慈。謙遜。潔心。及性情老

成。我愛此人。乃肯聽指証而恨諂媚言。乃不論君位。於衆人之中。堂內流淚爲悔其罪。俗人尙愧。而君不愧。即公然告解。我甚愛之。故有大憂。哭爲其死。然我有厚望。我等之天主。聽我所禱。爲此無惡之靈魂。在三百九十七年。大瞻禮七。安靜喜悅奉教之大神父。悠然而逝矣。

聖阿<sub>木鳥</sub>囉錫乙在西方教會立使二所之唱和詞。乃在東方之教會。久已用之者。伊屋斯提納皇后逐正奉教者。奉教者有大憂。滿於堂中。爲鼓勵伊等。阿<sub>木鳥</sub>囉錫乙立二所遞相接連唱聖詠及他歌頌。得勝阿喇乙異端之後。聖人作一感謝讚美。乃云。如此我等頌揚爾



天主云云，即此頌自創入東西教會，於蜜郎城各堂之內已立東方之規矩，又作一聖體血禮之儀。有福者阿烏固斯，停生於三百五十四年，在阿福喇喀之城，名他噶斯。他母麼尼喀，幼時嫁於外教人，其夫甚無品行，極放恣，且行爲不端，因其安順承並愛其夫，其夫亦愛其奉教規矩及禮，以己好度日，故亦將伊導入合喇斯托斯之教。在大小各敵之事，亦仍欲爲和睦，伊爲安和之神，不但於自家並於他家。伊教道其子女等予天主，然其長子招伊流淚甚多。伊自言其長子阿烏固斯，停游於不信之黑處，伊以祈禱眼淚而重生之。阿烏固斯，停書，吾自幼聞有永生，乃係爾天主子之謙。

卑賞予吾等，伊受我等罪人之身，我生之後未久，我母乃有獨一望於爾，畫十字於我額上，予我食爾之機密鹽。如是預備自領洗，而仍未果，因彼時受洗必須及歲，然伊幼時有病，故急求領洗，而伊病愈仍未領洗，其親令讀書於瑪達烏兒城，伊於彼大有成效，然效其同學者，自十六歲度日極亂，伊善談有成效，其父甚喜，伊如此無道，其母乃繫念伊之弊端，歇息之日，伊自更回家，其母見伊無真信真理，心未潔淨，伊往喀兒發學時，其母甚恐然允其去，因夫故後，已亦遷移於彼處，可以不離其所愛之子，然其愛子亦常令伊流淚，蓋其度



日難堪，性甚淫，惡亦多，後竟入歧道，僞教。伊謗天主之意，母甚懼，將伊自室內逐出，未則極痛泣其子，乃伊以爲死，日夜求天主，救其子之靈潔，及生活，乃予伊爲至寶。阿烏固斯停書，天主彼時自天爾手臨我，因爾忠奴僕之求及淚而感動爾，我母之哭爲我，較子死亡爲尤痛。因伊見我死者，予爾，爾聆伊矣。天主，爾未拒之，乃伊向爾祈禱之時，淚如泉源，天主哉，非爾予之平安夢於。是夜乎，乃彼見後，復允我入其室，與之共食耳。其母嘗得夢如此，有極大之憂時，伊夢如立於羊腸之徑，忽見有天神至其處，有大光甚悅，伊即和緩而問曰：何以每日流淚乎？答曰：因我子之靈將消滅故也。天神

笑謂曰：勿懼，爾回首，爾立之所，伊亦在焉。伊回顧，見阿烏固斯停果在，復書，我母告我此夢，我意伊必順我意見。彼對曰：不然，因天神未告我，我欲立於爾之處，然告我，爾欲立我立之處。

然此夢仍未速驗，緣阿烏固斯停九年，仍游於劣行誕妄之處。摩尼喀求一聖主教度化其子，彼對曰：時尙未至，爾母動伊，爾爲之禱，仍泣求主教寬心祈禱，不能消滅此涕淚之子。違背母之願，阿烏固斯停往囉瑪，於彼爲善談之師傅，然病甚重，今不求領洗，反訕笑此聖機密，因失其信德，然天主之奧旨不可測，其踪不易追，時在密郎城，無善



談之師傅求囉瑪之太守名希瑪合伊將此職任付予  
阿鳥固斯停至密郎城將聆聖阿木鳥囉錫乙講道彼  
書天主密引我就伊爲伊公然引我去往天主矣  
主教待之甚善彼即忽覺主教之收服力在滿人之堂  
中一二時之久盡心喜悅聆其講道初伊甚愛聞之因  
阿木鳥囉錫乙之善談能循循誘人其貌令人可愛阿  
木鳥囉錫乙在阿鳥固斯停有大勢力雖志昏迷亦能  
誠信其言耳  
至後願歸啓蒙者摩尼喀聽其願歸向天主極平安喜  
悅將不出堂祈禱爲其子能悟化向天主  
在阿鳥固斯停之心內極難爭伊以奉教爲獨一之道

向明亮而救而此識交鋒熱衷情伊將於罪中度日之  
習慣不易棄之如遺也因極願從真亦常思己之過失  
有時言出於至誠天主救我而非今聖宗徒葩韋書  
乃被伊學習有極大勢力於伊收服其驕傲寬其心懷  
伊書云天主爾言入於我心甚深爾如攻我於四方我  
不疑永生雖我見伊如對塵障之鏡致起猜疑然我知  
爾乃獨一萬物之本源決意於爾終無他欲然論奉教  
之度日我仍有疑我心仍未淨潔因有舊本覓救世者  
知真理甚歡悅於此小道也一次往阿鳥固斯停及其  
友名阿利批乙至一同城之人名彭提尼昂爲奉教者  
來訪伊與伊晤談時客見桌上有宗徒葩韋之書故



大悅。伊不料阿烏固斯停竟有如此之書。即伊謂天主及信之力。告如何於耶吉撒特。有名昂托尼乙。乃甫聞福音經上之言。爲甘心貧窮。立棄己之名利於天主前。又言。如何各等人均被合喇斯托斯之愛勝而出其家。及往僻靜處。及修道院。以祈禱勞碌。一切之事爲奉天主。聞此阿烏固斯停之心甚爲震動。致聲色勃然而易。故知其心甚亂。伊出院而心戰慄。遂恨己之疑惑捨去。已而予天主。伊書。天主爲往爾處。不用舟車。惟用斯心願欲。然須有堅全之心。不像疑惑而意。乃在心亂之時。將靈升天。或墜於地也。因心中交戰乏倦之至。其衷內如烈風墜地。哭之而慟。

書曰。我淚如泉湧。爾天主得伊等如爾所愛之祭祀。我曾求爾問至何時。天主至何時而怒我。求爾忘我昔度日之非。我覺此欺凌壓我。常撫心自問。天主何時能弭人謗我。我言此痛哭時。忽聽有童男或童女之聲數次。曰。執書視。執書視。我心戰色變。思此言於幼嬉戲之時。竟未思有此言。後想此必天主使我讀誦聖書。因我聽人言。昂托尼乙曾一次入堂。聽言云。爾去將爾恒產沽之。賙濟貧乏。可獲資於天。昂托尼乙以此言爲天主之命。即我往留聖書之處。遂執閱之。言如此。母宴樂蕩檢。母犯色邪侈。母乖離媚嫉。乃以吾主伊伊斯合喇斯托斯是佩是服。扶養乃身。不可縱至徇慾耳。伊不欲再



視此書，亦不必念，因光照其靈之黑，伊即就其母，其母一見皆明矣。天主不但賞予於所求者，而多其所求，且見其子安悅之貌，乃明愛天主之情入於伊心，以至永遠也。

阿烏固斯停致主教一函，述其全度日，求准其受洗。在伊他利亞之山，僻靜之處，數月預備其靈重修之度日，書曰：天主哉，我靈之室甚狹，爲爾天主入之，然爾能寬此室，伊傾圮，求爾重葺。我知伊甚欺侮爾曰：然我知除爾外無潔淨伊者，除爾我向誰呼？天主，潔淨我，隱密之罪，後待至三百八十七年天主復活之前一日，主教阿木烏囉錫乙親予領洗。

衣白衣

此乃靈潔及無罪之意

伊唱被阿

木烏

囉錫乙

近來所作之讚

頌如此，我等讚美爾天主云云。彼時唱此歌授洗及受洗者，讚頌招其聖寵之淚，興起慰悅，其心平安於天主。書曰：天主爾造成我儕，予爾自己，故我等心搖如旌，及尋爾至識爾。

領洗後，阿

烏

固斯

停與

其母

欲回

本籍，

將登

舟赴

阿

福

喇喀之前，

伊等

住鄂

斯

提亞

於地

中海

之岸

上，

暫居

數

日，

阿

烏

固斯

停似

大瓦

錫利

乙

甚愛

萬物，

亦甚

愛用

伊之

華美，

觀海

而常

甚喜

樂，

阿

烏

固斯

停如

此述，

伊與

其母

在鄂

斯

提亞

晚間

相談，

二人

依窻

而坐，

上望

星光

輝耀



之天、下望昏黑無際、前望大海無涯、深不可測、夜靜無聲、萬籟俱寂、於此大光景、銘於伊等心中、故二人不可阻之志向天、安然相談、將普世一切悉忘、竟皆視之不可見者、即伊等非常之歡、若先覺有福之時、即係聽入爾主之喜境言時、摩尼喀將與其子別時曰、吾子、我昔欲生、爲求天主賞爾真樂、然我天主賜我求者加多、我見爾事奉伊、即知爾之資寶於何處、現我喜悅可死也、異日欲起身而未能、因病危逾數日而死、伊成就其功、閣奉教之母能見母祈禱流淚之極大力、能見如何平常之婦、而能因信及愛、即所得如願耳、

阿烏固斯停知、禁止哭泣、因此潔淨有福之靈過往生

活、然念此華美之靈、乃常保護伊、現今竟無、則不能不爲之淚下、回籍後、將恆產盡行變易、得貲全施捨貧乏者、已成爲修士、三年嚴修道於僻靜地方也、

於三百九十五年選伊爲伊彭之主教、曾自阿木烏囉錫乙得訓爲主教之職分、及權衡之高意、然因心極仁愛多情、故不能成就其師阿木烏囉錫乙之權、伊願爲貧人之師、在主教之職分、伊仍未改尋常之度日、待人樸實、居主教之職三十五年、惟事教訓伊彭之貧窮質樸之民、伊言予伊等爲娛樂、於其教訓、無高妙之文辭、無深奧闡聖三之論、然竟能感動人心者、因其愛德兼有、以誠心願教訓其羣、依道度日、其心甚熟、其信甚深、



能入伊各事，故伊言啟發衆人，堅於奉教之德，其書極爲尊貴，予虔誠奉教之人，雖聖教會以非全伊闡聖三之意爲正，捨身以事奉聖教會，而教訓其羣，仍不知倦，貶駁異端各教，乃彼時於西方所廣者，伊作闡聖三及格物學之書甚多，然於全書之內極著名者，一名告罪論，其心內之生活，先時之貽悞，後來之悟化，又一名論天主之城，彼時囉瑪甚敗，故此書內論在大國與普世天主之理，伊末數年爲難試，因其見囉瑪城消滅，被阿刺喇合所奪，後見汪達利人滅阿福喇喀之盛教會，及其伊彭之轄境，在彼時之難，即四百三十年而聖人卒也。

耶囉尼木在西方教會主教中爲著名之人，生於第三百四十年，在斯喇東城著名，因甚嚴修道，及與異端僞教戰，因作若許書也，皆爲聖教會之寶，其性如烈火，因有思悟之大才，年幼時迷入囉瑪榮華之度日，然將得勝自己時，捨己身讀書及僻靜處祈禱，數年嚴爲隱士處，甚難與六情相戰，後方得其所願之平安，於囉瑪城指證彼處神品之淫風，伊聚會將欲改囉瑪大衆之俗，及有修道志向之尊貴婦女，耶囉尼木同此女戰囉瑪城札根之惡例規，被伊所指證，於其書及言，皆極怒伊及惡伊，無計而避囉瑪城，全葩列斯提納之聖所行遶，後爲隱士，居於微福列耶木之洞側，於此處伊將死



矣，即在三百八十七年也。於囉瑪城及葩列斯提納著其書，總輯之，足能成一書室。伊寫若許書札也。至今觀此書，緘能知彼時奉教者及彼時之風俗如何。然於我儕至要者，乃伊繙譯與講解聖書之書，因極深知希臘國與耶烏囉人之文字，伊能參校新舊二約及聖經之原文。伊繙譯新舊二約均以古囉瑪之文字。古囉瑪之人即拉提尼民也繙譯之書，即今之西教舊約新約之本也。

### 第十九章

回回教

阿喇韋亞之人，係薩喇齊尼乃錫木與伊羅瑪伊之苗裔，自古流散於阿濟亞之名阿喇韋亞地，伊等數

百年間享無羈之福，惟順伊等之酋長，耶密兒及舍乙乙等，亦依古安生，不改舊俗遺禮。伊等之教，乃原拜日月星，後則此教日變月移，畧成叩拜偶像之教。各種敬不同神及偶像，然伊等中自古有記，相傳之言，為獨一主，係名阿刺，稍與耶烏囉之主相同。此曠野之武夫，乃被外教之各妄信不和。阿喇韋亞之人名瑪廓咩特，另立新教，以便伊等歸一。

瑪廓咩特生於咩喀城，時在第五百七十年，該處阿喇韋亞之人以為偶像之至要處。伊父乃為外教人，人為伊烏疊亞教者，其一親戚又為奉教人。伊賦性沉潛，好生妄念。幼年常為商賈游歷，故便中得以多見多聞。



於東教會亂時，生出種種異端歧途，游歷者，散各等教理，聖書於民頗少，不數觀，惟有各古詞爲合喇斯托斯救世者，蓋因觀此種書瑪廓咩特而知識奉教，嗣娶一富孀，即可廢業不作，暇時則生妄念，年四十而棄賈，居一僻靜之洞，自此遂往咩喀而去，自詡己爲先知，乃得天主之默示，於天差役首名噶烏喇伊喇，係令伊銷滅外教，重立真教，即諾乙阿烏喇阿木與他先知等之教也，皆被伊烏疊亞以及奉教人所壞者，伊以伊伊耶穌斯合喇斯托斯爲大先知，除天主外並無他主，及瑪廓咩特爲伊先知，此回教尋常之語，而顯出回教之切要者，瑪廓咩特訓人以句言，此言集成一書，名濶唧伊遺伊

烏疊亞人之若許規禮及飭令其徒守數奉教道理，即係施濟，守齋，屢次祈禱等事，伊亦允其徒娶多妻，其徒享天國永遠之福，令伊等傳伊教，銷滅天主之仇敵，及係奉教人與外教人，此事爲聖，依其言，天主命阿喇韋亞人得勝於天下，而傳新教也。

因生即擅善談，言時用詩，乃滿被之濶唧書，可觀之古詞，其言如非空虛，彼時之光景，即係奉教爲異端而亂，阿喇韋亞人因教事相鬪，此等事保彼僞教將傳而速廣，亦因其徒助伊傳教，所以伊教之人日見甚多，瑪廓咩特會令人極信及愛伊，阿喇韋亞人之好武戰伊，催傳其教訓爲聖事，教訓其徒，不懼危險，不畏死亡，因天



命於人時未久取咩喀城後即阿喇韋亞閣境亦順其  
教及其權力於是伊爲神政之首  
伊後手等之名喀利福瑪廓咩特特定其力之後遣其欽  
差往鄰界民處而去如阿敝錫尼亞耶吉撒突波斯國  
希臘國勸伊等入回教希臘君伊喇克利乙逐其欽差  
瑪廓咩特聚集多民欲與之戰然速死即在第六百三  
十二年續伊行爲伊後手名阿布別克兒乃先知之第  
一留守伊與其後手名厄瑪兒有大成效逾數年於希  
喇亞耶吉撒突及葩列斯提納回教則已傳廣此數處  
皆順瑪廓咩特後手之權在第六百三十七年厄瑪兒  
圍困耶嚕薩利木城時人頗有胆壯然兩月之內難以

自保無計求成大總主教名莎福囉厄乙與厄瑪兒商  
議將城給之而求允許不壞天主之墓及衆奉教之堂  
其所允者亦已應驗曾莎羅孟堂之所厄瑪兒用以改  
爲回教之禮拜寺在第七百年間瑪廓咩特之留守得  
勝波斯國阿兒咩尼亞喀葩鐸乞亞及阿福喇喀之一  
方然將匡斯唐廷諾坡泐城圍困時則徒攻不克微贊  
提亞國納貢因爲瑪廓咩特之留守以傳回教爲本分  
爲聖事故得勝之後要與所勝之民入其回教自伊等  
索貢而入回教則免此貢屢逐奉教人並毆伊等笑訕  
伊等之教奚落奉教人因伊等恭敬聖三及敬拜聖像  
彷彿恭敬多主且拜偶在諸處奉教人甚少故教化亦



極不盛。學房書房盡行拆毀。厄瑪兒得勝阿列克桑德喇亞在第六百三十八年之後，命焚此處之書房。綜核無有大於此者。乃滿各種至要書，被坡托羅枚集厄瑪兒言曰：若此書所著與濶啞之書同，伊有何庸？若不同，伊等有害。如是消滅阿列克桑德喇亞之書房。緣此書房設立在合喇斯托斯降生後第三百年之前，此書房內之寶書及抄本均經消滅矣。回教人逐奉教而保護各種偽教以及異端。如在耶吉撒突希喇亞畔莎坡他密亞伊等並非保渠之教，因異端偽教極恨奉教人，故能當回教有益之約盟及爲忠屬下也。

如是天主允准揚名茂盛聖教會，今躊躇或屬下不信天主者，彼時虔誠奉教人，以此禍爲天主之降罰奉教，因彼時伊等及分爭，鮮有愛信，敗壞美俗耳。

## 第二十章

禁滅叩拜聖像之異端，及第七公會聚議。

達瑪斯克之伊鄂昂

於東方奉教會，始獲平安。各異端乃係先甚擾害，今悉無而又起新亂。因有人以古時虔誠之規矩欲滅，此乃視救世者及聖母及被天主悅者之聖像而祈禱及恭敬此聖像，此規矩乃自古能安慰奉教人，有時人以此擅用，新近爲外教人入奉教時，尙未退其外教之習，而



陷於妄信，欲外教之意合奉教之聖像，即伊等叩拜聖像，至敬非聖像之本神，而以像質爲恭敬之物，如於外教外教人入奉教之時，以其所叩之像爲主，教會雖不喜此浮泛妄信，而亦虔守古規視像而祈禱其本神，於第四百年間，聖格喇郭喇乙闡聖三者論此規亦勸人遵守，雖有人以此規爲妄信，而亦終守此規，提向讀書者，及著名人言，聖像於無學問及庸人中能爲代書，激發伊等之教，及教訓伊等也。然於第八百年間，讀書人貶駁此規甚力，定欲蠲除，於此意見有回回教之勢力，因彼時常有關涉與回教，而回教絕斷背各種聖像，此新黨乃禁滅叩拜聖像者，中

有彼時之君名列

鳥

號伊薩

鳥

喇亞之人

接位自七百十七年，至七百四十一年。

與回人相戰，有大成效，想即叩拜聖像者消滅後，伊鳥疊亞人及回回教人亦能入奉教也。

欲作此事，君先告於民，而民並未允許，則伊求大總主

教，彼時於匡

斯

唐廷諸坡

勑

爲主教名格

兒

芒乃甚固

志誠信及聖度日者，告於君，不可從其所欲，能與民共

受難，仍然不應，致緘與衆教會，勸伊等不背教禮，及講

叩拜聖像之真意，君見大總主教志堅如何恫嚇，或婉

言諂媚，伊乃不應，無可如何，不問教會，於七百二十八

年下旨，禁用聖像，不但於堂中，家室亦不准，大總主教

革去自己職分而去，君遣格

兒

芒之總幕名阿納

斯

他



錫乙乃背大總主教者，派伊爲大總主教之位，分順承君之旨，將各處所有聖像置於闌闔中焚燬，起自合喇斯托斯救世之聖像，乃曾匡斯唐廷君宮門立之，命圍人登梯以錘擊聖像之面時，民乃大亂，其梯置仆，將圍人毆斃之，由是興起大亂，刑罰叛逆君旨者，君甚怒，令不同伊意見之師傅之學房拆壞於匡斯唐廷諾坡，因一司書庫之人在手讐本中尋指意見，乃與禁滅叩拜聖像之意見不同，君令將伊焚斃，並同侶十一人，及一甚大書庫，拆修道院及修士等之空室，謗燬聖像，追緝畫聖像之人，東方之被追人於伊他利亞地方尋訪寓於彼處，創立丹青，衆正教人趨馳尋救，然亦不能藏

匿，追之甚厲，因亦追伊等於外方，獄中囚滿，正教人侃侃言，多肯受暴虐，比不恭敬天主及大聖人於聖像，有主教乃欲君歡而允從禁滅叩拜聖像，民甚不重視伊等，而以受難因叩拜聖像爲聖致命者，居然將聖像由堂中捧出而暗爲恭敬，達瑪斯克之伊鄂昂，瑪由瑪之闊斯瑪及格兒芒作歌，乃頌聖母及聖人。

君用心勸囉瑪教會順其意見，然大總主教等格喇郭喇乙第二乃被格兒芒信預防，及格喇郭喇乙第三，不但不服禁滅叩拜聖像，而於伊等之信，証君之顛狂，因於東奉教會有一百年亂之時，故囉瑪大總主教等之堅固陞於西囉瑪大總主教之權衡。



於東禁滅叩拜聖像之勇力質証者，乃達瑪斯克之伊  
鄂昂，因其虔誠學問，善談，故於教會中著名，伊生於阿  
喇微亞，伊雖奉教者，而被回回教人恭敬，於達瑪斯克  
城，伊有大差於充錫喇亞回回教之政神首宮中，因回  
回人之屬下，伊不畏希臘君，爲正事能與君敵，伊作三  
書，名保護談論，乃論恭敬叩拜聖像之禮，此論乃於東  
方出其名，有極大勢於匡斯唐廷諸坡斯之人及鼓舞  
正教者，而君甚怒伊鄂昂，欲誣賴伊，及後滅伊於政神  
首，即著僞信，其內彷彿伊鄂昂欲遞予伊達瑪斯克城，  
此信遣予回教之政神首，以此信爲真，遂甚怒伊鄂昂，  
有傳言云，政神首將聖伊鄂昂之右臂割下，而至聖母

施奇蹟助伊復連其右臂，後政神首知伊無罪，而伊鄂  
昂不願於彼供差，出達瑪斯克城，至後嚴修道於聖薩  
瓦之修道院，

聖伊鄂昂故後，禁滅叩拜聖像者較前更盛，傳廣於全

東教會，第七百四十一年，列鳥君崩，其子名匡斯唐廷

號闊普囉尼木者，更暴厲滅叩拜聖像，伊爲人甚殘虐

詭詐，淫亂，聖教會受伊毒三十四年，於七百五十三年

使僞會聚議，中有三百三十主教，均是禁滅叩拜聖像

者，褒貶聖像，及恭敬聖像者，興極慘，追逐，不知寬免，因

叩拜聖像之致命者，日漸以多，匡斯唐廷之子列鳥君，

亦係禁滅叩拜聖像者，崩後，其妻虔誠，皇后名伊喇納，



乃恭敬聖像者止住追逐立匡斯唐廷諾坡勛之新大  
主教名他喇錫乙乃正教者伊求平安教會令公會聚  
議而不能會於京都京都之軍悉禁滅叩拜聖像者故  
聚議於尼切亞城於七百八十八年三百六十七主教  
中有囉瑪之大總主教名阿德喇昂之使他喇錫乙爲  
首此會乃第七次公會聚議之末者於公會聚議等中  
此爲聖正教會教之根本也此第七會以聖書及聖主  
教之書中憑據定妥叩拜聖像曰應當恭敬尊貴聖像  
及叩拜伊等不爲天主而爲伊及伊聖人之像公會聚  
議將禁滅叩拜之聖像憑據盡皆貶駁會議之斷語告  
於衆教會而囉瑪之教會皆從之

然此後禁滅叩拜聖像之異端仍未肅清伊喇納接位  
未久伊後輩等雖在教中而不固守自八百十三年即  
列烏號阿兒畔尼亞之人爲君後密哈伊勛君及肥鄂  
斐勛君之時重興追逐聖像及叩拜之人如闊普囉尼  
木君暴虐時重起相戰中有名新致命因伊等保護奉  
教會及其道理聖致命中有名斐鄂鐸兒號斯圖底亞  
之人乃被聖教會特恭敬其後於八百四十二年登位  
正教者皇后名肥鄂鐸喇伊令私會聚議乃末次褒貶  
禁滅叩拜聖像之異端及立正教之勝乃至今存於東  
教會行此禮於每年大齋之第一主日如此滅此異端  
乃於一百年之內殘虐教會伊不但消滅聖像且學技



藝教化亦皆泯滅並甚多修道院被拆及至要至貴抄本之書亦皆被焚也

此難於奉教會即此追逐之時著頗多教會譜頌乃至今堂中所唱者及當我等事奉天主理之美及詩於極默示譜頌者中有達瑪斯克之聖伊鄂昂乃甚保護叩拜聖像素輕視威嚴體面者入於耶嚙薩利木相近聖薩瓦之修道院爲修士有傳言云伊至修道院修士等皆不願伊爲伊等之徒因皆知其榮華且有名惟一老者乃應許教訓伊引導伊此老者令伊爲至難之功課惟不准伊讀書寫字作詞等事以此爲察其謙卑與否緣伊性好著作歌頌書詞故也雖此命甚爲苛刻而伊

既已誠服而亦無可如何矣一次遇一修士面有戚容因其兄病故甚憂求伊鄂昂作歌頌以解其憂伊鄂昂樂之竟忘其師之誠命即提筆立作至美之虞殯今之人死入葬時乃歌此頌如此此世之何樂不相干與憂愁我等爲何攪擾懸心萬物歸人全皆虛假云云師傅一知此事即將伊鄂昂自其空小室逐出伊鄂昂哭泣求恕多時其師始令伊將厠打掃潔淨後方可復納是夜聖母顯示於伊師命伊開禁伊鄂昂自此以後常作極美譜頌天主聖母及衆聖人伊著我等復活之經乃如此之妙述出天地之勝喜悅將死及地獄得勝者於經又述出盼望公復活伊以聖詠作二所之唱和詞並



許多大吉日所用之歌頌，又作八調讚詞，乃包涵每天之堂課經儀，乃當我等教會音樂之根本。伊與各種異端乃害教會之事相戰，而作讚詞。伊生之時，伊若許譜頌及祝文入於事奉天主禮之儀者。伊書中伊爲至大教會之師，於東方西方伊先時非有奉教理之全書，伊第一作教理之書，名正教之述，又作全異端之史，即自第一百年至伊時之異端耳。伊友闍斯瑪乃與伊共處修道者，於薩瓦之修道院，以後曾爲瑪由瑪之主教，效法伊鄂昂，亦作若許歌頌，乃滿若許華美也。有義德名肥鄂鐸兒者，斯圖底亞之人，亦作若許讚詞。

及歌頌，在教會中大爲詞士，不能遺失二名，即係修女名喀錫亞及聖囉莽號甘歌者。

喀錫亞乃住於第九百年，肥鄂斐迦君之時，出於有名

之家，甚聰明俊美，而長於學問，皇上選后之時，伊於十

一秀女之內，皇上選擇時至伊甚訝其美，曰：自女出各

惡，女赧然曰：自女出各善也。君往另選別女，喀錫亞捨

命予天主，設立近於匡斯唐廷諾坡迦修道院，伊讚詞

滿被默示。

著作許多小讚詞者，乃名囉莽號甘歌者，伊爲執事於

匡斯唐廷諾坡迦聖母之堂，滿謙遜及熱心愛天主，伊

徹夜祈禱，然不善誦書，故堂中使喚者恥笑。一次天主



降生日之前宵，伊睡時，聖母顯示於伊，與伊一捲，及醒心中覺極大歡喜，早堂於台上應唱之時，伊唱出極好默示之譜頌如此，今童貞女，婉生超世者，地獄巖穴於不克至者，諸天神僭牧童等讚頌，博士等隨景星趨行，緣爲我等生聖嬰，乃諸世前之天主，衆聞之甚爲詫異，皆不知其所唱爲何，囉莽遂告其異觀，自此唱譜頌奇跡昇予永未離伊，所作歌頌甚多，卒於第六百年之時也。

於第九百年後，又作數譜頌，立數吉日，而於事奉天主禮儀及堂課經中，並無甚大補遺，至要者未改，故俄國入奉教之時，得堂課經之儀，同聖機密，乃已成之者，而

遵守此至今，伊得奉教細述之理，乃被公會聚議及教會作書者講解者，達瑪斯克之伊鄂昂修改彼理，以示伊等體裁，亦得被主教所作堂課經之儀，乃包涵我等衆堂課經及次序之儀，此爲我等至貴之恆業，安慰心及訓誨之寶，我儕堅守此至垂世不朽矣。

## 第二十一章

西囉瑪國運傾敗，奉教傳廣於新興之國中，第五百年初，爲君大斐鄂鐸錫乙之二子，在東者名阿兒喀底乙，在西者名郭訥喇乙，皆係無能之君，治國於彼難時，自四方有堅固烏合之仇敵，而欲消滅囉瑪國，阿兒喀底乙君行爲甚屬鄙陋，伊所愛之人皆係不堪



者、乃挾制譖唆、使伊保護異端、驅逐教會、自己以惡欺  
凌伊百姓之時、郭提人與各種苗人侵入國之北方、及  
極毀之、伊子年甫八齡、名斐鄂鐸錫<sub>乙</sub>號幼者即位、其  
十六歲姊名普<sub>勛</sub>叶喇亞與伊勸理國政、而顯爲大斐  
鄂鐸錫<sub>乙</sub>君之優女、伊甚聰明、敏於國內之事、在外事  
亦皆明晰、未失囉瑪東方之榮華、伊名爲尊於聖教會  
與史記、斐鄂鐸錫<sub>乙</sub>號幼者爲其姊所教養、故此昏弱  
之君、所行皆聰明、若聞訓其姊、國家景象日見衰敗、斐  
鄂鐸錫<sub>乙</sub>君在位未及數載、匈奴脅伊令納貢禮、且時  
擾其國、屢侵其省、斐鄂鐸錫<sub>乙</sub>君崩後、普<sub>勛</sub>叶喇亞揀  
選名瑪<sub>兒</sub>乞昂爲治國者及爲其夫、乃極有胆力護國

者、匈奴之酋長名阿提刺向其索討貢禮時、瑪<sub>兒</sub>乞昂  
勇敢答曰、我有金施於我友、我有鐵施於我敵、阿提刺  
遂不擾東方、而之西地、瑪<sub>兒</sub>乞昂之後輩等、亦皆護國  
以與敵戰、由<sub>斯</sub>提尼昂君在位時、自五百二十七年至  
五百六十五年、爲君時、予天下古囉瑪之勢力、威榮之  
儀耳、

西國氣運日下、於第五百年、囉瑪衰敗矣、郭訥喇<sub>乙</sub>爲  
君、以其無能、夷戎不時侵攻伊他利亞地、與國鄰之省、  
國勢日微、第五百年之初間、西郭提王名阿刺喇<sub>合</sub>蹂  
躪北伊他利亞之後、復又兵圍囉瑪城、  
囉瑪人聞知夷戎欲攻永城、無不詫異怨恨曰、竟有如



此大胆然當今本國有此危險不激發伊等之尊勇城被圍而城內民大飢內閣與阿刺喇合會商阿刺喇合見囉瑪無法可施及與內閣欲多索貢禮內閣即遣使詢阿刺喇合曰爾欲如此之多與我儕又當遣何夷戎曰惟遺爾曹性命可也此議既定阿刺喇合遂得重貢厚禮而他去矣

然事如此未久次年伊復至囉瑪城囉瑪城人皆降服阿刺喇合所選之君然阿刺喇合復圍囉瑪城入城即為得勝在第四百十年之時也

阿刺喇合誠識奉教係被阿喇乙之惡所壞故伊命其軍保護聖堂及奔赴聖堂之人然城被夷人掠得矣輔

助夷人劫奪城池者有四萬被釋之奴郭提人焚燒若許房屋擄掠囉瑪富戶之資財囉瑪人全皆被殺然只不擾害聖堂及堂內之產

於彼暴厲時囉瑪大受其禍極多囉瑪之富人不但失其所有之產且有被售為奴者有流離於四方而為乞食者有於他省如阿福喇喀伊斯葩尼亞等處執產者

即逃往之處先於鄰近地方未及於遠方如耶吉撒突

葩列斯提納小阿濟亞等處所有囉瑪之逃亡者有報

永城被敗失之信乃令天下震動無不驚恐有老耆名

耶囉尼木伊自窮微福列耶木小室所書云此世中何

亦無年久者若不知永遠則時亦為虛空所生之者皆



當死而凡所生長者皆宜枯落昔時人手造之物至此時皆被今人之手消滅誰亦不憶及囉瑪被天下之資財盈實亦被有力者消敗曾爲民之母至此時亦變爲墳墓矣孰能逆料阿福喇喀與東方之海岸滿足逃避者乃自隕墜之京都而來及窮小微福列耶木地亦能爲著名豐富宗支安身之處眞皆虛空至虛之虛也國將隕墜逐處遞失之因失布喇他尼亞令其軍自彼出郭提人與福哪齊亞之人掠噶利亞西郭提掠伊斯葩尼亞往格兒瑪尼亞徐徐侵入郭提之各種類人往阿福喇喀入汪達利極茂盛阿福喇喀之教會乃在阿烏固斯廷時甚爲著名現今極被毀壞終難興盛大斐

鄂鐸錫乙崩五十餘年後而西囉瑪國係斐鄂鐸錫乙爲君時極大今只在一伊他利亞乃常被各夷戎恫嚇君等速相繼即位無能保護國家若用貢禮乞夷戎之遠退伊等甚悅囉瑪之驕傲君以己之姊妹妻之予夷戎之首領人以阿提刺名爲天主之鞭乃在第四百五十二年至囉瑪城內人極驚恐然只此一次禍越矣因囉瑪大總主教大列烏迎阿提刺祈避於此彼從之孰亦不料及此又傳語曰阿提刺在異觀見保護囉瑪城聖宗徒撇特兒與葩韋沙嚇伊若不避則必死耳此三年後汪達利王名見皆喇合圍困囉瑪城又囉瑪大總主教求其寬免王許之以赦城民之命而竟將城



擄掠伊軍於半月內焚掠城池，囉瑪人所有資寶，係在先獲勝時所掠，與奉教堂之寶，及外教金大偶像，悉置之舟上，載往阿福喇喀，乃見皆喇合之境，有極多著名囉瑪富戶，被獲勝者所掠，有藉奉教之仁慈而贖出者，亦甚多。

東君等枉然試援救西國自夷戎之手，末在第六百年，由斯提尼昂至此志向，五次掠囉瑪城，自郭提之手，末後始定其權於伊他利亞，在第五百五十四年，後於二百餘年中，微贊提亞君等治伊他利亞地，藉伊等之替手，囉瑪同各其省地，均歸服東君之權衡，作史者以微贊提亞之君等自由，斯提尼昂君之後，稱為希臘國之

君，希臘國之言，易將拉提尼民之言，乃至此時為朝廷之言也，及於匡斯唐廷諾坡，勑城希臘國與拉提尼民，即係囉瑪國所分，漸次清楚，彼此乃不相關，而教化教事之規程則不相同，於此不同之至要者，乃於東方通會，即眾奉教人為教會之友，有關於教事，在西方神品，逐漸欲自管教事，其管理教會者，如管理屬下人民之政法，東教會有新民入奉教之時，惦念予此民聖書及堂課經，皆用伊等言語，以期明白，西方傳教者，各處堂課經作拉提尼民語言，於是民不知聖書，只稍知聖書，自神品之格言之論，福啣齊亞即係法國，噶利亞乃曾被由利乙切薩兒時所降服者，今為囉瑪



之一省、於此處第一傳福音者、係宗徒葩韋之徒、聖  
魯喀特 囉斐木克 喇斯前提乙三人、在第二百年斯密  
兒納之主教、名坡利喀兒普、遣傳教者赴噶利亞、乃自  
此時於此處堅固奉教、聖坡利喀兒普之徒、名泊廷、瑪  
兒克阿烏 咧利乙為君之時、於噶利亞、因合 喇斯 托斯  
之名受難、與其他致命、乃有名於教會中者、於第五百  
年間、噶利亞有若許堂、及修道院、在國之要城、有主教  
由囉瑪派來者、而彼時噶利亞大遭蹂躪、因藉噶利亞  
過夷戎之兵、赴伊斯葩尼亞、及阿 囉喀 郭  
提收服噶利亞之一方、郭提乃阿咧乙之異端人、然而  
不追逐正奉教之主教、乃自由續治理教之事、郭提收

服新地之時、阿咧乙異端人之權更盛、正教者慣以囉  
瑪大總主教為尼切亞信經之獨一有力量之替手於  
西方、

噶利亞之另一方、降服福 啞齊亞、此叩拜偶像之民、爭  
戰極勇、而甚嚴厲、乃奸詐暴虐也、然神品思意能藉伊  
等而長己力、及以伊等之力消滅異端、福 啞齊亞之野  
人入於奉教、及伊等之首名、合 羅德 微克之時、誠服囉  
瑪大總主教之權、

合 羅德 微克之妻、係奉教者、名克 羅提 弗達、久勸其夫、  
背叩拜偶像之禮、而悟化、恭敬真天主、而竟無成效、然  
一次、合 羅德 微克戰時、見敵將勝伊、乃許愿領洗、若其



婦之天主助之，伊竟得勝而如其愿。喇乙木斯之主教，以大禮予之授洗，伊軍之三千人，順從其帥領，亦皆領洗。伊等之王顯其孝順，囉瑪大總主教遣往囉瑪大界

予。合羅德微克之後輩等，乃虛其名爲奉教者，仍照夷戎之規矩作生，然不公道強得資財，捐予教會也。如予田地財帛及各樣寶物，悉爲獲罪赦及靈魂之救。囉瑪大總主教等之善政，能令福囉齊亞王順囉瑪，故噶利亞福囉齊亞之教會，在西爲囉瑪大總主教權衡之緊要依恃，亦能護正教自他夷戎之異端。於噶利亞之主教等中，有著名及學問虔誠者，故在第六百年噶利亞福

囉齊亞之教會，著名於普世奉教之中也。  
昂格利亞即今英國。

布喇他尼亞乃被囉瑪所降之處，奉教之初，聞傳天主之言者，初傳教者赴布喇他尼亞自東方，故布喇他尼亞之教會，久守古耶斯教會之創規，嗣後野武夫名昂格羅薩克斯民勝布喇他尼亞地，易其名爲昂格利亞，即係英國也。此昂格羅薩克斯爲叩拜聖偶者，因降之民恨其勝者，故久不能傳教於伊等中。然在布喇他尼亞之人中，奉教柔弱也。後伊等發野，於伊等之中，難覓奉教之影耳。  
在第六百年之末，囉瑪大總主教名大格喇郭喇乙，設



立奉教會於昂格利亞或曰如此格喇郭喇乙爲修士  
時一次遇被掠之數童人欲售伊等爲奴格喇郭喇乙  
聞知伊等爲昂格利亞之人携自遠海島亦不知真天  
主不放心欲傳教於昂格利亞親欲赴彼處未彼訪數  
年昂格利亞之人往伊爲囉瑪大總主教時遣伊等與  
修士名阿烏固斯停者赴昂格利亞地方傳教焉  
在第五百九十七年此囉瑪傳教者至英國於彼宿息  
並得王之庇護因伊等度日虔誠所以人皆敬之伊等  
行奇跡與祈禱治病有多人信而受洗未幾王亦領洗  
伊公然宣示自己蒙爲奉教而告伊屬下未必得效伊  
准其各歸新教舊教人多悟化一日阿烏固斯停領洗

有一萬人伊等事奉天主禮在半折古奉教堂內王賞  
傳教者田產阿烏固斯停致予囉瑪大總主教一信告  
於此處奉教有成效自彼時新傳教者常來自囉瑪故  
在昂格利亞奉教會鞏固修道院及學房甚多奉教之  
教化傳廣云

楷兒瑪尼亞即今德國

楷兒瑪尼亞數省之中奉教傳廣甚早在第三第四百  
年之間數省中有主教而此省常被匈奴或郭提或汪  
達利人蹂躪此夷戎爲外教人或爲阿喇乙異端之人  
不一故奉教乃新近堅固於此處不能不受伊等侵入  
之害守教化之地方無多然外教亦未甚鞏固忽於第



六百年在此處復傳福音也。

著名傳教者乃楷兒瑪尼亞之宗徒。雖非第一傳教於此處。在史書有其修士之名鄂尼發提乙。生在昂格利亞。自幼即修道。伊志在傳教之事。赴囉瑪。於彼以大禮明誓忠順。囉瑪大總主教乃予伊主教之職。並許保護伊。自囉瑪城往福喇斯唧底亞省。在喇乙納河。於此雖有奉教人不多。而外教人甚衆。此省城近有極大極古之橡樹。乃外教人歸雷神爲民安信恭拜之物也。鄂尼發提乙伐此橡樹。外教人大懼。恐神復讐。然竟徒然。知伊等僞神無力。極多人領洗。被鄂尼發提乙將所伐之橡樹之材。使建一小堂。因聖宗徒撒特兒之名。自是日

鄂尼發提乙起奉其天主。囉瑪大總主教予伊全楷兒瑪尼亞大主教之位。准伊照察全楷兒瑪尼亞之衆教會。鄂尼發提乙極念以教化人民。消滅所有教會中擅亂。以傳教講道。建堂修道院。善於擇人。派往外方。念及童子讀書。設立學房。自捐資助。由此學房出若許輔伊及同事者。伊終日不息。與外教或與神及俗權人相戰。而因其堅固。及不知勞乏。熱心。故常勝。伊將死時。楷兒瑪尼亞之教會。盡順囉瑪大總主教矣。在上言各等新國之中。及在西方各處。乃得教化。自囉瑪建堂蓋修道院等。然囉瑪已往僞道歧途而避。伊所欲乃外力及俗權。囉瑪傳誦福音。爲降民而予囉瑪大



總主教之權、囉瑪教會各處用在事奉天主禮及在堂課經拉提尼民之文字、繙聖書各民之方言禁止也、

## 第二十二章

囉瑪大總主教權柄之升、

聖教會分之初、

公會議定於奉教會要五地主教之理、議會定妥及起名爲大總主教、伊等之理皆同、只論囉瑪京都及各他方、囉瑪大總主教之地方爲第一、匡斯唐廷諾坡之  
大總主教爲第二、阿列克桑德喇亞之大總主教爲第三、昂提鄂吸亞之大總主教爲第四、耶嚕薩利木之大總主教爲第五、囉瑪大總主教又爲葩葩、即父也、然阿

列克桑德喇亞之大總主教、至今亦有此名、若論此次序、則皆爲虛、蓋伊等之權衡、皆係一列故耳、雖大總主教權衡治理教會較平常主教尤大、而主教之位分皆係一列、此乃主教品級之不同、大總主教能有其餘主教品級所無之理、主教可成聖司祭、輔祭、成聖堂、成聖代案、成聖美膏、幾主教同可成聖主教等、按大總主教之權衡、然皆一列、不相轄制、而僅

品級有區別也、因近畿輔者爲尊、其餘者、皆以此類推可也、

然而自七百年各大總主教所處之光景大變換、阿列

克桑德喇亞昂提鄂吸亞及耶嚕薩利木受甚遭蹂躪

之害、自阿喇韋亞之回回人、及自夷戎阿喇乙異端人、自此以後不能得平安、匡斯唐廷諾坡之大總主教



所轄地方，雖未被侵奪，然因有禁滅叩拜聖像之異端，在一百年之久，因非正教之君，追逐正奉教者，伊威權漸失也。反囉瑪大總主教之轄境，廣於毆囉巴之西方全境，其威權亦因而廣大也。

囉瑪城曾爲太西國之京都，而匡斯唐廷君遷都於匡斯唐廷諸坡，故囉瑪城不復繁華興盛。君已遷都，權亦漸衰，而大總主教之權漸次而興起。於東方四大總主教之權皆相同，以一大總主教不能統屬其餘，而於西方則獨一而已。故囉瑪之大總主教，乃古時京都之主教，及在西方獨一宗徒坐位之大總主教。於西方爲第一，孰能爭衡其權乎？於西方奉教人中，囉瑪大總主

教爲正之保護，尼切亞信經之要緊替手及保護。於夷戎囉瑪爲太西國之京都，並甚有大意。伊等以囉瑪大總主教爲全奉教之神首，替囉瑪國新興起毆囉巴之衆國甚恭敬囉瑪之大總主教。阿肥喇加噶利亞伊斯葩尼亞之神品，因無保護，故皆求囉瑪大總主教。東方教會之分爭擾亂時，被逐主教等亦皆求囉瑪之大總主教保護及剖辯。如此囉瑪之大總主教爲全奉教之保護，及獨一神主於西方。彼時伊資財甚富，而能博施濟貧，如遇荒饉水旱之災，均求伊賑濟。夷戎侵入之時，伊以神力抵敵人暴厲之害。彼時擾亂不靖之際，伊他利亞之百姓常以囉瑪大總主教之權爲獨一永固之



權及從伊以期庇護輔助，囉瑪之大總主教等乘此美機會，是以光景及更固其大利益，囉瑪國大權已失，今又復興起神權也。

於第九百年間，興教例冊信之典，所書者自古奉教之初，自宗徒撒特兒之徒係主教克利門特，囉瑪大總主教所願歸自己之分，與裨益皆在此典有據，著此典主教伊錫鐸兒於第七百年間，此典名曰伊錫鐸兒之例冊，信之偽典，何人及於何處作此典，人皆不知，此典雖偽，而囉瑪大總主教等以此置於教會之律例，按此典，囉瑪大總主教等為主教之王，上等之主教，其餘主教之權皆受其節制，並從伊所願，毫不敢違背，且能黜陟

主教等，能使公會聚議，會議之斷語，無伊而無理，則皆不以爲法，因合喇斯托斯親立伊爲教會之首故也。東教會則不識伊爲首，東教會因堅守古傳之語，故常辭囉瑪大總主教等之苛刻，伊等苛求，乃欲使東教會順服伊等，於第九百年間，爲此有好光景，匡斯唐廷諾坡勛教會方完竣，禁滅叩拜聖像之異端，又興新亂，不相和睦之黨，已與囉瑪大總主教好機會，關係伊等之事也。

匡斯唐廷諾坡勛之大總主教伊格納提乙，甚質証國之攝政大臣瓦兒達度日無理，因公然一次犯罪，係誘惑閭閻，故大總主教不與伊聖體聖血，以故中伊之詭



計而被廢，聖伊格納提乙被廢，並無所因，而立新登位者，係按理所立之大總主教名縛提乙，乃曾爲國之大臣，皆因伊才非平常，及有奉教之學問而著名。匡斯唐廷諾坡泐之人，乃愛辯論教中之事，現今分開二分，一則欲伊格納提乙爲大總主教，一則欲縛提乙欲定此相反爲成和睦。於匡斯唐廷諾坡泐城私會議，請囉瑪大總主教至此，維時爲囉瑪大總主教尼闊賴第一，較囉瑪別之大總主教有大志意，司全奉教會，伊以己爲合喇斯托斯之替手，有大神權，欲將全奉教會稽察，犯道理者不拘何人何處，伊必要審判，並欲清理教亂，伊未親赴私會聚議，惟遣二使前往，此私議既定，仍以縛

提乙爲大總主教，伊所遣之二使亦皆允納，而大總主教尼闊賴申飭二使，將此斷語銷除，以顯其比議會之權猶爲高大也。

彼時紛爭又起於匡斯唐廷諾坡泐大總主教及囉瑪

大總主教，因波泐喀喇亞之教會相爭，縛提乙甚憶念

教化斯刺瓦涅民，於匡斯唐廷諾坡泐久已見嚙斯人，

爲大總主教之時，伊等於海面攻戰波泐縛兒，因民祈

禱天主，忽起烈風而旋也。

有言縛提乙遣傳教者赴乞耶烏城，赴阿斯闊泐德王

及底兒王，波泐喀喇亞國之王，求君密哈伊泐遣傳教

者，縛提乙遣傳教及講道理者赴波泐喀喇亞，此係兄



第二人名乞喇<sub>泐</sub>及啤縛底<sub>乙</sub>自莎倫城伊等會<sub>斯刺</sub>瓦涅之言語如此聖乞喇<sub>泐</sub>及啤縛底<sub>乙</sub>傳東方之教於波<sub>泐</sub>喀喇亞及摩喇韋亞將各種聖書及堂課經及一切禮儀均用該處語言文字繙出然此處於囉瑪轄境之內彼時此處早有舛錯教訓論堂課經許用三處語即耶<sub>烏</sub>囉瑪希臘之語也貪權之大總主教遣司祭赴波<sub>泐</sub>喀喇亞不但將東教之司祭逐出且告云東教司祭於波<sub>泐</sub>喀喇亞教會中之機密無力而爲虛僞耳

東教宗不能順囉瑪大總主教之苛刻須証其無理故縛提<sub>乙</sub>令於匡<sub>斯</sub>唐廷諾坡<sub>泐</sub>公會聚議在第八百六

十七年此會議中有西方主教三人稽查囉瑪大總主教之苛刻乃包涵於伊書信中後既定以囉瑪大總主教尼閣賴不堪充爲主教而逐出教會後縛提<sub>乙</sub>著有名公書致與東方大總主教等其中係質証囉瑪大總主教之無理苛刻及囉瑪教會之違背正教之理至要之違背理乃於信經之第八條加添不當二字即及子二字也此二字乃藏非真教訓爲聖神不但出自聖父且出自子也此任意添字於信經起於第六百年間西郭提民入奉教之時伊<sub>斯</sub>葩尼亞之教會以期保護伊等自阿喇<sub>乙</sub>之異端乃以聖三之位不同添此二字爲易明教理而因此二字之故興起新異端之講論公會



聚議等既定聖三之教理永傳，又定此教理永不更改，以便後永不興起異端謬解。於西教會此二字添於信經傳廣，雖初囉瑪大總主教列烏第三背此二字，而囉瑪大總主教等欲爲教會之首時，以此新教訓爲正教理於西東教會乃順公會聚議等之教訓，不能遵此僞教訓，除此錯謬，縛提乙質証於囉瑪教會及他錯誤，如神品定不能娶妻之理，及瞻禮七守齋之理也。如此囉瑪教會與正東教會相分之初，以下之事，不惟未消滅，將此分反尤爲加厲，因囉瑪大總主教貪權之心盛熾，此分乃係於各信天主奉教人爲可憂，正教會祈禱，以使此分消滅爲合喇斯托斯教會成一羣一牧之會，伊

甚信服天主伊伊斯合喇斯托斯乃爲獨一牧，即教會之獨一首也，而不能以囉瑪教會之首爲天主之無能錯失之替手。

於內烈風大波浪，四方之危難中，東正教會守聖教訓之潔淨及整理，新民斯刺瓦涅自東教會得獲聖教之寶，並完全而得所得，如宗徒所云，不爲人之言，乃天主之真言，新民於東覓光亮，教會以伊等之語，予伊等聖書及堂課經，教訓伊等順從非一人之任意，如於西方而順天主之言及公會聚議等萬不可改之斷語，天主立大傳教者與伊等，見兄弟二人，效宗徒者乞喇斯及畔縛底乙也。



如此韋贊提亞成全其難功。七公會聚議甚詳細言明奉教之教訓。教理既定。又定奉教之禮爲教理之外貌。彼時入奉教者。中有俄國也。乃將來成極大權柄於衆。斯刺瓦涅民之內。及至忠保護其真。伊興之初。置奉教於民之根本甚深。此國之至要志爲奉教。乃詳細言明第一歷年事記者。書之時曰。我等有獨一例。我儕乃領洗因合喇斯托斯之名。須效合喇斯托斯之行爲。乃至要之事也。



